

b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匹克威克外传

(三)

pī kè wēi kè wài zhuàn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匹克威克外传

三

[英] 狄更斯 著
蒋天佐 译

目 次

第 二 卷

第二十九章	妖怪们带走教堂杂役的故事	509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们如何结识了两位属于某种自由职业的可爱青年；他们如何在冰上游戏取乐；以及他们的访问如何结束	521
第三十一章	这里完全是关于法律，其中有各种各样精通法律的伟大权威们	536
第三十二章	比历来的宫廷记者都远为详尽地描写一个单身汉的宴会——鲍伯·索耶先生在他波洛的寓所请客的情形	556
第三十三章	大维勒先生对于文章的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的箴言，并且由儿子塞缪尔帮助，把可敬的红鼻子绅士的旧帐稍微付了一点儿	574
第三十四章	这章全部用来详尽而忠实地报告巴德尔控匹克威克案的可纪念的审判	595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还是到巴斯去好；因此他就去了	626
第三十六章	这里的要点是布赖都德王子的传说的可靠	

记载，和降临到文克尔先生身上的一件极其意外的灾难	646
第三十七章 忠实记述维勒先生的外出，因而描写他被邀请参加的夜会；并且说到他如何受匹克威克先生之托，去办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使	660
第三十八章 文克尔先生爬出油锅，却大大方方、高高兴兴地跨进火坑	678
第三十九章 塞缪尔·维勒先生被托付了爱情的使命，前去执行；结果如何，下文分晓	695
第四十章 把匹克威克先生引到人生的伟大戏剧中一个新的、并且是并不乏味的场面里	714
第四十一章 进了弗利特之后，匹克威克先生遭遇了什么事儿；看见了些什么犯人；以及怎么度过了第一夜	730
第四十二章 这里好像前一章，说明一句古话，灾难使人结识陌生的共患难的人。还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对塞缪尔·维勒先生的出奇而惊人的宣告	746

第二十九章

妖怪们带走教堂杂役的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事情一定是真的，因为我们的曾祖父都无条件地相信是真的。据说，在本乡的一个古老的修道院里，有一个名字叫做加布利尔·格勒伯的杂役兼掘墓人。决不要因为一个人做了杂役，经常被死亡的象征所包围，所以就推论出他一定是一个怪癖的、忧郁的人；那些承办丧事的人是世上最快乐的人；有一次我还有荣幸跟一个执紼人打过密切的交道，他不执行职务的时候，在私生活方面着实是个滑稽有趣的家伙，好像无牵无挂，永远啾啾唧唧地哼着什么捞什子歌，喝起强烈的酒来一口气就是满满的一杯。但是，虽然有这些相反的例子，加布利尔·格勒伯却是个坏脾气的顽强乖戾的家伙——是个怪癖的、孤独的人，跟谁都合不来，除了跟他自己，还有塞在他的又大又深的背心口袋里的一个旧的柳条花的瓶子；每张愉快的脸孔从他身边经过，他总用怀着恶意的、不高兴的眼光对它睨视，谁见了都难免要害怕。

“有一次，圣诞前夜，快到黄昏的时候，加布利尔掂着铲子，点了灯笼，向那古旧的教堂墓地走去；因为有一座坟要在明晨以

前掘好，而他当时的心情很不好，他以为假使立刻去工作的话，也许可以使自己打起精神来。他走到那条古老的街道上，看见从窗户里透露出来的活泼的炉火的光辉，听见围绕着火炉的人们高声喧笑；他注意到人们在忙着准备过节，闻到从厨房窗口一阵阵飘出的种种芬芳香味。这一切都叫加布利尔·格勒伯恨得心里发痛。成群的小孩子从屋子里跳出来，连跑带跌地窜到对街去敲门，半路上遇到半打卷发的小流氓，包围了拥上楼去玩圣诞游戏来消磨夜晚的他们；加布利尔见了狞笑一下，更紧地捏着铲子柄，一面想到麻疹、猩红热、鹅口疮、百日咳，还有其他许多东西，聊以自慰。

“加布利尔在这快乐的心境之下大步走着，时而有他的邻居从他的身旁经过，向他好意地打个招呼，他就恶狠狠地回报一声短促的咆哮，这样一直走到那条通坟地的黑暗的小路上。现在加布利尔非常盼望走到这条幽暗的小路上，因为一般地说，这条黑暗的小路是个阴森森的地方，镇上的人们不大想走进去，除非是大白天，太阳亮堂堂的；所以，加布利尔在这自从古老的修道院建立的时代——自从光头和尚的时代以来就叫做棺材胡同的神圣地方听见一个小顽童大声唱着快乐的圣诞节的歌，他的愤慨可不小呢。他向前走着，歌声越来越近，他发现那是一个很小的孩子发出来的，那小孩正急急忙忙地走着，想赶上那条古老街道上的伙伴，一则为了消除寂寞，一则为了作献唱之前的练习，用最大的声音大声‘吼’着唱。所以加布利尔就站住等那孩子走过来，随即把他推到一个角落里，用手里的灯在他头上敲了五六下，好让他把嗓子调节一下。那孩子唱着迥不相同的调子抱头鼠窜而去，加布利尔·格勒伯非常开心地格格大笑一阵，于是走进墓

地，随手锁上了门。

“他脱下上衣，放下灯笼，跨进那未完工的坟墓，高高兴兴地工作个把钟头。但是土给冻硬了，掘和铲都不是容易的事；虽然天上有月亮，却是一弯新月，所以并没有多少光明照到教堂阴影下的墓穴里。要是在任何别的时候，这些阻碍是会使加布利尔·格勒伯郁郁不乐的，但是今天他因为阻止了那小孩子唱歌，心里是这样高兴，也不在乎工作进展得很缓慢了；当他做完夜工，怀着阴森可怖的满意看看下面的墓穴，一面收拾东西一面喃喃地哼着：

漂亮的宿舍，漂亮的宿舍，
冷土几呎深，生命不存在；
头边一块石，脚边一块石，
一顿丰盛饭，好给虫儿吃；
上面是茂草，周围是湿泥，
漂亮的宿舍呵，在这儿圣地。

“‘嗨！嗨！’加布利尔·格勒伯哈哈大笑，在一块平整的墓碑上坐下，这块墓碑是他癖爱的休息之处；他摸出柳条酒瓶来。‘圣诞节来一口棺材！一只圣诞节的礼盒！嗨！嗨！嗨！’

“‘嗨！嗨！嗨！’紧靠他后面，有一个声音重复他的笑声。

“加布利尔有点吃惊，正把柳条瓶举到嘴边就停止了，回头去看。他身边的最古的坟墓的坟底，可不像这灰白月色下的坟场那么寂静和安宁呵。白色的冷霜在墓碑上发光，在这古教堂的石头雕刻物之间像一排排的宝石似的闪耀着。雪又硬又脆地冻在地上；它像一张洁白平整的铺盖掩蔽着密布的坟冢，白茫茫的一片，仿佛全是单单裹着尸布放在那里的尸首。没有丝毫声响破坏这严肃景象的深刻的宁静。连声音似乎也已经冻结了，一切都是

显得那么冷，那么寂静。

“‘是回声吧，’加布利尔·格勒伯说，又把瓶子举到唇边。

“‘不是的，一个深沉的声音说。

“加布利尔惊跳起来，吃惊和恐怖得呆住不动了；因为他的眼光落在一个使他的血都发冷了的形体上。

“紧靠着他，在一块笔直的墓碑上，坐着一个奇怪的、妖异的人物，加布利尔立刻觉察出那不是人间的生物。他的奇形怪状的长腿，本来可以踏在地上的，却跷在空中，并且离奇古怪地盘着腿；筋肉发达的手臂裸露着；两只手搭在膝头上。他的短而圆的身体上穿了一件紧身的蔽体之物，上面开了些小岔；一件短斗篷飘在背后；衣领裁成奇怪的尖形，算是代替了十六世纪式的绉领或者领巾；鞋子的前端向上翘起很长一块。头上呢，戴了一顶阔边宝塔糖式的帽子，上面插了孤零零的一根羽毛。帽子上结满了白霜；看样子，那妖怪像是很舒服地一直在那块墓碑上坐了两三百年了。他正完全静止地坐着，舌头伸在嘴外，像在嘲弄；并且正对着加布利尔·格勒伯露出唯有妖怪才流露得出的怪笑。

“‘不是回声，’妖怪说。

“加布利尔吓得瘫痪了，答不出话来。

“‘圣诞前夜你还在这里干什么？’妖怪严厉地说。

“‘我是来掘一口坟墓的，先生，’加布利尔·格勒伯吃吃地说。

“‘在像今天这样的夜里还在坟山墓地里勾留着的是谁呀？’妖怪说。

“‘是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几乎充满坟场一阵狂暴的合唱般的声音这样喊。加布利尔恐惧地回头看看

——什么也看不见。

“‘你那瓶子里是什么？’妖怪问。

“‘杜松子酒，先生，’杂役回答说，抖得更厉害了；因为这酒是从走私的人那里买来的，他恐怕他的盘问者也许是妖怪里面的国产税务局里的人。

“‘是谁在这样的夜里，在坟场上独自一个人喝杜松子酒呀？’妖怪说。

“‘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那狂暴的声音又喊起来。

“妖怪对吓坏了的杂役恶意地斜视一眼，于是提高了声音说：

“‘那末，我们的正当而合法的俘获物是谁呀？’

“看不见形影的合唱队又回答了，那声调就像许多合唱者跟着教堂风琴的强有力的节奏在唱歌——仿佛是这歌声随着一阵狂风刮进杂役的耳朵，又随风而去的样子；而那回答的内容还是一样，‘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

“妖怪比以前更狞恶地怪笑一下，说‘那末，加布利尔，你有什么话说？’

“杂役喘着气。

“‘你觉得怎么样，加布利尔？’妖怪说，把脚在墓碑两边临空踢上来，对那双翘鞋头非常满意地看着，就像在端详全旁德街最时髦的一双威灵品牌的鞋子。

“‘那是——那是——很奇怪的呵，先生，’杂役回答说，吓得半死了；‘很奇怪，很好，但是我想我要去把我的工作做完呢，先生，对不起。’

“‘工作!’妖怪说,‘什么工作?’

“‘坟墓,先生;掘一个坟墓,’杂役结结巴巴地说。

“‘啊,掘墓吗?’妖怪说;‘别人都在快活的时候,这个掘着坟墓并且自得其乐的是谁呀?’

“那许多神秘的声音又回答说,‘加布利尔·格勒伯!加布利尔·格勒伯!’

“‘恐怕我的朋友们需要你呀,加布利尔,’妖怪说,把舌头伸得更长了,直伸到他的嘴巴子——那是一根极其惊人的舌头呵——‘恐怕我的朋友们需要你呀,加布利尔,’妖怪说。

“‘对不起,先生,’吓坏了的杂役说,‘我想他们不见得需要我,先生;他们不认识我呵,先生;我想那些先生从来也没有见过我,先生。’

“‘啊,不错的,他们见过你,’妖怪回答;‘我们认识那人的,他老是带着气虎虎的脸色和恶狠狠的眼光,他今天晚上从街上走过来的时候对小孩子们投射着恶意的眼光,并且发狠地更攢紧铲子,我们认识那人,他出于内心的妒嫉,打了一个孩子,因为孩子能够很快乐,他自己却不能够。我们认识他,我们认识他。’

“说到这里,妖怪发出一声响亮而尖锐的大笑,引起了二十倍的响应;随后他把两腿伸在空中,用头——或者不如说是用他的宝塔式的帽子的尖顶——倒竖在墓碑的狭边上,并且灵便得惊人地从那里一个斤斗翻过去,恰巧落在杂役的脚下;于是用缝衣匠坐在柜台上的姿势在那里一坐。

“‘我——我——恐怕我一定要离开你们了,先生,’杂役说,挣扎着想走开。

“‘离开我们！’妖怪说，‘加布利尔·格勒伯要离开我们了。嗨！嗨！嗨！’”

“妖怪一笑，杂役忽然看见教堂的那些窗子里光辉灿烂地亮了一下，仿佛满屋子都点了灯；光明消失之后，风琴铿然奏起一种轻快的调子来，一大群妖怪，也就是和第一个妖怪极其相似的妖怪们，拥进了坟场，开始把墓碑当做对象玩跳背的游戏，一刻也不休息，一个接一个地‘打破’最高的记录，技巧熟练得惊人。第一个妖怪跳得最了不起，别的妖怪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杂役虽然处在极端的恐怖之中，却还看得出，他的朋友们只能满足于跳过普通高度的墓碑，而他却把拱顶、铁栏等类，看得和路牌一样的轻易。”

“最后，游戏到了最动人的最高潮；风琴奏得越来越迅速，妖怪们跳得越来越快，把身体卷成一团在地上翻斤斗，像足球似的跳过墓碑。动作的速度使杂役的脑子都旋转起来，妖精们在他眼前飞舞的时候，他的腿子都乱晃起来；这时，妖王突然窜到他面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拖着他钻进了地面。”

“下降的迅速一时间夺去了加布利尔·格勒伯的呼吸，当他又喘过气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似乎是在一个大地窖里，四面八方都是大群大群又丑又狞恶的妖怪；在屋子中央，一只高起来的座位上，坐着他的坟场里的朋友；他自己就紧靠着他站着，失去了动弹的能力。”

“‘今天晚上冷呵，’妖王说，‘非常冷。弄杯什么热的喝喝吧！’”

“听见这命令，就有半打爱献殷勤的妖怪——他们脸上永远堆着笑，因此加布利尔·格勒伯以为他们是宫庭臣仆——连忙走开，很快又带了一高脚杯流质的火，递给妖王。”

“‘啊！’妖王叫了一声，他把火焰灌进肚子的时候，嘴巴和喉咙都是透明的，‘这真教人暖和！也照样给格勒伯先生弄一大杯来。’

“不幸的杂役推托说他从来没有夜里喝任何热东西的习惯，但是无效；一个妖怪捉住他，另外一个妖怪把那火辣辣的液体灌进他的喉咙；他把那火热的酒吞下去以后，又咳又呛，擦掉从眼睛里大量涌出来的痛苦的眼泪，引得聚集在那里的全体妖怪尖声大笑。

“‘那末，’妖王说，异想天开地拿他的宝塔糖帽子的尖顶戳杂役的眼睛，因此使他受到极其剧烈的痛苦；‘那末，让这悲惨和忧郁的家伙，看几幅我们大仓库里的图画！’

“妖怪说了这话，隐蔽着地窖一端的浓云逐渐卷开，清清楚楚地显出远远有一间小小的、陈设简朴的、但却整齐清洁的房间。一群小孩子集合在一炉旺火周围，牵着母亲的袍子，围绕着母亲的椅子跳跃。母亲呢，时而站起来拉开窗帘，像是寻觅期待中的什么对象；一顿节约的饭菜已经开在桌上，还有一只圈椅放在靠火的地方。传来一声敲门的声音，母亲去开了门，孩子们簇拥在她周围，高兴地拍着手，父亲进来了。他潮湿而疲倦，抖掉衣服上的雪，孩子们拥在他身边，热心地忙着抢过他的斗篷、帽子、手杖和手套，拿着这些东西从房里跑出去。随后，他在炉火前面坐下来吃饭，孩子们爬上他的膝头，母亲坐在他的身边，一切都似乎是幸福而舒适的。

“但是景象发生了变化，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背景换到一个小小的卧室里，那里有一个最可爱最年幼的孩子躺着要死；玫瑰色从他的颊上消失了，光从他的眼睛里消失了；虽然连杂役

也怀着空前未有的兴趣看着他，而他却是死了。他的兄弟姊妹们挤在他的小床旁边，拉住他的小手，那手是如此地冷而重，他们接触之下都缩回了手，恐怖地看看他的小脸；因为，虽然那美丽的小孩看上去是那么平静安宁，像是在安安静静地睡觉，但是他们看得出他是死了，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安琪儿，从光明幸福的天堂俯视他们，祝福着他们。

“轻云又从那画面上飘过，题目又换了。父亲和母亲现在老了，不中用了，他们膝下的儿女已经减少了不止一半；但是他们每张脸上都表现出满足和愉快的神情，眼里放着光，围着炉火，讲着和听着往昔的故事。父亲慢慢地、平安地沉入了坟墓，不久，他的一切忧烦苦难的分享者也跟随他到了休息的地方。少数还未死的人跪在他们的墓旁，用眼泪灌溉那些掩藏着坟墓的绿草；然后站起来走掉，又忧伤又悲哀，但是没有哀哭或是绝望的叹息，因为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会重见的；于是他们又和烦忙的世界混在一起，他们的满足和愉快又重新恢复。云遮上了那幅图景，杂役看不见什么了。

“‘你看了那个有什么感想？’妖怪转过他的大脸孔对加布利尔·格勒伯说。

“妖怪把凶狠的眼光俯视他的时候，加布利尔才喃喃地说那是非常地好看，并且有点害羞起来。

“‘你这可怜的人！’妖怪说，声调里含着极度的轻蔑。‘你！’他像是想再说些话，但是忿慨哽住了他，所以就抬起一条非常柔软而韧性的腿，在比头高些的空中挥动一下，瞄个准，然后结结实实地踢了加布利尔·格勒伯一下；因此，那些服侍妖王的妖怪立刻也全都拥到倒楣的杂役身边不留情地踢他，正如人世间的朝

臣们那种既定的、一成不变的习惯一样，踢皇上所踢的人，捧皇上所捧的人。

“‘再给他几幅看看！’妖王说。

“他说了这话之后，云又消散了，眼前显出一片富庶而美丽的风景——这时候，在离古修道院市镇半哩之内的地方，正有这样一片景色。太阳从明净的蓝天上发出光明，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阳光的鼓舞下，树像是比平常更绿，花比平常更华丽了。河水发出快乐的声响潺潺地流去，树在微风中沙沙作响，微风在叶丛中喃喃私语，鸟在枝头歌唱，百灵高翔着讴歌欢迎早晨的歌曲。是的，那是早晨——光明的、香气四溢的夏季早晨；最小的树叶，最小的一片草，都充满了生命。蚂蚁爬着去进行它们的日常劳作，蝴蝶在温暖的阳光下取暖和扑翅；无数的昆虫展开了它们透明的翼，狂欢地过着它们短促而幸福的生活。男子们昂然出场，为这片景象感到非常地得意；一切都是光明和璀璨的。

“‘你这可怜的人！’妖王说，声调比以前更轻蔑。于是妖王又把腿挥舞一下；而腿又落到杂役的肩膀上；那些侍从的妖怪又学了领袖的样。

“那云来来去去变了好多次，它给了加布利尔·格勒伯许多教训，但是他呢，虽然肩膀被妖怪的脚踢了又踢，因而痛得像针刺，却一直是怀着怎么也不能减低的兴趣看下去。他看到，工作勤奋、用劳动的生活换取少量面包的人，是高兴而快乐的；而对于最愚昧无知的人，大自然的甜蜜的脸孔是欢乐的永不枯竭的源泉。他看到，那些在细心的抚育和亲切的教养之下成长起来的人，处于穷困而不沮丧，受到痛苦而能超脱，因为在他们自己心里就有快乐、满足和安宁的资料，虽然他们的遭遇足以把许多不

如他们的人压得粉碎。他看到，上帝的一切创造物之中最温柔最脆弱的女人，却常是最能够超脱忧烦苦难的；而他看到那是因为她们在内心深处有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热情和献身的泉水。此外，他看到，像他自己的人们，咒骂别人的欢乐，却是这美好的世界上的污秽的莠草；于是他把世上一切的善和一切的恶去比较，他得到一个结论，这世界到底还是一个很可喜可敬的世界。他一达到这个结论，那遮蔽着最后一幅图画云，似乎就笼罩了他的知觉，抚慰他安然入睡。那些妖怪一个一个地从他眼前消失了；到最后一个消失了的时候，他就睡着了。

“加布利尔·格勒伯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自己直挺挺地躺在坟场里一块平坦的墓碑上，柳条瓶子空空地落在他身旁，他的上衣、铲子和灯散在地上，被一夜的霜雪染成白色了。他最初看见妖怪坐的那块墓碑，笔直地竖在他面前，而他昨夜所掘的墓穴也就在他身边不远。开头他怀疑他的遭遇的真实性，但是他想爬起来的时候感觉到的肩膀上的剧痛，证实妖怪的踢是真的。他记得那些妖怪曾用墓碑做跳背游戏，而雪上却没有留下丝毫痕迹，所以他又怀疑起来；但是很快地他就明白了，因为他想起来，他们既然是妖怪，当然是不留痕迹的。所以加布利尔·格勒伯挣扎着爬起来，因为他的背痛呢；他刷掉上衣上的霜，穿好上衣，转身向镇上走去。

“但是，他已经改变了，而他又不愿意回到从前的环境里，因为他怕他的改悔会遭人嘲笑，他的自新不会被人相信。他犹疑了一会儿，随后，漫无目的地流浪到别处找面包了。

“那天人们在坟场里发现了灯笼、铲子和柳条瓶。最初，关于杂役的命运有许许多多的猜测，但是很快就断定他是被妖怪带

走了；少不了有些可信的见证人，曾经清清楚楚地看见他骑着一匹栗色的马掠过天空，那马瞎了一只眼睛，长着狮子的后腿，熊的尾巴。最后，这一切人们都热诚地相信了；那新来的杂役还常常把一件证物给好奇的人看，换一点微小的报酬，那东西是教堂顶上的风信鸡的一部分，挺大的一片，据说是事后一两年上述的马临空飞过的时候偶尔踢下来，被他在坟场里捡到的。

“不幸，这些故事被十年之后加布利尔·格勒伯的出人意外的重现稍稍扰乱了。他出现的时候是一个衣衫褴褛、心满意足、害风湿病的老人了。他把他的故事告诉了牧师，也告诉了市长；后来这事渐渐被认作一桩历史，这样一直流转到今天。风信鸡的故事的信徒们曾经错信过人家的话一次，就很不容易被别人说服得改变过来，所以他们就尽量装出很聪明的样子，耸耸肩，摸摸额头，咕噜着说是加布利尔·格勒伯喝多了杜松子酒，在那平的墓碑上睡着了；他们故意用他见过世面、变得聪明些了的说法，来解释他想像他在妖怪的地窖里所亲眼目睹的种种。但是这种意见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成为普遍流行的意见，慢慢地就消灭了；且不管事情究竟如何，既然加布利尔·格勒伯害了风湿病，一直到死，那末这个故事，倘使没有更好的教训的话，至少有一个教训——那就是，假使一个人发起乖戾的脾气独自一个人在圣诞节喝酒的话，他可就决不要想弄到一点点儿好处，纵使喝的是再好没有的酒，纵使超过标准浓度许多度数、像加布利尔·格勒伯在妖怪的地窖里所看见的那样的东西。”

第三十章

匹克威克派们如何结识了两位属于某种自由职业的可爱青年；他们如何在冰上游戏取乐；以及他们的访问如何结束

“喂，山姆，”圣诞节的早晨，匹克威克先生在那位得宠的仆人拿了他的热水走进他卧室的时候说。“还结着冰吗？”

“洗脸盆里的水也结了一层冰哩，先生，”山姆回答说。

“严寒的天气呵，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对于穿得暖暖的人正是好时候呢，就像北极熊在溜冰的时候对它自己说的罗，”维勒先生答。

“再过一刻钟我就下楼，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解着睡帽。

“很好，先生，”山姆回答。“下面有两个锯骨头的呢。”

“两个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喊，坐起身来。

“两个锯骨头的，”山姆说。

“什么锯骨头的？”匹克威克先生问，弄不大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活的动物还是什么吃的东西。

“什么！你不知道锯骨头的是什么呢，先生？”维勒先生问。
“我以为人人都知道锯骨头的就是外科医生呵。”

“啊，外科医生呵？”匹克威克先生说，微笑一下。

“正是呵，先生，”山姆答。“可是现在这两个在下面的，却不是挂牌的道地的锯骨头的；他们还在学。”

“换句话说，他们是医科学生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说。
山姆·维勒点点头。

“我很高兴，”匹克威克先生说，使劲把睡帽往被单上一扔。
“他们是可爱的家伙——非常可爱的家伙：具有由于观察和思索而成熟的判断力，还有由于阅读和研究而提高的嗜好。我非常高兴。”

“他们在厨房里炉灶旁边抽雪茄，”山姆说。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搓着手，“洋溢着自然的感情和充足的元气。正是我所欢喜的。”

“他们，”山姆说，不注意他的主人的插嘴，自管自说下去，“他们中间的一个把腿搁在桌上，喝不掺水的白兰地，另外一个呢，那个带夹鼻眼镜的，膝头里夹一桶牡蛎，飞快地剥开吃，把壳子照准那小瞌睡虫扔，他坐在灶角里睡得很熟。”

“天才们是各有偏爱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你去吧。”

山姆于是去了。在一刻钟完结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下去吃早饭。

“他到底来了！”老华德尔说。“匹克威克，这位是爱伦小姐的哥哥，班杰明·爱伦先生。我们叫他班，你愿意的话也不妨这样叫他。这位绅士是他非常知己的朋友——”

“鲍伯·索耶先生，”班杰明·爱伦插上来说；说了这话，鲍

伯·索耶先生就和班杰明·爱伦先生同声大笑。

匹克威克先生向鲍伯·索耶先生鞠躬，鲍伯·索耶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躬。随后，鲍伯和他的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极其专心地吃起面前的食物来，匹克威克先生就得到偷看他们的机会。

班杰明·爱伦先生是一个粗气的、强壮的、矮胖的青年，黑头发剪得短短的，白脸孔长长的。他戴着眼镜，围着白领巾。在他那件一直扣到下巴的、黑色的、单排钮扣的紧身外套下面，露出椒盐色的通常数目的腿子，腿子完结的地方是一双没有全擦上油的靴子。他的上衣的袖子虽短，却看不见亚麻布袖口的踪影；他的脸虽然足有地方容许衬衫领子来侵占，却没有丝毫类似这种附属品的东西光临。他的样子，整个说来，是一副有点儿发了霉的样子，并且发出加了充分香料的古巴斯*的气味。

鲍伯·索耶先生呢，穿了一件粗劣的蓝色上衣，那既不是大衣也不是紧身外套，却两种性质兼而有之，他有一种不修边幅的漂亮劲儿，和一种昂然的步态，那是一些青年绅士所特有的，他们白天在街上抽烟，晚上在街上叫嚷，唤茶房的时候称他们的教名，还有其他种种同样诙谐的行为。他穿着一条格子花呢的裤子，一件又大又粗的双排钮扣的背心；出门的时候，带一根有个大脑袋的粗手杖。他不戴手套，大体上说来，有点像一个放荡的鲁滨孙·克罗索。

这就是匹克威克先生在圣诞节的早晨在早餐桌上就座之后，介绍给他的两位人物。

* 古巴斯大概是雪茄或香烟的牌子，爱伦先生好抽烟，所以浑身烟味。

“美丽的早晨呵，绅士们，” 匹克威克先生说。

鲍伯·索耶先生微微点头表示同意这个意见，就向班杰明·爱伦先生要芥末。

“你们今天早上是从远地方来的吗，绅士们？” 匹克威克先生问。

“从玛格尔顿的蓝狮饭店，” 爱伦先生简单地回答说。

“你们昨天夜里来了就好啦，” 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呀，” 鲍伯·索耶先生答，“但是白兰地太好了，不能够一下子就丢开呵；是不是，班？”

“当然，” 班杰明·爱伦先生说；“雪茄也不坏呀，还有猪排也是的；对吗，鲍伯？”

“的的确确，” 鲍伯说。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重新对早餐进攻起来，比先前更加放肆，好像昨夜晚餐的回忆使饭菜增加了滋味。

“加油呀，鲍伯，” 爱伦先生鼓励他的伙伴说。

“可不是吗，” 鲍伯·索耶回答。说句公平话，他是加了油的。

“再没有比解剖更叫人胃口好的了，” 鲍伯·索耶先生说，对桌上的人环顾了一眼。

匹克威克先生微微一哆嗦。

“对啦，鲍伯，” 爱伦先生说，“你已经把那条腿解剖好了吗？”

“差不多了，” 索耶回答，一面说一面吃半只鸡。“就小孩子来说，那算是筋肉很发达的了。”

“是吗？” 爱伦先生不经意地问。

“很发达，” 索耶说，嘴里塞得满满的。

“我已经登记了弄一条手臂，” 爱伦先生说。“我们合着来解

剖一个尸体，大家分派得差不多了，就是找不到一个认下脑袋的人。我希望你认下来吧。”

“我不，”鲍伯·索耶回答；“我吃不消那么大的花费。”

“废话！”爱伦说。

“吃不消，真的，”鲍伯·索耶说。“一副脑子我倒不在乎，整个一个脑袋可吃不消。”

“别说了，别说了，绅士们，”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听见女士们的声音。”

匹克威克先生说过之后，女士们果然由史拿格拉斯、文克尔和特普曼诸位先生殷勤地陪伴着回来了，他们是出去作清晨的散步的。

“嘿，班！”爱拉白拉说，那声调表示她看见她的哥哥之后倒不大愉快，反而很惊讶呢。

“来接你明天回家去的，”班杰明答。

文克尔先生脸色发了白。

“你没有看见鲍伯·索耶吗，爱拉白拉？”班杰明带点责备的口吻问。爱拉白拉大大方方地伸出了手，招呼鲍伯·索耶。鲍伯·索耶握着那只伸给他的手，可以觉察地使劲捏了一把，那时候文克尔先生心里起了一阵仇恨的震颤。

“班，亲爱的！”爱拉白拉红着脸说；“你——你——给你和文克尔先生介绍过没有？”

“还没有，但是我很高兴介绍一下的，爱拉白拉，”她的哥哥庄严地回答。于是爱伦先生冷冷地向文克尔先生鞠了一躬，而文克尔先生和鲍伯·索耶先生从眼角里互相投射不信任的眼光。

这两位新客的来临，以及因此而发生的对于文克尔先生和

那位靴口上镶毛的青年女士的牵掣，一定会成为这个盛会的不快的阻碍，幸亏匹克威克先生那份愉快和主人那份兴致为了大家的利益，发挥了最大的作用。文克尔先生渐渐很巧妙地使班杰明·爱伦先生对他自己发生了好感，甚至和鲍伯·索耶先生都友善地谈起来，鲍伯呢，被白兰地、早餐和谈话弄得活跃起来，逐渐发展成熟到了极端诙谐的地步，非常有趣地叙述一位绅士如何把头上的瘤割掉的趣话，用一把剖牡蛎的刀和一块八分之一磅的面包作比拟，使在座的众人大获教益。随后，全体上了教堂；班杰明·爱伦先生在那里呼呼大睡；鲍伯·索耶先生为了在从事一种精巧的手工，在座位上刻自己的名字，刻得大大的，每个字母有四吋长，来使思想摆脱开尘世的事物。

“喂，”他们用过一顿实惠的午饭，大喝了一阵可爱的强烈啤酒和樱桃白兰地之后，华德尔说了，“你们觉得怎么样——到冰上去玩一个钟头好不好，我们有的是工夫。”

“妙！”班杰明·爱伦先生说。

“顶好！”鲍伯·索耶先生喊。

“你当然会溜冰的罗，文克尔？”华德尔说。

“唔——是呀，是的，”文克尔先生回答。“我——我——我——是有点儿生疏了。”

“喂，你溜吧，文克尔先生，”爱拉白拉说。“我欢喜看得很哪。”

“啊，那是多优美呀，”另外一位年轻女士说。

第三位年轻女士说那是文雅的，第四位表示意见，说那像“天鹅一般”。

“那我是非常幸福了，我相信，”文克尔先生说，脸红起来；

“但是我没有冰鞋。”

这个困难立刻就被克服了。特伦德尔有两双，而且胖孩子说楼底下还有半打；文克尔先生听了，说他是极端地高兴，而他的神情却极端地不舒服。

老华德尔率领大家走到一片很大的冰旁边；胖孩子和维勒先生铲开并扫掉夜里落在上面的雪，鲍伯·索耶先生穿上冰鞋，手法的熟练使文克尔先生不胜惊异；穿好之后，他就用左腿画着圆圈，画成阿拉伯式8字的图形；接着又一口气在冰上刻了许多别种可喜可惊的花样，使匹克威克先生、特普曼先生和女士们极其满意；热烈的情绪达到顶点的时候是老华德尔和班杰明·爱伦在鲍伯·索耶的帮助下完成了某种神秘的旋转动作——那玩艺儿他们叫做大转身。

在这期间，手和脸冻得发青的文克尔先生，在比一个印度人还不懂得溜冰的史拿格拉斯先生的协助下，把两只脚底都让螺丝钻钻过，把鞋尖鞋跟颠倒过来往脚上穿，并且把带子弄成乱得不可开交的状态。但是终于靠着维勒先生的帮助，把那不幸的冰鞋牢牢地旋好螺丝、结好带子，于是，文克尔先生被扶着站了起来。

“现在行了，先生，”山姆用鼓励的口吻说，“溜吧，教他们看看怎么玩法。”

“慢，山姆，慢！”文克尔先生说，抖得很厉害，像要淹死的人那么用劲吊住山姆的手臂。“多滑呵，山姆！”

“那在冰上是不希奇的呀，先生，”维勒先生答。“站住，先生！”

维勒先生的这最后一句是对文克尔先生的警告，因为当时他忽然异想天开，要把脚伸到空中，把后脑瓜子向冰上撞。

“这双——这双冰鞋真是不行；是吗，山姆？”文克尔先生问，口吃着。

“恐怕是因为穿在一位外行绅士的脚上，先生，”山姆回答说。

“喂，文克尔，”匹克威克先生喊，完全没有注意到出了什么岔子。“来吧；女士们都等急了。”

“是了，是了，”文克尔先生回答，流露出一种面无人色的微笑。“我就来了。”

“就开始吧，”山姆说，试着想脱身。“那末，先生，出发！”

“等一下，山姆，”文克尔先生喘着说，格外依恋地吊住维勒先生。“我发现家里有两件我用不着的上衣，给你穿了吧，山姆。”

“谢谢你，先生，”维勒先生答。

“不用敬礼了，山姆，”文克尔先生连忙说。“你不必抽开手去敬礼。我今天早晨想给你五先令作为圣诞节的礼钱，回头下午给你吧，山姆。”

“你真好，先生，”维勒先生答。

“一开头的时候扶住我，山姆；好吗？”文克尔先生说。“唉呀——对了。我很快就会顺手的，山姆。不要太快，山姆；不要太快。”

文克尔先生弯着腰，几乎把身体弯到地上，由维勒先生帮助着在冰上滑过去，那样子非常古怪，一点也不像天鹅；这时候，忽然匹克威克先生完全无心地从对岸喊了起来：

“山姆！”

“先生？”维勒先生说。

“来。我有事要你来。”

“让我去，先生，”山姆说。“你没有听见主人在叫吗？让我去吧，先生。”

猛然一挣，维勒先生摆脱了那位痛苦的匹克威克派的把握，而他这样一来，给了不幸的文克尔先生很大的一股推动力。那不幸的绅士就用一种任何熟练技巧都不能达到的准确性直冲进冰场的中心，正当鲍伯·索耶先生在那里完成一个美妙无比的花样的时候。文克尔先生猛然向他身上一撞，砰地一声两人都扑通跌倒了。匹克威克先生奔到出事地点。鲍伯·索耶已经爬了起来，但是穿着冰鞋的文克尔先生太聪明了，他可不这么干。他坐在冰上，一阵一阵地拚命想笑；但是满脸只流露着痛苦的神情。

“你受伤了吗？”班杰明·爱伦先生非常着急地问。

“不厉害，”文克尔先生说，狠命地揉着背。

“让我给你放放血吧，”班杰明先生非常热心地说。

“不用，谢谢你，”文克尔先生连忙回答。

“我想你还是让我放一放好，”爱伦说。

“谢谢你，”文克尔先生答；“我想还是不。”

“你看呢，匹克威克先生？”鲍伯·索耶问。

匹克威克先生又激昂又愤慨。他招呼维勒先生过来，用严厉的声音对他说，“把他的冰鞋脱下来。”

“不；我真的简直还没有开始呀，”文克尔先生抗议说。

“给他脱下来，”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重申前意。

这个命令是不能抗拒的。文克尔先生让山姆执行了，一言不发。

“扶起他来，”匹克威克先生说。山姆帮着让他爬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倒退了几步离开旁观者们身边，招呼他的朋

友过去，用探索的眼光盯着他，低声可是清楚而强调地说了下面这些值得注意的话：

“你是个吹牛皮的，先生。”

“是个什么？”文克尔先生说，吃了一惊。

“是个吹牛皮的，先生。假使你愿意的话，我可以说得更明白些。你是个骗子，先生。”

说了这些，匹克威克先生就慢腾腾地转过身，走到朋友们那边去了。

当匹克威克先生在发泄上述的感慨之际，维勒先生和胖孩子已经合力开辟出一片斜坡，就在那上面用非常熟练而漂亮的姿势在玩了。山姆·维勒正在表演一种美丽的花样，那通常叫做“敲修鞋匠的门”，是一只脚在冰上溜，另外一只脚时不时地像邮差敲门似的在冰上敲。那斜坡很长很好，而这种动作里有种什么东西，使站着不动因而很冷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能不妒忌。

“这倒似乎是很妙的取暖办法呵，是吗？”他问华德尔说；那位绅士累得气都透不过了，因为他用坚持不屈的态度把自己的腿变成一对罗盘针，在冰上画了许多复杂的图样。

“啊，是嘛，的确，”华德尔答。“你滑吗？”

“我小的时候时常在阳沟里这样玩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

“现在试试看吧，”华德尔说。

“啊，滑呀，请你滑吧，匹克威克先生！”全体女士们叫喊说。

“本来，假使我能够教你们发发笑，我是很高兴的，”匹克威克先生答，“但是这玩艺儿我已经三十年没有玩过了。”

“呸！呸！废话！”华德尔说，用他做任何事都特有的那种性急的样子脱掉了溜冰鞋。“来；我陪你；来吧！”这好脾气的老家

伙随即走上斜坡滑起来，速度几乎跟得上维勒先生，至于胖孩子则完全不在话下。

匹克威克先生犹豫了，考虑了，脱下了手套，放在帽子里；跑了两三趟短距离的跑步，照老规矩又突然停止了，而终于，又跑了一趟，把脚岔开一又四分之一码的样子，在全体旁观者的满足的呼声中，缓慢而庄严地从斜坡上滑下去。

“不要泄气呀，先生！”山姆说；于是华德尔又滑下去，随后是匹克威克先生，随后是山姆，随后是文克尔先生，随后是鲍伯·索耶先生，随后是胖孩子，随后是史拿格拉斯先生，一个个紧跟着前面的人滑下去，又一个接一个奔跑上来，那么急切，就像他们的前途的幸福完全取决于他们的迅速。

那真正紧张有趣的事，是看匹克威克先生在这样的场面里扮演他那份角色时的神态；看他因为背后的人紧紧追着几乎要把他撞翻因而急得要命的样子；看他逐渐消耗着开头鼓起来的一股狠劲，在斜坡上慢慢地转过身，把脸对着出发的地点；看他滑完一段之后脸上所笼罩的嬉戏的笑容，和掉转身来追前面的人的那种着急劲儿；黑靴子愉快地在雪里滑行着，眼睛从镜片后面射出活泼和快乐的光。当他摔了交的时候（那平均每三个来回就有一次），那更是你所能想像的最使人兴奋的奇观；他的脸上容光焕发，拾起了帽子、手套和手绢，连忙重新插进队伍，那种热心简直是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使它减退的。

游戏正在最高潮、滑冰正进行到最高速度、笑声也是最响亮的时候，忽然听见尖锐而猛烈的拆裂声。于是大家都向岸上奔跑，女士们发出一阵尖叫，特普曼先生发出了一声叫唤。一大块冰不见了；水冒上来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帽子、手套和手绢漂在

那片水上；而任何人所能看到的匹克威克先生只剩了这么多。

每一张脸上都流露出忧愁沮丧的神情；男子们脸色发白，女士们昏厥过去；史拿格拉斯先生和文克尔先生互相拉住对方的手，怀着疯狂的焦虑盯着他们的领袖掉下去的地方；而特普曼先生呢，为了最迅速地援助一下，并且为了使任何听得见的人获得最清楚的发生了灾祸的概念起见，就用最大的速度奔向田野，拼命大叫“失火了”！

就在这工夫，老华德尔和山姆·维勒小心谨慎地走近那冰洞，而班杰明·爱伦先生正和鲍伯·索耶先生在匆匆地商议要不要劝大家都放一放血，做一番小小的见习医疗实验；正在这个时候，从水下面冒出一个人头、一张脸孔和两个肩膀，露出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尊容，还戴着眼镜。

“你要站住一刻儿呀——只要一刻儿！”史拿格拉斯先生哀号似的说。

“对呀，站住一会儿呀；我求你——为了我的缘故！”文克尔先生深深激动地喊。这个请求似乎有点儿不必要；因为，假使匹克威克先生不肯为了别人的缘故而站住的话，那他也总会想到要为了自己的缘故而站稳的。

“你踩着底吗，老家伙？”华德尔说。

“当然罗，”匹克威克先生答，抹着头上和脸上的水，喘着气。“我跌了一个仰面朝天。一开头爬不起来。”

匹克威克先生的上衣上沾着很多泥土，证明了他的话是正确的；再加上胖孩子忽然记起那片水没有一处超过五呎深，使旁观者们的恐惧更减少了许多，于是救出他来的勇敢的盛举就被实行了。溅了一大阵水，裂了一大片冰，挣扎了一番之后，匹克威

克先生终于平安地摆脱了他的不愉快的处境，又站在陆地上了。

“呀，他要冻死的，”爱米丽说。

“亲爱的老家伙！”爱拉白拉说。“让我给你披上这围巾，匹克威克先生。”

“啊，这是最好的办法了。”华德尔说；“你把围巾裹好之后，就尽你的腿劲赶快跑回家，立刻钻进被窝。”

马上就有一打围巾贡献出来。挑选了三四条最厚的裹上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就在维勒先生的指导之下跑走了；在人们眼前呈现出一种古怪的景象：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浑身湿漉漉的，头上没有帽子，两条手臂被包在身体两侧，并无任何显著的目的，以每小时足足六哩的速度在田野里狂奔。

但是匹克威克先生在这种非常的场合却顾不了那些，他在山姆·维勒的催促之下保持着他的最高速度，一直跑到马诺庄园的门口；特普曼先生比他先到了大约五分钟，并且已经把老太太吓得心里扑通扑通地乱跳，因为他的报告使她坚定不移地确信厨房里起了火——只要她的旁边有谁表现出丝毫的激昂神情，她脑子里就会活龙活现想到这种灾难。

匹克威克先生直到钻进被窝为止没有休憩一下。山姆·维勒在房里生了很旺的火，替他开来了饭；饭后端上了一碗五味酒，大喝一顿来庆祝他的安全。老华德尔不让他起身，所以他们就让匹克威克先生把床当作椅子，当了主席。第二碗第三碗继续叫来；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点不觉得有风湿病的征象；这，鲍伯·索耶先生说得很中肯，证明在诸如此类的场合热五味酒是再好不过的；而假使热五味酒竟没有发生预防剂的效力，那完全是因为病人犯了通常的过失——没有喝足。

欢乐的聚会第二天早晨散了。分离在我们学校时代是美妙的事，但在后来的生活里却是很痛苦的。死亡、自私自利和命运的变动，每天都在拆散许多快乐的团体，把他们分得远远的；男孩子们和女孩子们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并不是说现在他们这个情形就是如此；我们要告诉读者的不过是，这团体中的人们各人回各人的家；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重新坐上玛格尔顿马车顶上的座位；爱拉白拉·爱伦回到了她的命定之处，不知是什么地方——我们原不妨说文克尔先生是知道的，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不能这样说——总之是在她的哥哥班杰明和他的知己密友鲍伯·索耶先生的照应和指导之下罢了。

但是，在分手之前，那位绅士和班杰明·爱伦先生带着点儿神秘的神色把匹克威克先生拉到一边；鲍伯·索耶先生把食指戳戳匹克威克先生的两根肋骨之间，一举两得，既表现了他的天真的诙谐，又表现了对于人体解剖学的知识，问他说：

“喂，老朋友，你住在哪儿呀？”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暂时住在乔治和兀鹰饭店。

“我希望你来看我，”鲍伯·索耶说。

“那我是再快乐也没有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的住址在这里，”鲍伯·索耶先生说，拿出一张卡片。“波洛区的兰特街；靠近盖伊医院，对于我是很近便的，你知道。你走过圣乔治教堂就不远了——从大街上向右手转弯。”

“我会找到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下个星期四来，把那几个家伙也带着，”鲍伯·索耶先生说：“那天夜里我要约几个医学界的人。”

匹克威克先生表示他很乐于见见医学界的人；鲍伯·索耶

先生告诉他那天是预备舒舒服服地集会一下，并且说他的朋友班也是与会者之一，然后他们就握手分别了。

我们觉得叙述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要问，在这场短促的谈话进行之间，文克尔先生有没有向爱拉白拉·爱伦讲什么私话？假使讲了，那讲的是什么？而且，史拿格拉斯先生有没有和爱米丽·华德尔单独谈话？假使谈了，他又是谈些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的回答是，不管他们有没有跟女士们说什么，总之他们是一直走了二十八哩没有跟匹克威克先生或者特普曼先生说一句话，并且，他们常常叹气，拒绝喝啤酒和白兰地，显得很忧郁。假使我们的善于观察的女读者们能够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任何满意的推论，我们要求她们一定推论一下吧。

第三十一章

**这里完全是关于法律，其中有各种
各样精通法律的伟大权威们**

在法学院的各个洞穴和角落里，到处散布着黑暗而污秽的房间，在这些房间的里里外外，在假期的整个早晨，在开庭期的半个晚上，都可以看见律师们的办事员们几乎川流不息，忙得不可开交，手臂里挟着和口袋里塞着一捆捆的文件。律师的办事员有几等。有一种是订了学徒契约的办事员，他付过一笔酬金，他的未来的远景是代理人，他和裁缝铺子有金钱来往，收到请客帖子，认识高莪街的某家，塔维斯笃克广场的某家；他每逢长期休假就下乡看他的养着无数马匹的父亲；总之一句话，他是办事员中唯一的贵族。有一种是拿薪水的办事员——外勤也好，内勤也好——他把每星期三十先令薪水的大部分花在个人的享乐和装饰上，至少每星期到亚德飞戏院花半价看三次戏，看过戏就在卖苹果酒的地下室里大模大样地放荡，他的模样是半年前消灭了的时髦的恶劣讽刺画。有一种是中年的管抄写的书记，有一个人口众多的家庭，他经常穿得破破烂烂，惯于喝得醉醺醺。还有公事

房的仆役，穿着他们的第一件紧身外套，他们对于日校的茶房们抱着相当轻蔑的心理，他们晚上回家的时候合伙吃干腊肠和黑啤酒：他们觉得什么都不象“生活”。办事员们种类繁多，不胜列举，但是无论怎么多法，在某些规定的工作时间之内总可以完全看到他们，在我们上面说过的地方忙着来来去去。

这些偏僻的角落就是法律业务的公开的办事处所；在这里，发出训令，在判决书上签字，受理陈述书，还有其他许多精巧的机械在这里为了国王陛下的臣民们的苦难以及为律师们的安乐和酬劳而运转着。这些大部分是低矮的发霉的房间，里面有无数卷在过去一世纪来暗暗发潮的羊皮纸，发出一股悦人的味道，白天是和干燥的腐物的气味混合在一道，夜里是和从潮湿的斗篷、霉烂的伞、和最粗劣的牛油蜡烛发散出来的各种气味结合。

大约在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回到伦敦之后十天或者两个星期光景的一天晚上，七点半钟左右，有一个人匆匆走进了这些办公室之一，这人穿着缀着铜钮子的褐色上衣，长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他那磨掉了绒的帽子下面，污秽的褐色裤子紧紧地用带子扎在半统靴上，以致他的膝头随时有挣破裤管露出来的危险。他上衣口袋里拿出一片狭长的羊皮纸，由主管人员在上面盖了一个模糊难辨的黑色的戳子。于是他又拿出四张同样大小的纸，每张上面都印着同那张羊皮纸上一样的文字，文字中留了写一个人名的空白；把空白填写好，把五个文件都放进了口袋，他就连忙走了。

这位穿褐色上衣、口袋里放着神秘的文件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旧相识，康希尔的弗利曼胡同的道孙和福格事务所的杰克孙先生。然而他并不回到他的来处，回到那个事务所

去，却径自走向太阳胡同，一直走进乔治和兀鹰饭店，打听有没有一位匹克威克先生住在里面。

“汤姆，把匹克威克先生的当差叫来，”乔治和兀鹰的酒吧间女侍者说。

“不用麻烦，”杰克孙先生说，“我是办公事来的。假如你们告诉我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间，我就自己可以进去。”

“尊姓呀，先生？”侍者说。

“杰克孙，”这位办事员回答。

侍者上楼去通报；但是杰克孙先生省了他的麻烦，紧跟着他上楼，侍者还没来得及说出一个字，他就一直走进了房间。

那天匹克威克先生正请了他的三位朋友吃饭；杰克孙先生出现的时候，他们正围炉而坐，在喝葡萄酒。

“好吗，先生？”杰克孙先生说，对匹克威克先生点点头。

那位绅士鞠了一躬，显得有点惊讶，因为杰克孙先生的相貌已经不留在他的记忆中了。

“我是从道孙和福格事务所来的，”杰克孙先生用解释的声调说。

一听见这话，匹克威克先生跳了起来。“我请你去找我的代理律师，先生；格雷院的潘卡先生，”他说。“侍者，带这位绅士出去。”

“请你原谅，匹克威克先生，”杰克孙说，不慌不忙地把帽子放在地板上，从口袋里拿出羊皮纸来。“但是由办事员或者代理人专诚拜访，在这类情形之下，你知道，匹克威克先生——在一切法律形式上，先生，再也没有比慎重更重要的了？”

说到这里，杰克孙先生把眼光落在羊皮纸上；然后把两手搁

在桌上，带着动人的、有说服力的微笑向大家看了一眼说，“哪，来吧；不要让我们对于这样一点小事都说不了一句话。你们哪一位叫史拿格拉斯呀？”

史拿格拉斯先生听见这句话，非常露骨和显而易见地吃了一惊，所以其他的答复是不需要的了。

“啊！我想是你呵，”杰克孙先生说，态度更温柔了。“我有点儿小事麻烦你，先生。”

“我！”史拿格拉斯先生叫。

“不过是一张传票，请你在巴德尔和匹克威克的案子里替原告做个证人，”杰克孙回答说，从那些纸张里选出一份，又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个先令。“大审期之后就开庭，我们希望是在二月十四日；这是个特别陪审团案件，该有十二个陪审员才有了十个呢。这是你的，史拿格拉斯先生。”杰克孙说了这话，就把羊皮纸送到史拿格拉斯先生眼前，把传票和先令塞在他手里。

特普曼先生正在沉默的惊讶之中看着这一切的时候，杰克孙就突兀地转过来对他说：

“我想假使我说你叫特普曼的话不见得错吧？”

特普曼先生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但是从那位绅士的睁得大大的眼睛里没有得到叫他否认的鼓励，就说：

“是的，我是叫特普曼，先生。”

“另外那位绅士是文克尔先生了，我想？”杰克孙说。

文克尔先生吞吞吐吐地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两位绅士立刻每人都被快手快脚的杰克孙先生送了一片纸和一个先令。

“哪，”杰克孙说，“恐怕你们要嫌我麻烦了，可是我还要找一个人，假使没有什么不便的话。我这里有塞缪尔·维勒的名字

呢，匹克威克先生。”

“侍者，叫我的当差来，”匹克威克先生说。侍者大为惊奇地去了，匹克威克先生招呼杰克孙坐下。

一阵痛苦的停顿，但终于由那位无辜的被告打破了。

“我想，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他一说话，就愤慨起来；“我想，先生，是你的东家想用我自己的朋友的证明来坐实我的罪名吧。”

杰克孙先生用食指在鼻子的左侧敲了几次，* 表示他不想在那里泄露监狱里的秘密，只开玩笑地说：

“不知道，难说。”

“那末为什么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追问，“假使不是为了这个缘故，那为什么给他们传票？”

“你的手段非常好，匹克威克先生，”杰克孙回答说，慢腾腾地点着头。“但是那没有用。试试倒没有关系，不过你却不能从我口中得到什么。”

杰克孙先生说到这里，又对大家微笑了一次，把左手的大拇指按在鼻尖上，用右手在周围画个圆圈，仿佛在转一架想像中的咖啡磨子，表演了一出非常优美的哑剧（那时候很风行，可惜现在几乎绝迹了），那玩艺儿通常是叫做“上磨”。**

“算了，匹克威克先生，”杰克孙作结论说；“潘卡那一批人

* 英俗，在什么东西的左边，是不好的或不吉兆的意思。敲敲鼻子左侧，暗示要倒楣。

** 上磨 (Taking a grinder)：一种滑稽的手势，做法已如文中所述，意思是向对方表示“你不用转我的念头”。

一定猜得出我们弄这些传票干么。倘使猜不出；他们等到开庭的时候自然晓得。”

匹克威克先生对他的不速之客投射了极其鄙夷的眼光，而且很可能对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破口大骂一顿，要不是山姆恰巧在这时走了进来使他打住的话。

“塞缪尔·维勒吗？”杰克孙询问地说。

“算是你好多年来说的话里顶对的一句了，”山姆回答，态度极其镇静。

“这里有你一张传票，维勒先生，”杰克孙说。

“那用老百姓的话叫什么？”山姆问。

“这是原本，”杰克孙说，避开了所要求的解释。

“哪一张？”山姆说。

“这个，”杰克孙答，晃动着那羊皮纸文件。

“啊，那是原本，是吗？”山姆说。“唔，我很高兴看见了原本，因为这是很叫人满意的事，叫人放心得很了。”

“这是一先令，”杰克孙说。“是道孙和福格给的。”

“道孙和福格真是了不得地漂亮呵，跟我这么没有交情，还送礼来，”山姆说。“我认为这是非常高贵的礼物，先生；对于他们这是非常光荣的事，因为他们受了人家的好处知道怎样报答人家的功劳。而且，这真打动人的心哪。”

维勒先生说过之后，用上衣的袖子在右眼上轻轻擦一擦，模仿演员们表演家庭间的悲惨场面的时候那种最受人赞赏的一手。

杰克孙像是被山姆的言论和行为弄得有点惶惑；但是，既然已经送掉了传票，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所以他就装腔作势地戴上那一只他平常不戴、只是拿在手里装派头的手套，回事务所报告

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那一夜几乎没有睡着；他回想到关于巴德尔太太的官司的那件不愉快的事。第二天早晨他按时吃了早餐，就叫山姆陪着上格雷院广场去。

“山姆！”他们走到乞普赛德的尽头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回过头来说。

“先生？”山姆说，跨一步走到主人旁边。

“走哪条路？”

“走新阳街。”

匹克威克先生并不立刻转弯，却茫然地对山姆脸上看了几秒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什么事呀，先生？”山姆问。

“这场官司，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说，“预料在下个月十四号，就要开庭了。”

“那是很妙的巧合，先生，”山姆答。

“怎么说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问。

“范伦泰节日呵，先生，”山姆答；“真是审毁弃婚约案件的好日子。”*

维勒先生的微笑并没有在他主人的脸上引起高兴的容光。匹克威克遽然转过身去，默默地居前而行。

* 范伦泰 (Valentine)：罗马时代的基督教殉教士，相传被杀于二月十四日。

英国古俗，于是日拈阄择情人。又相传鸟类每年开始于是日择配。

他们这样走了一程，匹克威克先生以小而急的步子居先，沉浸于深思之中，山姆跟随在后带着一副极其可妒可美的对一切都满不在乎的神气；忽然，那位老是特别热心于把自己所知道的隐秘消息报告给主人的山姆，加快脚步赶到匹克威克先生的背后，指着他们正经过的一个人家，说：

“那是个很出色的猪肉铺子呵，先生。”

“唔，好像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有名的香肠制造厂，”山姆说。

“是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吗！”山姆有点儿气愤地重复他的话说：“我却认为它是哪。嘿，先生，保佑你的天真的眉毛，那就是四年之前一个可敬的商人神秘地失了踪的地方。”

“你不见得是说他被人勒死了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连忙四面看看。

“不，我不是这意思，先生，”维勒先生答，“我倒希望我能这样；因为事情比这个坏得多哪。他是那个铺子的主人，先生，是那有永远具有专利权的香肠蒸气机的发明人；那机器是，假使有一块人行道上的大石头太靠近了它，它会把它吞下去，容容易地磨成香肠，就像是个嫩娃娃一样。他是很得意这机器的，而那是当然的罗；所以他常常到地窖子里站着看它开足了马力磨着，直到高兴得十足忧郁起来。他除了这个机器，还有两个可爱的小孩子，先生，要不是他的老婆是个非常不要脸的泼妇的话，他真算得是个很幸福的人了。她老是跟着他一步不离，在他耳边叽叽呱呱个不休，弄到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我对你老实说吧，我的亲爱的，’有一天他说；‘要是你坚持这么闹下去的话，’他

说，‘我要不上美国去，我就不是人，这是真的。’‘你是个懒鬼，’她说，‘我希望美国人生意兴隆。’接着她又不住嘴地把他骂了半个钟头，随后跑进铺子后面的小房间鬼叫，说他简直要她的命，这么发作了整整三个钟头——有一阵子完全是又叫又踢。唔，第二天早上，丈夫不见了。他没有从抽屉里拿一样东西——连大衣都没有穿——所以很明显，他并没有上美国。第二天没有回来；第二个星期也没有回来；老板娘登了广告，说是只要他回来，一切都不追究（这是很宽大的，因为他什么也没有做，她倒不追究他所做的一切）；所有的沟都掏了；以后两个月，每逢掏到一个尸首，就当件正经事似的抬到香肠铺子去。可是一个都不是的；所以大家都说他是跑掉了，她也照常做着生意。一个星期六晚上，一个矮矮瘦瘦的老绅士跑到那铺子里，很兴奋地说：‘你是这里的老板娘吗？’‘是呀，’她说。‘唔，老板娘，’他说，‘我是来告诉你，我和我家里人可不打算给什么东西噎死的呵。还有呢，老板娘，’他说，‘请你允许我说一句，既然你们不肯用顶好的肉做香肠，那末我想你们不妨用点牛肉，因为牛肉也不比钮子贵多少呀。’‘钮子，先生！’她说。‘钮子呵，老板娘，’那矮小的老绅士说，打开一包纸，露出二三十颗半片头的钮子。‘裤子钮扣作香肠的作料可不错呀，老板娘。’‘是我丈夫的钮子呀！’寡妇说，要晕过去了。‘什么！’矮小的老绅士喊，脸色非常灰白。‘我懂了，’寡妇说，‘他一时之间发了神经，就冒冒失失把自己做成了香肠！’他正是这样的罗，先生，”维勒先生说，紧盯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吓得不成样的脸孔，“要不然就是把他拖进了机器；但是不管怎么吧，总之，那位一生一世特别欢喜香肠的小老头儿发疯似的冲出了铺子，从此以后就不知去向！”

在讲这段关于私生活的悲惨事件的时候，主仆两人走到了潘卡先生的房间。劳顿先生正把门半开着，在和一个衣服污垢、神色可怜、穿着破了头的鞋子和没了手指的手套的男子说话。那人的瘦长的饱经忧患的脸上带着贫穷困苦的一——几乎是绝望的一——痕迹；匹克威克先生走近的时候，他向楼梯口的黑角里退缩，显然是觉到自己的穷相。

“非常地不幸呵，”那客人说，叹了一口气。

“非常，”劳顿说，用笔在门框上乱涂他的名字，然后又用羽毛擦掉。“你要不要我给你转达什么呢？”

“你想他什么时候会回来呢？”客人问。

“完全说不定的，”劳顿答，当客人低下眼睛看着地面的时候，他就对匹克威克先生霎霎眼睛。

“你觉得我等他是没有用的吧？”客人说，不甘心地对办公室里张望。

“呵，自然，我想是一定没有用的，”那位办事员回答，稍稍移向门口的中央。“他这个星期是一定不会回来的，下个星期还说不定；因为潘卡每次下了乡总是不急于回来的。”

“下了乡！”匹克威克先生说；“啊呀，多么不幸！”

“不要走，匹克威克先生，”劳顿说，“有一封信要给你。”那个客人似乎犹疑不决，又低头看着地面，于是办事员偷偷地向匹克威克先生霎霎眼睛，像是暗示有一件很妙的幽默的事情正在进行；但那究竟是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却无论如何也猜不透。

“进来吧，匹克威克先生，”劳顿说。“那末，你要我转达什么吗，华迪先生，还是你再来呢？”

“请他务必通知一声我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那人说；

“看上帝面上不要忘掉呵，劳顿先生。”

“不，不；我不会忘掉的，”办事员答。“进来吧，匹克威克先生。早安，华迪先生；这个天气步行很好呵，是吗？”他看见那客人仍然逗留未去，就招呼山姆·维勒跟他主人进来，随即当着那人的面把门关了。

“我相信，自从开天辟地以来，决没有像这穷鬼这么讨厌的人！”劳顿说，像受了损害的人的样子把手里的笔攥开。“他的案子送到法院里还没有满四年，而他——该死的东西——他却一个星期要来麻烦两次。这边来吧，匹克威克先生。潘卡在家，他要见你的，我知道。冷得要命，”他恨恨地加上一句，“站在门口跟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流氓浪费时间！”这位办事员用一根特别小的拨火棒猛然拨起了一片特别大的火之后，就领路走向他的上司的私室，通报匹克威克先生来访。

“啊，我的好先生，”矮小的潘卡先生说，连忙从坐椅上起身；“唔，我的好先生，你的事情有什么消息吗——呃？关于我们的在弗利曼胡同的朋友有什么新消息吗？他们并没有睡觉，我是知道的。啊，他们是非常精明的家伙呵——真是非常精明的。”

这位小矮子说完之后，吸了一大撮鼻烟，作为对于道孙和福格两位的精明表示称颂。

“他们是大流氓，”匹克威克先生说。

“呃，呃，”小矮子说，“那是各人的见解问题，你知道呵，而我们并不在字眼上争执；因为当然不能希望你用专门的眼光来看这种问题。那末，我们已经把一切必需的都做了。我聘好了史纳宾大律师。”

“他是个好人吗？”匹克威克先生问。

“好人！”潘卡回答说；“上帝保佑你的心和灵魂，我的好先生，史纳宾大律师是他这一行里的头等角色。法庭上的本事比任何人要好三倍——每件案子都参加。你对外面人，不要说；但是我俩——我们本行的人——都说史纳宾大律师牵着法庭的鼻子。”

小人儿说了这话之后又吸一撮鼻烟，对匹克威克先生神秘地点点头。

“他们给我三个朋友送了传票，”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他们当然会这样的，”潘卡回答。“重要的证人，看见你那次微妙的处境的。”

“可是她是自己昏厥过去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她自己投到我怀里来的。”

“很像是的，我的好先生，”潘卡先生回答；“很像，也很自然。再像不过了，我的好先生——真是。可是谁来作证呢？”

“他们也给我的仆人一张传票，”匹克威克避开上面那一点说；因为潘卡先生所提出的问题使他有点说不出话来。

“是山姆？”潘卡说。

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是。

“当然罗，我的好先生；当然罗。我知道他们会这样的；一个月之前我就可以叫你知道的。你知道吗，我的好先生，假使你把事情委托了律师之后又要自作主张，那你就也要自食其果。”说到这里，潘卡先生怀着自觉的尊严挺一挺腰，从衬衫褶裥上拂掉些鼻烟屑。

“他们要他去证明什么？”匹克威克先生沉默了两三分钟之后说。

“我想是说你差他到原告那里去提议和解，”潘卡答。“不过那没有多大关系；我不相信人家会从他嘴里弄到多少东西。”

“我想是的，”匹克威克先生说；虽然烦恼，但是想像山姆出庭作证的情景不禁发笑起来。“我们用什么办法呢？”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我的好先生，”潘卡先生答；“反诘证人；信任史纳宾的口才；把灰投在审判官眼里；把我们自己投在陪审官面前。”*

“假设判决于我不利呢？”匹克威克先生说。

潘卡先生微微一笑，大大地吸了一撮鼻烟，拨拨火，耸耸肩，含意深长地保持着沉默。

“你以为在那样情形之下我是一定要付损失赔偿金的了？”匹克威克先生很严肃地观察了一番他那简捷的无声的答复之后说。

潘卡又把炉火非常不必要地拨动一下，说，“恐怕是要的。”

“那末对不起，我告诉你，我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是无论如何不付赔偿金，”匹克威克先生极其强调地说。“一个钱也不付，潘卡。我的钱是一镑一便士也不进道孙和福格的腰包。那是我经过深思熟虑而决不更改的决定。”匹克威克先生把面前的桌子用力一捶，来证实他的立意的不可更改。

“很好，我的好先生，很好呵，”潘卡说。“自己当然是知道得最清楚呵。”

“当然，”匹克威克先生连忙回答说。“史纳宾大律师住在什么地方？”

* 撒灰在眼睛里，意为蒙蔽；投身于陪审官，意为听凭发落。

“在林肯院广场，”潘卡答。

“我想去看他，”匹克威克先生说。

“去看史纳宾大律师吗，我的好先生！”潘卡先生说，大吃一惊。“嘘，嘘，我的好先生，不可能的。去看史纳宾大律师！保佑你，我的好先生，这种事情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除非先付了顾问费，并且先约定了时间。那是办不到的，我的好先生；办不到的。”

然而匹克威克先生却认定那不但可以办得到，而且应该办得到。所以结果，他听了一定不可能的断语之后的十分钟之内已经由他的代辩人带到伟大的史纳宾大律师的公事房的外间。

那是一个相当宽大的没有地毯的房间，有一张大写字台放在靠火炉的地方，桌面上的粗呢，除了被墨水的污渍掩蔽了它的本来色彩的部分，早已完全失去了原来的绿色，而由于灰尘和年岁的关系逐渐变成了灰色。桌子上面有无数小卷的纸张，都用红带* 扎着；桌子后面坐一位上了年纪的办事员，他的光滑的面孔和沉重的金表链强有力地暗示出史纳宾大律师的业务是多么发达和得利。

“大律师在家吗，马拉德先生？”潘卡先生说，极其恭敬有礼地送上自己的鼻烟壶。

“在家，”他回答，“但是他忙得很。你看，这么些案子，他一个还没有给意见；而这些是都付过办理费的。”办事员一边微笑一边说，吸了一撮鼻烟，他那津津有味的样子像是鼻烟使他欢

* 英国那时官场习惯，公文都用红带捆扎，律师的办公室内亦是如此。故“红带”也可解释为“官样文章”、“官僚习气”。

喜又像是费用使他高兴。

“好生意经呵，”潘卡说。

“是呀，”律师的事务员说，拿出自己的鼻烟壶，非常和蔼地递给潘卡；“而最好的一点是，除我之外世上没有谁认得大律师的字迹，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等他提出意见之后还要等我抄写出来，哈——哈——哈！”

“那末我们就知道除了大律师还有谁要当事人多破费几个了，呃？”潘卡说；“哈，哈，哈！”听了这话，大律师的办事员又笑起来——那不是一种响亮喧哗的笑，而是低沉的内在的格格的笑声，匹克威克先生是不欢喜听的。当一个人内部出血的时候，对于他自己是危险的事；但是当他内部发笑的时候，对于别人却也没有好处。

“你还没有把我应该付的费用开出来吧，是吗？”潘卡说。

“唔，还没有，”办事员答。

“请你开来吧，”潘卡说。“我接到账单之后就送支票来。可是我看你是太忙着收现款，所以没工夫去想到欠账的人了，呃？哈，哈，哈！”这句俏皮话似乎很叫办事员高兴，所以他又暗自享受了一下那种无声的笑。

“但是，马拉德先生，我的好朋友，”潘卡说，突然复归于庄重，拉着对方的衣襟把那伟人的伟人拖到角落里；“你一定要劝大律师接见我和我这位当事人。”

“嘿，嘿，”办事员说，“那倒不坏呀。要见大律师！嘿，那是太荒唐了。”然而尽管这个提议很荒唐，办事员还是让自己被轻轻地拉到匹克威克先生听不见的地方；经过一番耳语式的简短谈话之后，他就轻轻地走进一条黑暗的小过道，隐没在那位律师

界的泰斗的圣殿：不久踮着脚尖走回来，对潘卡先生和匹克威克先生说，大律师被说服了，打破一向的惯例，答应立刻接见。

史纳宾大律师是一位瘦长面孔、面带病容的男子，大约四十五岁，或者如一般小说所说的，也许是五十岁。他那双没有神采的肿眼睛，是常常可以在那种从事乏味而辛苦的研究多年的人们头上看到的；而且无需乎那套在颈子上的用黑色阔丝带吊着的眼镜，就足以告诉一个陌生人他是非常地近视了。他的头发稀疏而柔软，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花费很多的时间去修饰，一部分是因为二十五年来常带着那挂在他身旁一只架子上的出庭用的假发。上衣领子上的发粉的痕迹，和颈子上的洗得不清洁、结得不成样的白领巾，显出他离开法庭之后还没有得到空闲时间来换一下服装；而他的衣服其他部分的不整洁的样子，也可以叫人看出，纵使他有时间，也不能使他的仪表改善多少。有关业务的书籍，一堆堆的文件，拆开过的信，散乱在桌上，毫无秩序，也毫无加以整理之意；房里的家具旧得很，东倒西歪的；书橱的门铰链已经朽坏；走一步就从地毯里飞出一阵阵的尘土；遮窗板由于年岁和污垢而变成黄色；房里的每件东西都明白无疑地表示，史纳宾大律师太专心业务，所以对于个人的享受不大注意了。

当事人进房的时候，大律师正在写什么；匹克威克先生由潘卡先生加以介绍之后，他就对他心不在焉地鞠了一躬；随后打手势请他们坐下，小心翼翼地把笔插进了墨水台，就抱着左腿，等待人家开口。

“史纳宾大律师，匹克威克先生是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子里的被告，”潘卡说。“那案子聘请了我，是吗？”大律师说。

“是请了你呀，先生，”潘卡答。

大律师点点头，等待别的话。

“匹克威克先生急于要拜访你，史纳宾大律师，”潘卡说，“是为了在你着手处理这案件之前告诉你，他否认这件控诉他的案子有任何理由或者借口；他绝不贿赂，并且凭良心深信拒绝原告的要求是对的，不然，他是根本不出庭的。我相信我正确地传达了你的意见；不是吗，我的好先生？”小矮子对匹克威克先生说。

“十分正确，”那位绅士答。

史纳宾大律师打开眼镜，举到眼睛上，怀着很大的好奇对匹克威克先生看了几秒钟之后，掉头对潘卡先生说，一面微微地笑着：

“匹克威克先生的案情是很有把握的吗？”

代理人耸耸肩头。

“你们打算找些证人吗？”

“不。”

大律师脸上的微笑更明显了些，他的腿摇得更猛烈了些，随后，向安乐椅的靠背上一躺，咳嗽一声，显出颇为怀疑的样子。

大律师对这案子的预感的征象虽则轻微，匹克威克先生却没有忽略。他把眼镜——他是通过它注意到律师让自己流露出来的感情表现的——更紧些揷在鼻子上，于是完全不顾潘卡先生皱眉头霎眼睛的种种劝阻，用很大的劲说：

“我为了这样的目的来拜访你，先生，我相信，在像你这样一位必然然而见识过许多这类事情的先生看来，一定是很少有的事吧。”

大律师努力要严肃地对火炉看着，但是那种微笑又回到了脸上。

“你们这一行业的绅士们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看见人性的最坏的一面——它的争执、它的恶意和它的仇恨，一切都呈现在你们面前。你们根据法庭上的经验知道（我不是轻视你或者他们）效果是如何重要：而你们往往把使用某些工具的欲望委之于抱着欺骗和自私自利的目的的别人；怀着纯粹诚实和高尚的目的而且有为当事人尽力做去的可佩愿望的你们，由于经常运用这些工具的缘故是非常熟习它们的性质和价值的。就这一点说，我真的相信不妨应用一种粗俗而很流行的批评，说你们这一种人是多疑的、不信任的、过虑的。我明明知道，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对你说这样的话是不利的，但是我来拜访是因为要叫你清楚地了解，正如我的朋友潘卡先生所说的，我是无辜被诬告的；同时，虽然我非常明了你的帮助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是，先生，我不得不请你允许我说一句，除非你诚恳地相信这一点，否则与其获得你的大才的助益我宁可丧失它们。”

我们不得不说这是匹克威克先生特有的非常令人厌倦的议论，在这套议论距离完结尚远的时候，大律师早已沉入心不在焉的状态了。但是隔了几分钟之后——这期间他已经重新拿起了他的笔——他似乎又意识到他的顾客的在场；于是抬起头来不看着纸，有点不高兴地说：

“是谁帮我办这案子？”

“畚箕先生呵，史纳宾大律师，”代理人回答说。

“畚箕，畚箕，”大律师说；“我从没有听见过这名字。他一定是个很年轻的人。”

“是的，他很年轻，” 代理人答。“他不久之前才出庭办事情的。让我想想看——他在法庭上还不到八年哪。”

“啊，我想是的嘛，” 大律师说，那种怜悯的声调好像平常人说到一个非常可怜的幼小的孩子一样。“马拉德先生，去请——请——”

“畚箕先生，他在荷尔蓬胡同，格雷院，” 潘卡插上去说。（顺便说一句，荷尔蓬胡同即现在的南广场。）“记住，是畚箕先生；请告诉他，假使他能够来一下，我很荣幸。”

马拉德先生去执行他的任务；史纳宾大律师沉入心不在焉的状态，直到畚箕先生被介绍相见。

他虽然是个婴儿一般幼稚的律师，却是个完全成长的男子。他的态度非常神经质，说话时带着苦巴巴的迟疑；那似乎不是天生的缺陷，而是羞惧的结果，那是出于“只好低头”的自觉，因为缺乏财产、势力、关系或者老脸皮的原故。他被大律师慑服住，对潘卡先生是恭而敬之。

“以前还没有拜识过呵，畚箕先生，” 史纳宾大律师说，带着傲慢的谦虚。

畚箕先生鞠了一躬。他倒是拜识过大律师的，并且还怀着一个穷苦人的妒忌羡慕了他八年零三个月了。

“你是和我一同办这个案子的吧，我想？” 大律师说。

假使畚箕先生是一位富人，他会立刻叫他的事务员来问问；假使他是一个聪明人，他会把食指摸着额头，努力记忆，到底在他的不胜计数的聘约中间有没有这一件；但是他既不富有又不聪明（至少在这种意味上说），所以他红了脸，鞠了一躬。

“你看过那些文件没有，畚箕先生？” 大律师问。

又是一样，畚箕先生应该说他已经把这案子的详情忘掉；可是他自从受聘为史纳宾大律师的下手以来，案件的进行中送到他面前来的全部文件他都读过，而且两月以来无论走路或睡觉都是专心一意地想着这些，所以他只是更加红了脸，又鞠了一躬。

“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大律师说，把手里的笔向那位绅士站着的那面一挥。

畚箕先生向匹克威克先生鞠了一躬，那种恭恭敬敬的态度会叫一个初次打官司的当事人永远不忘记；随后他又转过身去向他的领袖垂着头。

“也许你可以把匹克威克先生带去吧，”大律师说，“嗯——嗯——也许匹克威克先生有什么话要说给你听的。我们将来要商量一下，当然罗。”这样暗示了他已经被打扰得够长久之后，这位早已越来越心不在焉的史纳宾大律师就把眼镜在眼上戴了一下，微微地向周围哈哈腰，重新更专心地埋头研究桌上的案件了；那是一件永无休止的诉讼，起源于大约一世纪前病故的某人的一件行为，他曾经封闭了一条小路，而那小路是一头从来没有走进、另外一头从来没有走出的。

畚箕先生不肯走出任何一扇门，除非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先他而出，所以费了很多时间大家才走到广场上；到了广场的时候，他们就在场上走来走去，讨论了许久，结果认为判决究竟如何是很难说的；谁也不能预料诉讼的结果；他们没有让对方请到史纳宾大律师是非常幸运的事；还有其他可虑和可慰的论点，不外是这类事情所常有的那些。

于是维勒先生被主人从持续了一小时的甜蜜睡眠中唤醒；他们和劳顿说了再会，就回市区去了。

第三十二章

比历来的宫廷记者都远为详尽地 描写一个单身汉的宴会——鲍伯 ·索耶先生在他波洛的寓所请客 的情形

在波洛的兰特街有一种宁静的气氛，给人一种轻微的忧郁感。这街上老是有许多房屋出租；而且这是一条偏僻小街，它的沉闷是使人宁静的。按照严格的定义来说，兰特街的房屋不配称为第一流的住宅；然而它是最令人中意的地点。倘使有人要超脱尘世的嚣烦，要避开诱惑，要置身于没有引诱他窥探窗外的任何可能性的地方，那么我们劝他无论如何要到兰特街去。

在这幸福的隐僻处所住了少数浆衣匠，一些订书工人，破产法庭的一两个监狱官吏，几个雇佣于船坞上的小户主，数得出的几个女服裁缝，还夹杂几个包工的裁缝。大部分居民不是把精力用在出租有家具的房间，就是献身于那有益健康、增加气力的事业——斩肉。这街上的沉静的生活的主要征象是绿色的百叶窗、召租条子、黄铜门牌和门铃把手；活跃的东西的主要标本是酒店

里的下手茶房、做松饼的青年人和烤马铃薯的人。人口是流动的，常常有人到四季结账日就不见了，而且通常是在夜里。国王陛下的赋税是难得在这幸福之谷征收到的；租额是不规定的；自来水是常常停的。

鲍伯·索耶先生在约定了请匹克威克先生的那天晚上，老早就装饰了他的二层前楼的火炉的一边；另外一边却是班·爱伦先生收拾的。接待客人的准备似乎已经完成。过道里的雨伞已经堆到后房的门外的小角落里；女房东的女仆的帽子和披肩已经从扶梯上拿掉；靠街的大门口擦鞋毯上不过是两双木屐；一支厨房用的蜡烛，竖着一根很长的灯芯，在楼梯口的窗台上活泼地燃着。鲍伯·索耶先生亲自到大街上的地下酒店买了酒，而且赶在送酒的人之前回了家，停止送错人家的可能。五味酒预先在卧室里的一口浅锅里准备好；一张铺着绿色粗绒台布的小台子已经从客堂借了来，预备打牌用的；这一家所有的杯子，以及特地从酒店里借来的一些，都排列在一只浅盘里，放在门外面的楼梯口。

这一切布置虽然是非常令人满意的，然而坐在火炉旁边的鲍伯·索耶先生脸上却罩着一层阴云。不仅如此，紧盯着炉子里的煤火发楞的班·爱伦先生，脸上也有一种同情的表情；他打破长久的沉默开口说话的时候，声调里也带着忧郁：

“真是倒楣，她偏偏在这时候发作起来。她至少应该等到明天呀。”

“那是她刻毒呵；那是她刻毒呵，”鲍伯·索耶先生暴躁地回答说。“她说既然我请得起客，就应该付得出她那笔混账的‘小小的账目’。”

“拖了多少时候了？”班·爱伦先生问。顺便说一句，所谓账

目，实在是人类历来的天才所创造的一个最特异的火车头，它可以“拖”过人的最长的寿命，决不会无缘无故自动停止一下。

“不过是一个月零几个星期的样子，”鲍伯·索耶先生答。

班·爱伦先生绝望地咳嗽一声，朝火炉顶上的两根铁条之间若有所觅地看了一眼。

“假使他们都来了之后，她偏在那时候闹了出来，那不是糟糕透了吗？”班·爱伦终于说。

“可怕，”鲍伯·索耶答，“可怕。”

轻轻的叩门声。鲍伯·索耶先生对他的朋友含有深意地看看，说了声请进；于是，一个穿黑色棉纱袜子的、肮脏的、邋里邋遢的姑娘——人家会认为她是一个穷困不堪的衰老垃圾夫的没人管的女儿——伸进头来说：

“对不起，索耶先生，赖得尔太太要跟你说话。”

鲍伯·索耶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女孩子一扭就不见了，仿佛是有人在她背后用劲推了一把；这神秘的退场刚刚完了，门上又响起了敲门声——这是一种锐利的敲声，似乎是说：“我来了，我就进来了。”

鲍伯·索耶先生带着穷酸的恐惧神色看了他朋友一眼，又喊了一声“进来”。

这一声招呼根本是不需要的，因为鲍伯·索耶先生还没有开口之前，一个矮小凶狠的女人已经跳进房来，激昂得全身发抖，忿怒得满脸发青。

“啊，索耶先生，”矮小凶狠的女人说，强作镇静，“假如你发发慈悲把我这笔小小的账付了，我就谢谢你，因为我今天下午要付房钱哪，房东现在正在下面等着。”说到这里，那矮小女人

搓搓手，把视线越过鲍伯·索耶先生的头顶紧盯着他后面的墙壁。

“我是非常地抱歉，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赖得尔太太，”鲍伯·索耶先生恭恭敬敬地说，“但是——”

“啊，那倒没有什么麻烦，”矮小的女人答，发出一声尖锐的嗤笑。“今天以前我不一定要这笔钱；至少，保存在你那里和保存在我这里是一样的，因为反正是给我的房东。你答应我今天下午还账的，索耶先生；在这里住过的每一位绅士都守信用，因为无论谁既然自称绅士，就当然应该如此呵，先生。”赖得尔太太昂昂头，咬咬嘴唇，更用力地搓搓手，对墙壁更固执地紧盯着。显而易见，当鲍伯·索耶先生用东方寓言的方式说话的时候，她是发起火来了。

“我是非常地抱歉，赖得尔太太，”鲍伯·索耶先生说，卑恭得无以复加，“但是事实是这样的，我今天上城是失望而回；”——所谓城真是个奇异的地方，常常有数量可惊的人在那里失望呢。

“哦，但是，索耶先生，”赖得尔太太说，牢牢地站在凯得敏斯特花绒地毯的一棵紫色的花椰菜上，“那干我什么事呢，先生？”

“嗯——嗯——我相信，赖得尔太太，”鲍伯·索耶先生避而不答她的问题，“在下星期三之前就可以把这事解决得妥妥当当，而以后就可以按照比较好的方式进行下去。”

这正是赖得尔太太所需要的。她奔到不幸的鲍伯·索耶的房里来，就是一心想发作一下，明知道讨账的事是一定不会成功，只会失败。由于她刚在厨房前间同赖得尔先生初步交锋过几

句，所以她小小发作一通是可以无伤大雅的。

“那末你以为，索耶先生，”赖得尔太太说，提高喉咙叫邻居们都听见，“你以为我要一天又一天地让人白占着我的房子，不但决不想付房钱，连买新鲜奶油和方糖给他吃早饭的钱，还有每天送到大门口的牛奶钱都不付吗？你以为一个辛辛苦苦勤勤恳恳的女人，在这条街上住了二十年的一个女人（十年在对街，九年零九个月就在这座房子里），她就没有别的事可做，只好替一些懒鬼白干到死，让他们永远抽烟喝酒和游荡，他们本来倒应该用手做点什么来想法还债？你以为——”

“我的好人，”班杰明·爱伦先生劝慰地插嘴说。

“请你把意见留着说给自己听吧，先生，”赖得尔太太说，突然打住她的言语的激流，用动人的缓慢而庄严的口吻对第三者说起来。“我并不知道，先生，你有任何权利向我说话。我想我并没有把这房子租给你呵，先生。”

“当然罗，你没有租给我，”班杰明·爱伦先生说。

“很好，先生，”赖得尔太太答，带着傲慢的客气。“那末，先生，也许你还是自管自地只去弄断医院里的可怜人的手臂和腿子好，先生，否则的话，说不定这里有人就要管你了，先生。”

“可是你是一个不可理喻的女人呵，”班杰明·爱伦先生进谏说。

“我请你原谅，青年人，”赖得尔太太说，气得冒一阵冷汗。“请你再这样叫我一遍吧，好不好，先生？”

“我说那个字眼并没有什么得罪你的意思呵，太太，”班杰明·爱伦先生答，替自己想想有点不舒服起来。

“对不起，青年人，”赖得尔太太用更大、更断然的声调质问

说。“你所谓的女人是说谁呀？你那是指我吗，先生？”

“唉，保佑我的心！”班杰明·爱伦先生说。

“你是不是说我，我问你，先生？”赖得尔太太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说话，把门一推，开得大大的。

“噯，当然是的呵，”班杰明·爱伦先生答。

“是嘛，你当然是的，”赖得尔太太说，逐渐退到门口，把声音提到最高度，特地为了让厨房里的赖得尔先生听见。“是嘛，你当然是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在我自己家里侮辱我，同时我的丈夫却坐在楼下睡觉，就把我当作街上一条狗似的毫不介意。他自己应该觉得羞呵（赖得尔太太说到这里抽咽一下），让他的妻子受这班年轻的剗割活人身体的东西、这班叫公寓坍台（又抽噎一下）的东西这样对待，让她受尽人家的凌辱；他是个下贱的没有骨气的胆怯鬼，不敢上楼来对付这些流氓气的人——不敢——不敢上来！”赖得尔太太住了嘴，听听是否这些反复的辱骂已经激动了她的配偶；她发现那并未成功，于是带着数不清的抽噎赶下楼去：这时候，大门上发出连续两下的叩击声；因此她就发作了一阵歇斯底里的哭泣，还带着悲哀的呻吟，这样延长到敲门声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她忽然在一种不可控制的精神痛苦之中，把全部雨伞统统掣在地上，钻进了后客堂，吓人的砰一声带上了门。

“索耶先生住在这里吗？”大门开了之后，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的，”女仆说，“二楼。走上楼梯之后，你面前那扇门就是。”这个在塞士克的土著之间长大的女仆这样指点过之后就走下厨房的阶梯去了，手里拿着一支蜡烛；她十分满意自己，以为她把在那种情景之下可能需要她做的都做了。

史拿格拉斯先生最后进来，虽然白费了不少手脚，终于扣上了门链，关上了大门；朋友们蹒跚地爬上了楼，才受到鲍伯·索耶先生的接待，他不敢下楼迎接，因为怕赖得尔太太忽然从半路杀出来。

“诸位好吗？”那位狼狈的学生说——“很荣幸——当心那些杯子，”这一句是提醒匹克威克先生的，因为他把帽子放在那浅盘里了。

“哎呀，”匹克威克先生说，“请你原谅呵。”

“不要介意，不要介意，”鲍伯·索耶说。“我这里的房子实在太小了点儿，但是你们假使去看一个年轻的单身汉，那是一定不能计较这些的了。请进。你们以前见过这位绅士的吧，我相信？”匹克威克先生和班杰明·爱伦先生握手，他的朋友们也照样做。他俩刚刚各自就座，又听见一连两声的敲门声音。

“我希望是杰克·霍布金斯！”鲍伯·索耶先生说。“听。是他。上来，杰克；上来，”

楼梯上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杰克·霍布金斯出现了。他穿了一件黑天鹅绒背心，上面有黑地白点的钮子，蓝色条纹的衬衫上装了白色的假领。

“你迟到了，杰克！”班杰明·爱伦先生说。

“在巴骚洛缪家里耽搁了，”霍布金斯答。

“有什么新闻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有个挺好的偶然事件，已经送到临时病房里了。”

“那是什么意思呀，先生？”匹克威克先生问。

“不过是一个男子从第四层楼梯的窗户里跌下来——但是

情形非常好——的确是非常好。”

“你是说病人的情形是很容易痊愈的吧？”匹克威克先生问。

“不，”霍布金斯不以为意地回答说：“不，倒不如说他是很容易痊愈的。但是明天却要动一次出色的手术——假如是史赖摄动手，那就大有可观了。”

“你们认为史赖摄先生的手术很好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世上最好的，”霍布金斯答。“上星期他把一个孩子的腿从关节里割下来——那孩子吃了五个苹果和一块姜汁饼——就在一切完成了两分钟之后，孩子自己还不知道，他说他不能躺在那里让人家开玩笑；假使再不开始，他就要告诉他母亲了。”

“哎呀！”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说。

“呸，那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呵，”杰克·霍布金斯说。“是不是，鲍伯？”

“的确算不了什么，”鲍伯·索耶先生答。

“顺便告诉你，鲍伯，”霍布金斯说，几乎不可觉察地向匹克威克先生聚精会神的脸上看了一眼，“昨天夜里我们收了一个奇怪的病人。是个小孩子，他吞了一副项圈。”

“吞了什么，先生？”匹克威克先生打断他说。

“项圈，”杰克·霍布金斯答。“不是一下子吞下去的，你知道，那是太大了——你也吞不下，别说小小的孩子了——呃，匹克威克先生，哈！哈！”霍布金斯似乎非常得意自己的诙谐劲儿；接着说——“不，经过是这样的；——那个小孩的父母是穷人，他们住在一个弄堂里。小孩的大姐姐买了一副项圈——普普通的项圈，用又大又黑的木头珠子串起来的。小孩因为欢喜玩具，就偷了项圈，藏着玩，弄断了索子，吞了一粒珠子。小孩觉

得那很有趣，第二天又吞了一颗。”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说，“多可怕的事！请你原谅我插嘴，先生。说下去呀。”

“下一天，小孩吞了两颗珠子；再下一天就吞三颗，这样下去，一个星期的光景就把项圈都解决了——一共是二十五颗。姊姊呢，她是个勤勉的女孩，难得戴什么装饰品的，所以失掉项圈之后，几几乎把眼睛哭了出来；上上下下地找，但是，不用说，找不到。过了几天，一家人正在吃饭——烧羊腿，下面衬马铃薯——那小孩不饿，在房里玩，这时候忽然听见一阵古怪的声音，像是下一小阵冰雹。‘不要弄出这种声音，我的孩子，’父亲说。‘我没有弄呀，’小孩说。‘唔，不要再弄就是了，’父亲说。短时间的沉寂之后，那声音又响了，比先前更响。‘你要是不听我的话，我的孩子，’父亲说。‘我就马上把你放上床去。’他为了叫那小孩服从，就抓住他摇一摇，但是因此起了一阵从来没有谁听过的格拉拉的声音。‘嘿，见鬼啦，那是在孩子的肚子里面！’父亲说，‘他生马脾风生错了地方啦！’‘不是的，父亲，’那小孩说，开始哭了，‘是项圈，我吞了它，父亲。’——父亲抱起孩子奔到医院里：孩子胃里的珠子一路震动得格拉拉响；人们向天上看，向地窖里看，不知道那特别的声音是哪里来的。他现在住在医院里，”杰克·霍布金斯说，“他走动的时候弄出那么响的声音，所以他们只好用守夜人的上衣把他包起来，因为怕他吵醒别的病人！”

“这真是我所听过的最奇怪的病哪，”匹克威克先生说，在桌上一拍，加强语气。

“啊，那算不了什么，”杰克·霍布金斯说；“是不是呵，鲍

伯？”

“当然算不了什么，”鲍伯·索耶先生答。

“我告诉你吧，我们这一行常常遇到这类怪事的，先生，”霍布金斯说。

“我想的确是这样呢，”匹克威克先生答。

门上又发出叩击声，进来的是一位大脑袋的青年人，戴着黑色的假发；他带来一位长身躯的害坏血症似的青年人。其次一位来客是衬衫上装饰着一只粉红色船锚的绅士，他后面紧跟着一位带了包金表链的脸色苍白的青年。最后到了一位穿洁净的亚麻布衬衫和布靴子的故作矜持的人物，于是宾客到齐。铺着绿色粗绒台布的小桌子推出来了；装在一把白色壶里的第一道五味酒拿进来了；以后的三小时就化在“二十一点”上，规定是输一打算六便士；这三小时只有一次因为坏血症的青年和饰着粉红色船锚的绅士之间的轻微争执使牌局停顿了一下；在争执之中，坏血症的青年暗示有一种如焚的欲望，要拉一拉带着希望的象征*的绅士的鼻子：那位绅士呢，为了答复这一点，就表示坚决不愿意在无代价的条件下接受任何的“无礼”，无论是出于那位坏血症脸色的易怒的青年绅士，还是出于任何有一个脑袋的人。

当最后一个“满分”宣布了之后，赌账算到教全体都满了意，鲍伯·索耶先生就拉铃叫开晚饭，客人们都挤到墙角里去等晚饭开出来。

那并不像某些人所想的那么容易开出来。首先，女仆把脸伏在厨房的桌上睡着了，得叫醒她；这费了一点儿时间，等她应召

* 基督教以锚为希望的象征，意谓希望犹如灵魂之锚。

而来之后，又费了一刻钟的工夫作无效的努力，为了使她的脑子恢复一点微弱的理性。买牡蛎的时候没有吩咐卖的人把它们剖开；用一把软晃晃的小刀或者一把两齿叉来剖牡蛎却是件很困难的事；所以这方面的工作完成得很少。牛肉也是差不多没有预备好；火腿（也是街角上的德国香肠铺子里买的）也是类似的情形。然而在一只马口铁罐子里有充分的黑啤酒；而且干酪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它很臭。所以整个说来，也许这顿晚饭并不坏，因为所谓晚饭大多是如此的呵。

饭后，第二壶五味酒上了台，同时还有一包雪茄和两瓶酒。随后，却来了一阵难堪的停顿；引起这场停顿的是这类场合常有的一件很普通的事，虽然也是很教人心烦的事。

事实就是女仆要洗杯子。这一家自负有四只杯子。我们记述这事绝对没有诽谤赖得尔太太的意思，因为即使现在也决没有一家公寓是不缺乏杯子的，女房东的杯子是又小又薄的棕色平底杯，从酒店里借来的是些害水肿病似的大家伙，每一只有一条粗大的肿胀的腿。这倒是足以使在座的诸位受到实惠的；可是那位包办一切工作的青年女子防止了那些绅士们的脑子里对于这一点发生任何误解的可能，她硬把每人的杯子拿掉，虽然杯子里的啤酒离喝完还远得很，她不顾鲍伯·索耶先生的眼色和阻止，大声地说，要拿下楼去立刻洗出来。

凡事都有弊也有利。那位穿布靴子的过于拘谨的人在玩牌的时候一直想说个笑话却没有说成功，现在看见有了机会，就利用起来。杯子一拿掉，他就开始讲一个长长的故事，关于一位他已经忘了名字的大人物，对另外一位卓越而著名的人物作非常中肯的答辩；这人呢，他从来也没有搞清楚是谁。他把故事拉得相

当长，极其详细地说到一些附带的事情，都是隐隐约约跟现在正讲的这件趣事有关的，但是这件趣事究竟如何，他偏偏在那时候死也记不起来了，虽说过去十年来他一向讲这故事都是博得热烈的采声的。

“喂呀，”穿布靴子的拘谨的人说，“事情真是古怪。”

“我很遗憾，你忘记了，”鲍伯·索耶先生说，急巴巴地对门外瞟一眼，因为他自以为听见了玻璃杯叮叮当当的声音——“非常地遗憾。”

“我也是，”拘谨的人同感地说，“因为我知道那是会叫人大感兴趣的。不要紧；我敢说，大约过半个钟头的样子我就会想起来的。”

拘谨的人说到这里，恰好杯子回来了；一直在专心倾听着的鲍伯·索耶先生就说，他非常希望听完这个故事，因为，照已经听到的看，那一定是他所听过的故事里最好的一个。

看见杯子，使鲍伯·索耶先生恢复了某种程度的镇静，那是他自从见过女房东之后就没有了的。他脸上焕发起来，开始感觉到十分欢畅。

“喂，贝特赛，”鲍伯·索耶先生非常和蔼地说，同时把女仆收集在桌子中央的那惹人心乱的一小群玻璃杯分给众人；“喂，贝特赛，拿热水来：快点儿，好姑娘。”

“没有热水给你，”贝特赛回答说。

“没有热水！”鲍伯·索耶先生喊。

“没有，”女仆说，头一摇，那是比最丰富的语言所能表达的还要更坚决的否定。“赖得尔太太说不给你一点热水。”

客人们脸上所显露的惊讶，使主人添了新的勇气。

“马上拿热水来——马上！”鲍伯·索耶先生说，严厉得要命。

“不。我不能，”女仆回答；“赖得尔太太临去睡觉之前把灶里的火扒掉了，把水壶锁起来了。”

“啊，不要紧，不要紧。请你不要为这么点小事心里不痛快吧，”匹克威克先生说，他看见反映在鲍伯·索耶脸上的内心的冲突，就像刻划在他脸上那么清楚，“冷水也很好的。”

“啊，可敬可敬，”班杰明·爱伦先生说。

“我的女房东有一点神经错乱了，”鲍伯·索耶露着一种怕人相的微笑这样说；“恐怕我必须向她下警告了。”

“不，不要，”班·爱伦说。

“恐怕是一定要下的，”鲍伯说，怀着英勇的坚决。“我要把欠她的都付给她，明天早上向她下警告。”可怜的家伙！他是多么热烈企望他能够这样啊！

鲍伯·索耶先生企图在上面这种打击之下挽回面子的悲痛的努力，对于大家发生了沮丧的影响；为了提起精神，他们大多数的人就特别和冷水冲的白兰地亲密起来，这样所产生的最初的显著效果就是坏血症的青年和那穿衬衫的绅士之间的敌对行为的复活。交战双方用种种色色的挤眉嗤鼻发泄互相轻视的感情，这样搞了一些时候，直到坏血症的青年觉得有使这件事更加水落石出的必要；于是事情就有了如下的发展。

“索耶，”坏血症的青年说，声音很大。

“呃，诺第，”鲍伯·索耶先生答。

“假使我在任何朋友的席上造成了任何不愉快，索耶，”诺第先生说，“我总是非常难过的，何况是在你的席上，索耶——我

是非常抱歉；但是我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根特先生，他不是绅士。”

“而我也是非常抱歉，索耶，假使我在你住的街上引起任何骚乱的话，”根特先生说，“但是我恐怕我是非得把刚才说话的人甩出窗户叫邻居们吃惊不可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先生？”诺第先生问。

“就是我所说的意思，先生，”根特先生答。

“我倒高兴看你干一下子哪，先生，”诺第先生说。

“半分钟之内你就会感觉到我来干了，先生，”根特先生答。

“我要求你赏光把你的名片给我吧，先生，”* 诺第先生说。

“我可不干这种事，先生。”根特先生答。

“为什么不呢，先生？”诺第问。

“因为你会拿去竖在你的火炉架上，骗你的客人，使他们以为有一位绅士来拜访过你了，先生。”根特先生答。

“先生，明天早上我的一个朋友要去拜访你，”** 诺第先生说。

“先生，多谢你的警告，我要特别吩咐仆人把调羹锁起来，”根特先生答。

说到这里，其余的客人们来排解了，规劝说双方的行为不当；因此，诺第先生要求发言，说他的父亲完全同根特先生的父亲一样的值得尊敬；根特先生就回答说，他的父亲全然像诺第先

* 给名片是提议决斗的意思。

** 也是提议决斗的规矩之一。

生的父亲那样可敬，而他父亲的儿子正像任何时候的诺第先生一样，是个大丈夫。因为这种话似乎是又要开始口角的序幕，所以大家又来干涉；因此大大地讨论和喧哗了一番；在这中间，诺第先生逐渐让自己的感情克服了自己，承认他个人对于根特先生一向就抱着热烈的爱慕心。对于这话，根特先生回答说，整个说来，他爱诺第先生胜过自己的亲弟兄；诺第先生听了这话就宽宏大量地站起来把手伸给根特先生。根特先生用动人的热忱握住了它；于是每人都说，在这场口角里，从头到尾，参与其事的双方的态度都是极其高尚的。

“那末，”杰克·霍布金斯说，“为了让我们继续欢聚，鲍伯，我倒不在乎唱一只歌。”因此，霍布金斯就在骚然的采声的鼓舞下立刻唱起《天佑吾王》来。他尽量地大声唱，唱成一种混合了《比斯开湾》和《一只青蛙》的新奇调子。这首歌的精华尤其在于合唱，因为各位绅士都是按照自以为最好的调子去唱，所以结果真是妙得惊人。

在合唱的第一节完结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举起手来做出谛听什么的样子，歌声刚刚静止，他就说：

“别响！我请你们原谅。我似乎听见什么人在楼上叫唤哪。”立刻是一片肃静；看得出鲍伯·索耶先生的脸色变了。

“我想我现在听见了，”匹克威克先生说。“请把门开了吧。”门一开，一切的疑惑都解决了。

“索耶先生！索耶先生！”一个尖锐的声音在第二层楼梯上面叫唤。

“是我的女房东，”鲍伯·索耶说，大为沮丧地向大家看看。“噯，赖得尔太太。”

“你这是什么意思，索耶先生？”那声音答，话说得非常尖锐和急速。“赖掉了房钱和垫付的钱，而且还挨了你的不害臊的自称为男子汉的朋友的辱骂和侮辱，难道还不够吗；还非得闹得家破人亡，并且在这样大清早上的两点钟大呼小叫地把救火车叫来不可吗？——赶走他们这些东西。”

“你们自己应该觉得羞耻啊，”赖得尔先生的声音说，那似乎是从远远什么地方的被盖下面透出来的。

“自己觉得羞耻！”赖得尔太太说。“你为什么不下去把他们一个个打走？假使你是一个男子汉你就该去。”

“假使我是一打男子我就去，我亲爱的，”赖得尔先生答，平心静气地，“但是他们人数比我多呵，亲爱的。”

“哼，你这胆小鬼！”赖得尔太太答，极度地鄙夷。“你到底把不把们这些东西赶走啊，索耶先生？”

“他们就要走了，赖得尔太太，就要走了，”可怜的鲍伯说。“恐怕你们还是走的好，”鲍伯·索耶先生对朋友们说。“我觉得你们把声音弄得太大了。”

“这是非常不幸的事，”那位拘谨的人说。“而且我们刚刚搞得很舒服了！”事实上是，拘谨的人忘掉的故事，正开始大有想起来的希望哪。

“这是很难忍受的，”拘谨的人说，四面看看。“很难忍受呵，是不是？”

“简直不能忍受，”杰克·霍布金斯回答；“我们来唱另外一节吧，鲍伯；来，开始！”

“不，不，杰克，不要，”鲍伯·索耶插上来说，“这支歌是很好，可是恐怕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再唱。这里的那些人，是非常

粗暴的呵。”

“我要不要上楼去把那房东痛骂一顿？”霍布金斯问，“或者把铃子尽拉着不停，或者到楼梯上去吼叫？你要我怎么都可以的，鲍伯。”

“我非常感激你的友谊和好意，霍布金斯，”可怜的鲍伯·索耶先生说：“可是我以为避免任何进一步争执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立刻散场。”

“喂，索耶先生！”赖得尔太太的尖锐的声音嘶叫着说，“那些畜生到底走了没有？”

“他们不过是在找他们的帽子呵，赖得尔太太，”鲍伯说：“他们马上就走。”

“就走！”赖得尔太太说，把戴着睡帽的头伸过楼梯来看，正当匹克威克先生和跟着他的特普曼先生从房里走出。“就走！他们到底干么要来？”

“我的亲爱的老板娘——”匹克威克先生抬起头来劝谏地说。

“去你的吧，你这老东西！”赖得尔太太答，连忙缩回睡帽。“年纪大得够做他的祖父了，你这流氓！你比他们谁都坏。”

匹克威克先生发现辩白自己的无辜是没有用的，所以就连忙下楼走到街上，紧跟着他的是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由于喝酒和激动而沮丧不堪的班·爱伦先生陪着他们走到伦敦桥；一路上，他把文克尔先生作为一个特别可取的可以吐露秘密的人似的告诉他说，无论是谁，除了鲍伯·索耶先生，要想博取他妹妹爱拉白拉的感情的话，他一定要割断他的喉咙。他用适当的坚决态度表示了实行做哥哥的这种痛苦责任的决

心之后，忽然哭了起来，把帽子拉下来遮住眼睛，急急忙忙回头就走，在波洛市场的大门上敲两下，敲不开就坐在石阶上打一个小盹，打了盹又敲门，这样轮流地一直折腾到天亮，因为他坚决以为自己是住在那里，只是丢掉了钥匙。

客人们都顺从赖得尔太太的有点儿咄咄逼人的要求走了，只剩下不幸的鲍伯·索耶先生自己一个人来玩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故和今天晚上的乐趣。

第三十三章

大维勒先生对于文章的作法提出了一些批评的箴言，并且由儿子塞缪尔帮助，把可敬的红鼻子绅士的旧账稍微付了一点儿

二月十三日这天，这部确凿有据的故事的读者们都知道的，正如我们一样，那是规定审判巴德尔太太的案子的日期的紧前一天；这天是塞缪尔·维勒很忙的时候，从上午九时到下午二时，并且包括这两个钟点在内，他不断地从乔治和兀鹰到潘卡先生的公事房跑来跑去。并不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因为商议是已经商议过了，采取何种步骤进行，也是已经最后决定了的；只是匹克威克先生激动得不得了，一定要不断地送小条子给他的代理人，却又不过是这样问，“亲爱的潘卡先生——一切都进行得好吗？”潘卡对于这话老是给予这样的答复，“亲爱的匹克威克——都尽可能地好；”事实上呢，我们已经暗示过，并没有进行什么；无所谓好还是坏，总之等到第二天早晨上法院就是了。

但是，无论自愿或者被迫地第一次去打官司的人们，遭受了

一些暂时的烦恼和焦虑的苦恼，却也情有可原；而山姆呢，因为对于人类本性的意志薄弱的缺点相当容忍，所以抱着一贯的善良和泰然的镇静态度，来服从了主人的一切命令，那正是他的最动人最可喜的特性之一。

山姆用一顿极其可口的午饭慰藉了自己之后，正在柜台边等着那杯匹克威克先生叫他喝了来解除上午奔波的疲劳的热混合饮料，这时候，来了一个大约三呎高的青年人，戴着毛茸茸的便帽，穿着粗斜纹布的工裤，他的打扮说明他有一种值得赞美的野心。就是到了适当时机就要升做马夫；他走进乔治和兀鹰的过道，先向楼上看看，再对过道里看看，又对酒吧间里看看，好像要找一个人交待什么任务；因此，酒吧间女侍者觉得上述的那桩任务也许说不定竟和酒店里的茶匙或汤匙有关，就招呼那人说：

“喂，青年人，你要干什么？”

“这儿有个叫做山姆的人吗？”那青年人问，声音挺大，胜过应有的三倍。

“姓什么？”山姆·维勒说，掉过头来看看。

“我怎么知道呢？”青年绅士在毛茸茸的便帽下面敏捷地回答说。

“你是个伶俐的孩子，真是，”维勒先生说；“不过我假使是你的话，我是不会锋芒太露的，因为怕给人家弄钝。你干么像个野蛮的印地安人似的，没规没矩地到旅馆里来找山姆呀？”

“因为一位老绅士叫我来的，”那孩子说。

“怎么样的老绅士呢？”山姆问，怀着深深的鄙夷。

“他是赶伊普斯威契马车的，他住我们的房间，”那孩子回答说。“昨天早上他对我说，今天下午到乔治和兀鹰去找山姆。”

“是我的父亲哪，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用解释的神气对酒吧间里的一个青年女子说：“他要不知道我姓什么那就算我该死。那末，小芽儿，怎么办呢？”

“怎么吗，”那人说，“就是要你在六点钟的时候到我们那里去看他，因为他要看你。——在来登霍尔市场的蓝色野公猪饭店。我对他说你要来的吗？”

“你不妨冒失点儿这么说吧，先生，”山姆答。那位青年绅士被这样赋与权力之后就走了，一路走出院子一路打了几次极其宏亮的唢哨，引起了满院的迴声，那种唢哨是忠贞而极端正确地模仿车夫们的唢哨的。

匹克威克先生是处在那种又激动又心烦的状态中，绝不会不高兴只剩下自己一个人，所以维勒先生请准了假，走了，离约定的钟点还早得很就出发了；有充分的时间让他利用，他蹣跚到公馆大厦，停留在那里，带着颇为冷静和达观的脸色默察那些麇集在那有名的热闹地点附近，使那儿的老太太辈的居民大为恐怖和惶惑的、无数的短程马车夫。维勒先生在那里勾留了大约半小时，然后就开始穿过许多小路和胡同，上来登霍尔市场去。他是在消磨空闲的时间，几乎眼光每接触到一个物件都要停下脚步来察看，所以，他站在一个卖文具和版画的小铺子橱窗前面是毫不足奇的；但是假使不加以进一步的解释，如下的事却有点奇怪：就是他的眼光一落在那些放着出卖的版画的某些张上，他就突然一惊，用劲把右腿一拍，大声地喊，“要不是这个东西，我就都忘掉了，等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山姆·维勒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所盯着的那一幅画，色彩鲜明，画的是两只人心被一支箭串着，在一堆旺盛的火上烤，有一

男一女两个穿摩登服装的吃人生番：绅士穿了蓝色上衣和白色裤子，淑女穿了深红色的女大衣、打了一把同样颜色的阳伞，露着饥饿的眼光从一条通到火那边的弯弯曲曲的石子路走向烤着的肉那里去。还画了一位显然很粗野的青年绅士，有两只翅膀，别的什么都没有，正在照料着烧烤的工作；远处露出兰罕广场的教堂的尖塔；这全部就构成一幅圣范伦泰节的情景，橱窗里的题字说，这种货色店里备了许多，店主保证普遍发售给同胞们，定价克己，每张减售一先令六便士。

“要不我就忘掉了；要不我真会忘掉了！”山姆说着，马上跨进那文具铺子，说想买一张最好的金边信纸，和一支硬头子的保证不溅墨水点子的钢笔。他很快买了这些之后，就用跟刚才荡马路大不相同的大步子一直向来登霍尔市场走去。到那边四面一看，找到一块招牌，那上面由画师用他的艺术描画了一个东西，有一点类似一只天蓝色的象，只是有一只鹰钩鼻子代替了长而粗的象鼻。他正确地猜想那就是所谓蓝色野公猪了，于是跨进酒店，打听他的父亲。

“过了这三刻钟他就会来的，”一个管理蓝色野公猪的内部事务的青年女子说。

“很好，我的亲爱的，”山姆答。“给我九便士掺上温水的白兰地，再拿个墨水缸来，好不好，小姐？”

掺上温水的白兰地和墨水缸送进小房间，青年女子小心地封上炉火，免得它烧旺起来，并且拿走了拨火棒，防止不先征求并且取得蓝色野公猪的参与和赞同就去拨火的那种可能性；于是山姆坐上靠近炉子的一口箱子，拿出那张金边信纸和硬头钢笔来。然后，仔细看清了笔尖上并没有头发，并且掸了掸桌子，免

得信纸下面有面包屑，山姆就卷起袖子，弯着胳膊肘，就定下心来写起信来。

对于不习惯从事书写的女士们和绅士们，写一封信并不是很容易的工作；在这类情形之下，往往认为写字的人必须把头倚在左臂上，好使眼睛尽可能接近纸头的水平，斜眼看着他所写的字，并且用舌头在嘴里构成和手里写的字母相一致的想像中的字母。这些动作虽然对于作文的确是大有帮助，可是相当延缓了作者的进度。山姆用很小的正楷写着，写错的时候就用无名指擦掉，重新写上，但是新添的往往要重复描过才能从墨渍里看得出，这样不知不觉竟写了一个半钟点，直到房门开了，他的父亲走了进来，才惊动了她。

“喂，山姆，”父亲说。

“喂，我的普鲁士蓝，”儿子答，放下了笔。“后娘的最后公报怎么样？”

“维勒太太一夜平安，但是今天早上却异常地乖张和不乐。大维勒老爷宣誓签署。那就是最后发表的公报呵，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脱下围巾来。

“还没有好些？”山姆问。

“一切的征象更恶化了，”维勒先生答，摇着头。“但是你那是干什么——苦巴巴地求知识吗——呃，山姆？”

“我已经弄好了，”山姆带点窘态说；“我是在写东西。”

“我看到的，”维勒先生答。“我希望不是写给什么年轻女人的吧，山姆。”

“你说不是那也没有用呵，”山姆答，“那是一个圣范伦泰。^{*}”

“一个什么！”维勒先生喊，显然被那字眼吓坏了。

“一个圣范伦泰，”山姆答。

“塞缪尔，塞缪尔，”维勒先生说，带着责备的声调，“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你看到你父亲的坏嗜好的教训；你听见我对这个问题所说过的一切；你又亲眼见过你的后娘，还和她相处过，受了这种教训我原来以为无论哪个一生一世都忘不了的！”这些感慨使这位心地善良的老年人太受不住了。他把山姆的大酒杯举到嘴边喝光了。“真想想不到你会这样，真想想不到！”

“你怎么啦！”山姆说。

“没有什么，山姆，”维勒先生答。“那会是叫我终身受尽痛苦的磨难，不过我的身体是很强壮的，那是一种安慰，就象当农民说恐怕不能不杀掉火鸡卖到伦敦市场去的时候那老火鸡说的罗。”

“什么磨难啊？”山姆问。

“看见你结了婚呵，山姆——看着你变成一个受人欺骗的牺牲，想着你无缘无故受那样的罪，”维勒先生答。“那对于一个做父亲的人的感情是可怕的磨难呀，山姆。”

“废话，”山姆说。“我可不忙着结婚，你不用心烦啦；我知道你善于判断这些事情。叫人把你的烟斗拿来抽上，我把信念给你听听吧。”

我们说不清楚，究竟是由于有了抽烟的指望呢，还是由于有

^{*} 这里是指圣范伦泰节寄发的情书。

了这一种自慰的想法：结婚是他们家族的血统里遗传下来的命中注定的安排，没有办法的，总之，这才使维勒先生的感情镇静下来，忧愁也逐渐消退了。我们倒是想说，他那样的结果是两种安慰共同造成的，因为，他几乎不断地低声重复着第二点，同时又拉铃叫人拿第一件东西。随后他就脱掉外套，点上烟斗，背着火靠近炉子站着，以便摄取它的全部热力，他倚在火炉铁架上，带着由于烟草的和缓作用而大为宽慰的脸色对着山姆，教他“开火”。

山姆把笔插进墨水里，预备作必要的涂改之用，开始用非常富于戏剧性的调头念起来：

“‘可爱的——’”

“且慢，”维勒先生说，拉拉铃。“照老样子来两杯，我的亲爱的。”

“就是啦，先生，”女侍者说；她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他们似乎摸着你的脾气啦，”山姆说。

“是的，”他父亲答，“我从前在年轻的时候常来。念下去，山姆。”

“‘可爱的人儿，’”山姆念。

“不是诗吧？”他父亲插嘴说。

“不是，不是，”山姆答。

“我很高兴，”维勒先生说。“诗是不自然的；好好的人谁都不念诗，除非是教区差役在送礼节*才念诗呀，不然就是华伦

* 送礼节：在圣诞节之次日，若适为星期日，则为再次一日，英俗在这一天赠送物品给邮差、脚夫、杂役等。

的鞋墨和劳伦的油呀，或者这什么下流东西；你千万不要让自己堕落到念诗的地步，我的孩子。重新开始吧，山姆。”

“‘可爱的人儿，我觉得该死了——’”

“那不好，”维勒先生说，从嘴里拿开烟斗。

“不，不是‘该死了’，”山姆答，把信对着光举起来，“是‘羞死了’，那里有个墨水点子——‘我觉得羞死了。’”

“很好，”维勒先生说。“念下去。”

“‘觉得羞死了，我完全被限’——我忘了这里是个什么字，”山姆说，用笔搔着头皮，徒然努力要想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看看纸上呢？”维勒先生问。

“我是在看呀，”山姆答，“可是那里又是一个墨水点子。我只看见一点儿头。”

“也许是被陷‘害’吧，”维勒先生提醒他。

“不，不对，”山姆说，“被限‘定’；那就对了。”

“那不如被陷害好呵，山姆，”维勒先生庄严地说。

“是吗？”山姆说。

“那是再好不过的字眼，”他父亲回答。

“但是你不觉得那意思太过火吗？”山姆问。

“唔，也许你那么说法更温柔一点，”维勒先生略加思索之后说。“念下去吧，山姆。”

“‘觉得羞死了，我完全被限定了要和你谈谈，因为你是个可爱的女孩子，的确确是的。’”

“那是非常之好的情话，”大维勒先生说，拿开烟斗给这句话让出路来。

“是的，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山姆说，大为得意。

“我对于这种写法，”大维勒先生说，“是欢喜它里面没有夹杂着那些名字，——什么维纳斯罗，诸如此类，把一个年轻女人叫做维纳斯呀，安琪儿呀，有什么好处呢，山姆？”

“啊！可不是，有什么好处？”山姆答。

“叫她鹰狮也是一样的，或者就叫她独角兽，或者就笼统叫她纹章，那种东西大家都知道是些神话里的怪兽，”维勒先生继续发议论说。

“正是一样嘛，”山姆答。

“念下去吧，山姆，”维勒先生说。

山姆照办了，继续念信；他的父亲继续抽烟，脸上带着特别使山姆获得教益的混合着聪明和喜悦的表情。

“‘我没有看见你之前，以为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

“她们是这样的，”大维勒先生加入插句似的说。

“‘但是现在，’”山姆继续念。“‘现在我发现我从前真正是个笨头笨脑的多疑的大萝卜；因为谁都比不上你，而我也是谁都看不上，偏看上了你。’我以为说得过火一点是更好呵，”山姆说，抬头看看父亲。

维勒先生嘉许地点点头，山姆于是接着念下去。

“‘所以我利用这个日子的特许，玛丽，我亲爱的——就像那经济困难的绅士在一个礼拜天出去走走的时候说的罗——来告诉你，自从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那一次看见你之后，你的相貌马上就摄在我的心里了，比照相机（你也许听说过这东西吧，玛丽，我的亲爱的）还要快得多和清楚得多，虽说它是只要两分十五秒就可以拍好一张相片、并且装好了带着挂钩的镜框。’”

“恐怕那是很近似诗了，山姆，”维勒先生说，犹疑不定地。

“不，那不是，”山姆答，很快念下去，避免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

“‘拒* 受我，玛丽，我的亲爱的，作你的范伦泰，** 把我说的话好好想想。——我的亲爱的玛丽，我现在就此结束。’完了，”山姆说。

“那有点儿像是突然煞住的，是吗，山姆？”维勒先生问。

“一点也不，”山姆说，“她会希望还有下文，而这正是写信的大艺术呀。”

“唔，”维勒先生说，“那倒有点道理；但愿你的后娘说起话来也能照这种有教养的原则行事就好了。你不签个名吗？”

“困难就在这里，”山姆说；“我不知道签什么名字好。”

“签上维勒，”这个姓氏的最年长的还活着的所有主说。

“不行，”山姆说。“决不能在范伦泰节的信上签自己的真姓名的。”

“那末就写上‘匹克威克’吧，”维勒先生说；“这名字很好，而且是很容易拼的。”

“一点儿也不错，”山姆说。“我可以用一节诗来结束；你觉得怎样？”

“我可不喜欢，山姆，”维勒先生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受人尊敬的马车夫写过诗，只除了一个，他因抢劫受到绞刑，在前一夜写了几节动人的诗；但是他只是一个坎伯威尔人，所以那是不足为例的。”

* 这字山姆写错了，应作“接”。

** 这里是指圣范伦泰节选定的情人。

可是却不能劝得山姆打消写诗的念头，所以他在信的末尾签上了。

你的相思客

匹克威克。

于是把信很复杂交错地叠好，在一个角上写了一行向下倾斜的挤得密密的字：“寄萨福克州伊普斯威契市纳普金斯市长家女仆玛丽收”；封了，放在口袋里，预备送到邮政总局去寄。这件重要事情办好之后，大维勒先生就进行提出另外几件，他是为了那几件事才把儿子叫来的。

“第一件是和你的东家有关系的，山姆，”维勒先生说。“明天他要受审问了，是吗？”

“是要审了，”山姆答。

“那末，”维勒先生说，“我想他需要找几个证人来证明他的人格，或者证明他当时不在场。我把这事盘算过，叫他放心好了，山姆。我已经找到几个朋友，随便哪一点都可以替他去证明，不过我的忠告是这样的——不要介意人格，咬定了不在场。什么都比不上说不在场好，山姆，再好也没有了。”维勒先生发表了这种法律意见之后，脸上露出深谋远虑的样子；把鼻子埋在大酒杯里，从杯上面向他的吃惊的儿子霎着眼睛。

“喂，你这是什么意思？”山姆说；“你不是以为他是上中央刑事法庭受审吧，是吗？”

“那是不在目前考虑之内的，山姆，”维勒先生答。“不管他是在哪里受审，我的孩子，证明不在场总是好的，是能够救他的。我们叫汤姆·威尔德斯巴克免了误杀罪，就是用不在场的证明，那时候所有的律师都一致说没有法子解救。山姆，我的意见是这

样的，假使你的主人不采取不在场的证明，他就像意大利人所说的真的要倒楣了，那是一点儿不成问题的罗。”

大维勒先生坚决不移地相信，中央刑事法庭是全国最高的法庭，它的诉讼程序的规则和形式足以约束任何其他法庭的诉讼手续，所以他的儿子为了说明不能采用“不在场”而作的论证他完全不听；只猛烈地抗议说匹克威克先生是“被牺牲了”。山姆看出这问题再讨论下去是没有用的，就转换话题，问他的可敬的父亲所要和他商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那是个家务内政的问题，山姆，”维勒先生说。“那个史的金斯——”

“红鼻子吗？”山姆问。

“正是他，”维勒先生答。“山姆，那个红鼻子的人，来看你的后娘，来得那么勤，那么亲密，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得上他的。山姆，他成了我们家的一个这样要好的朋友，一离开我们他就不舒服，非到又有什么事来找我们之后不会安心。”

“我要是你的话，就给他一点东西，让他的记性上像涂擦了松节油和蜜蜡，过这么十年也忘不了，”山姆插嘴说。

“你慢说，”维勒先生说：“我正要告诉你，他现在老是带来一只大约装一品脱半的扁瓶子，临走时带走一瓶菠萝糖酒。”

“他回来的时候瓶就空了，我想是吧？”山姆说。

“干干净净！”维勒先生答。“从来没有剩下什么，除了瓶塞子和酒味；这一点你放心吧，山姆。那末，我的孩子，今天晚上那些家伙要去开会，那是‘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你后娘本来要去的，但是害了风湿病，去不成；我呢，山姆——我就拿了送给她的两张票子。”维勒先生非常得意地宣

布了这个秘密，之后就一个劲儿尽霎眼睛，使得山姆以为他一定是右眼皮上害了面部神经痉挛病。

“呵？”那位年轻绅士说。

“唔，”他的长辈说，非常小心地四面看看，“你和我去，准时到场。助理牧师是不会去的，山姆；助理牧师不会去的。”说到这里，维勒先生突然发出了一阵格格的笑声，逐渐变成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能平安经受的类似哽噎的东西而止。

“喂，我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老鬼哪，”山姆喊着说，一面揉着老绅士的背；那么用劲，足以磨擦得使他冒起火来。“你笑什么呀，胖子？”

“别响！山姆，”维勒先生更加小心地四面看看，用耳语声说，“我的两个朋友，在牛津路上赶车的，干各种各样的玩意儿都内行，他们把助理牧师抓在掌心里了，山姆；在他到礼拜堂联合会去的时候（他是一定去的；因为他们要把他送到门口，必要的话还要把他推进会场），他一定喝得烂醉如泥，像他在道金的格兰培侯爵*一样了，且不说更厉害吧。”维勒先生这时又纵声大笑起来，结果又是陷入那种半哽噎的状态。

有计划地暴露红鼻子人的真实的习性和品质，是再投合山姆·维勒的心情不过了；时间很快就要到开会的钟点，所以父子俩立刻动身上布力克街；走在路上的时候山姆并没有忘记把那封信送进邮局。

“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是在一条安全而宽敞的楼梯顶上一间很大的房间里愉快而活泼地举行的。主

* 大维勒先生的酒店的牌号。

席是直腿子安东尼·赫姆先生，他是个皈依了宗教的救火员，现在做教师，偶尔做做巡回传教士；大会秘书是朱纳斯·莫奇，开杂货店的，是个热心而公正的“家伙”，他卖茶给会员们。正式开会之前，妇女们坐在长板凳上喝茶，喝到她们认为最好离座的时候为止；一只很大的木质的钱箱，显眼地放在会议桌的绿色粗绒台布上，秘书立在后面，带着慈祥的微笑，感谢增加那藏在箱里的大量铜板的每一次捐赠。

在这种场合，妇女们喝起茶来真是到了极其惊人的地步；大为惊怖的大维勒先生，完全不管山姆劝诫式的推搡，瞪着眼东张西望，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

“山姆，”维勒先生噓噓地低声说，“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假如明天不需要剖开肚皮来放水，我就不是你的父亲，一点都不含糊。嘿，在我旁边的这个老太婆把自己淹死在茶里了。”

“别说话，不能吗？”山姆咕噜说。

“山姆，”隔了一会，维勒先生用深沉的兴奋的声调说，“听着，我的孩子：假使秘书那家伙再这么搞五分钟，他就要被烤面包和水胀破了。”

“噯，让他去，只要他高兴，”山姆答；“那不干你的事。”

“假使再这么搞下去，山姆，”维勒先生说，还是那种低沉的声调，“我，作为一个人，是义不容辞地要站起来请求允许对在座的人发表意见了。那边第二条板凳上有个年轻女人，已经用早餐的杯子喝了九杯半；我看着她显然胀大起来。”

要不是凑巧事情发生了变化：一大阵杯子碟子放下的声响宣布喝茶终结，维勒先生无疑是会把他的善心付之实行的。磁器被拿开了，铺着绿色粗绒台布的桌子被抬到房间中央了，这晚的

正事就由一位秃头的、穿着褐色短裤的、矮小的令人注目的男子发动起来，他冒着折断穿在短裤里的两条瘦小腿子的危险，突然狂奔上楼，说：

“女士们和绅士们，我推我们的优秀的教友安东尼·赫姆先生做主席。”

妇女们听了这个提议，集体挥动了一阵精美的手绢；那位性急的短小男子就真的抓住赫姆先生的肩膀，把他“推”进一张曾经是只椅子的桃花心木做的东西。又挥动了一阵手绢；那位瘦弱的、永远冒汗的、白脸的赫姆先生，谦恭地鞠了一躬，使妇女们大为称颂；于是正式就座。随后穿褐色短裤的小人儿要求大家肃静，赫姆先生站起来说话——他说，在布力克街分会今天到会的诸位兄弟姐妹的允许之下，秘书可以宣读本分会干事会的报告；这个提议又引起手绢的一阵挥舞。

秘书用一种非常令人注目的方式打了个喷嚏，而每当会场上要干什么大事就总会侵犯会众的那种咳嗽也已经适度地完成之后，就宣读了如下的文件：

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的 布力克街分会干事会报告书

干事会在过去一月中进行了他们的愉快的劳动，以不可言喻的快慰报告“戒酒会”会员的附带的情况如下。

赫·华卡，裁缝，妻子一人，孩子两个。承认在境况比较好的时候有经常喝麦酒和啤酒的习惯；他说他不能确定二十年来是否每星期不尝两次“狗鼻子”，这，干事会经过询问之后知道是一种混合饮料，里面有热的黑啤酒、湿糖、杜松子酒和豆蔻。（哼了一声，一

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叫了一声“一点不错!”)现在失了业,一文不名;以为一定是由于黑啤酒,(欢呼)或者是由于他的右手失了效用,究竟哪一点拿不定,但是觉得有一件事情倒是非常可能的:假使平生只喝水不喝别的,那末他的工友们决不会用一根锈针戳他,以致使他发生这桩灾祸。(欢呼)要是除了冷水不喝别的,那就永远也不会觉得口渴。(大鼓掌)

贝特赛·玛丁,寡妇,一个孩子!一只眼睛。白天出去做短工和洗涤;生来就只有一只眼睛,但是知道她的母亲喝装在酒瓶里的黑啤酒,所以假使原因就在这里的话并不足怪。(大欢呼)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假使她一直禁酒,也许她这时候有两只眼睛也未可知。(大鼓掌)她每到一处工作总是要求每天十八便士、一品脱黑啤酒和一杯烧酒;不过自从做了布力充分会的会员,她就总要三先令六便士了。(这个极其有意味的事实的宣布,获得了震耳欲聋的热情的拥护。)

亨利·贝勒,好多年来一直在各种团社的宴会上做敬酒的司仪,那时候他喝了大量的外国酒;也许有些时候曾经带过一两瓶回家,这已经不十分确定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假使他带过,那一定喝掉了。他觉得很消沉和忧郁,非常地心神不安,而且经常觉得口渴;他相信一定是他常常喝的那些葡萄酒在作怪。(欢呼)现在失了业;从来没有利用任何机会喝过一滴外国酒。(巨大的赞美声)

市长和执行官和市议会的几位委员的猫食承办人,托马斯·波登(宣布了这位绅士的名字的时候引起了屏息无声的高度兴趣)有一条木腿;他发现,在石子上走路,木腿是很破费的;所以常常是用旧木腿,每天夜里经常喝一杯搀上热水的杜松子酒——有时候两杯。(深深地叹息声)发现旧木腿很快就裂开和腐烂了;得到坚决的劝告,说木腿的构造是受了杜松子酒的暗中损害。(持久的欢呼)现在买了的新木腿,只喝水和淡茶。新木腿比从前那些旧的经用两倍,这一点他完全归功于他的戒酒。(胜利的欢呼)

安东尼·赫姆现在提议大家唱个歌取乐。为了他们合理性的和道德的享受，莫德林教友把《谁不知道那快乐的船夫？》的美丽辞句配上了《第一百首古歌》的调子，他唱的时候要请大家和唱。（大鼓掌）他要借这机会表白他的坚强的信念，他以为这首诗是已故的狄布丁先生看到自己早年生活的罪恶，写来表现戒酒的好处的。它是一首《戒酒歌》。（旋风一般的欢呼声）那动人的青年人服装的整洁，荡桨技巧的熟练，那使他能够做到如同诗人的美丽辞句所说的：

摇啊摇，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
的值得羡慕的心境，这一切综合起来证明他一定是一位喝水者。
（欢呼）啊，一种多么有德性的快乐呀！（狂热的欢呼）结果那青年得到什么报酬呢？让今天在座的青年们都牢牢记住罢：

处女们都欣然地涌向他的小船。

（大欢呼。妇女们也参加在内。）多好的一个例子！妇女们，处女们，簇拥着青年船夫，激励他沿着责任和节制的河流前进。但是，难道只是下层社会的处女们温存他、安慰他和支持他？不！

在漂亮的城市女郎们的心目中，他永远是一等划手。

（大欢呼）柔弱的性别*，全体像一个人一样——他抱歉，是像一个女人一样——集合在青年船夫身边，而对于喝酒的人鄙夷地掉头不顾。（欢呼）布力克街分会的男教友们是船夫。（欢呼和大笑）这间房子是他们的船；这些听众是处女们；而他（安东尼

* 赫姆先生掉文，称女性为“柔弱的性别”，“柔弱”除通常作“温柔”解，又可以解为“易欺”、“好说话”，下文维勒先生所指即后一意。原文神味在于将错就错，故无法充分传译，现在勉强将赫姆的话译作“柔弱”，所以维勒先生误会成“软弱”。

· 赫姆先生)虽则卑微不足道,却是“一等划手”。(无限的赞美声)

“他所谓的软弱的性别是指的什么呀,山姆?”维勒先生问,是噓噓的耳语。

“女人们,”山姆说,也是那样的声音。

“他说得倒不错,山姆。”维勒先生答;“她们一定是一种软弱的性别——真是很软弱的性别哪——假使她俩让他这样的家伙随便欺骗的话。”

由于唱歌开始,所以打断了老绅士任何其他的议论;正式唱之前,安东尼·赫姆先生先把歌辞每次两行念了一遍,以供听众们中间还不熟悉这个奇谈的人参考之用。唱的时候那穿褐色短裤的小矮子消失了踪影,唱完的时候他立刻赶回来,用极其严重的神气对安东尼·赫姆先生捣了几句鬼话。

“我的朋友们,”赫姆先生说,举手作出一种恳求的姿势,叫那些还有一两行没有唱完的胖老太太们静默;“我的朋友们,本会的道金分会的代表史的金斯教友在楼下等着。”

手绢又出现了一次,比以前挥得更更有劲;因为史的金斯先生在布力克街的妇女界是非常得人心的。

“他可以上来,我想,”赫姆先生说,带着愚蠢的微笑四面看看。“泰格教友,让他上来吧。”

被叫做泰格教友的那位穿褐色短裤的小矮子用很大的速度赶下楼,马上又听见他带着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跌跌撞撞走上楼梯的沉重脚步声。

“来了,山姆,”维勒先生低声说,因为抑制着笑,脸都涨得发紫了。

“什么都不要对我讲，”山姆答，“我受不住。他靠近门口了。我听见他的头撞着墙板和泥灰的声音。”

山姆说着的时候，小小的门突然打开了，泰格教友出现，紧跟着的是史的金斯牧师，他刚一进门，就发出一大阵拍手、顿脚的声音，还有手绢的挥舞；对于这一切快乐的表示，史的金斯教友毫无反应，只是向桌上蜡烛灯芯的最尖端瞪着狂乱的眼睛，带着呆板的微笑；同时，身体来回晃着，站都站不稳的样子。

“你不舒服吗，史的金斯教友？”安东尼·赫姆对他耳语。

“我很好，先生，”史的金斯先生答，是凶猛而又发音极其模糊的声调；“我很好，先生。”

“啊，好吧，”安东尼·赫姆先生答，退缩了一两步。

“我相信这里没有人敢说我不好吧，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说。

“啊，当然没有，”赫姆先生说。

“我劝他还是不那样说的好，先生；我劝他还是不那样说的好，”史的金斯先生说。

这时听众们完全寂静无声，有点焦急地等待着会议继续开下去。

“你对大家讲点话吗，教友？”赫姆先生说，邀请地微笑一下。

“不讲，先生，”史的金斯答；“不讲，先生。我不讲，先生。”会众抬起眼皮互相看看；一阵惊讶的喃喃声传遍全房间。

“我认为，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说，解着上衣，说得很响；“我认为，先生，这个大会是喝醉了，先生。泰格教友，先生！”史的金斯先生忽然更加凶猛了，突兀地回过头来对穿褐色短裤的小矮子说：“你喝醉了，先生！”史的金斯先生说着就给了泰格教

友一拳，因为他怀着一种值得钦佩的欲望，要促进大会的清醒的程度，和排除一切不正当的性质；这一拳准确无比地打中了他的鼻尖，使那褐色短裤像闪电一般消失了。泰格教友被打得滚下了楼梯，头朝下。

看见这事，妇女们发出一阵高声而悲哀的嘶叫；分成三三两两地冲向她们所爱的男教友们，张开手臂抱住他们，免得他们遭受危险。这是一个情感问题的实例，它几乎送了赫姆的命，因为他特别得人心，蜂拥上来吊住他的脖子，的女信徒们，和她们给予他的无数的抚慰，几几乎把她闷死；大部分灯火忽然熄灭，四面八方只剩一片喧哗和混乱。

“喂，山姆，”维勒先生说，非常镇定地脱下外套，“你且出去，找个守夜的人来。”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山姆问。

“你不用管我，山姆，”老绅士答；“我要跟那个史的金斯办个小小的交涉。”山姆还没有来得及加以阻止，他的英勇的父亲就已经钻到那房间的一个远远的角落里，用熟练的手法对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进攻了。

“走吧！”山姆说。

“来吧！”维勒先生叫了一声；不再邀请，伸手就在可敬的史的金斯牧师头上打了第一拳，而在他周围轻捷而精神抖擞地跳跃起来，以他这样年纪的一位绅士，那样子真是可观之至。

山姆发现一切劝告都是无效的，就把帽子紧紧戴在头上，把他父亲的外套搭在臂弯里，上前拦腰抱住老头子，硬把他拖下楼，拖到街上，一直拖到转角，这才放松了手，让他站住。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听见居民们的叫嚣，那是他们在看可敬的史的金

斯牧师被送到拘留所去过夜，他们还听见向各方向散去的人群的喧声，那些都是“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会员们。

第三十四章

这章全部用来详尽而忠实地 报告巴德尔控匹克威克案的 可纪念的审判

“我不知道陪审员——且不管他是谁——吃什么东西做早餐，”在二月十四日这个多事的早晨，史拿格拉斯先生这样说，为了找话说。

“啊！”潘卡说，“我希望他好好地吃一顿。”

“为什么？”匹克威克先生问。

“很重要的；非常重要，我的好先生，”潘卡答。“吃了一顿饱饱的满意的早饭的陪审员是容易对付的。不满意的或者带饿的陪审员呢，我的好先生，老是作有利于原告的判断。”

“唉呀，”匹克威克先生说，若有所失的样子；“他们这样做干么？”

“嘿，我不知道，”那位矮小的人冷冷地回答说；“节省时间吧，我想。假使快到吃饭的时间，陪审员退了席的时候，陪审员就拿出表来，说，‘喂呀，绅士们，我告诉你们，差十分钟就是

五点了！我是五点钟吃饭，绅士们。’‘我也是的，’其余人都这样说；只除了两个人，他们三点钟就应该吃了的，所以似乎很想坚持到底。陪审长微笑一下，收起表：‘那末，绅士们，我们怎么判断呢？原告还是被告，绅士们？我倒觉得，这是就我个人的意见而言呵，绅士们，——我说呀，我倒觉得，——但是不要让这影响你们——我倒有点觉得原告是对的。’听了这话，两三个其他的人一定会说他们也这样觉得——那是当然的罗；于是他们就搞得非常一致和愉快了。九点十分了！”矮小的人儿看看表说。“是我们动身的时候了，我的好先生；毁弃婚约的审判——这种案子，法庭上的人常常是满的。你最好是拉铃叫他们弄辆马车，我的好先生，否则我们就要迟到了。”

匹克威克先生立刻拉了铃；马车弄到之后，四位匹克威克派和潘卡先生在里面坐好了，就开向吉尔德霍尔；山姆·维勒、劳顿先生和一只蓝色文件袋，在后面一辆小马车里跟着。

“劳顿，”他们到了法院的外面一间厅堂里的时候，潘卡说，“把匹克威克先生的朋友们带到学生席去；匹克威克先生最好是和我坐在一起。这里走，我的好先生。这里走。”小矮子拉着匹克威克先生的上衣袖子，领他到刚好在王室律师顾问的桌子下面的低座位上，这种座位是为了辩护士们的便利而设的，他们可以从那里对首席辩护律师耳语，给他审判进行中某些或许需要的指导。大部分旁观者不能看见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因为他们所坐的地平面比律师或者听众所坐的都低得多，律师和听众的座位是高升在地板之上的。当然，他们是背对着这两者，面向着法官。

“那是证人席吧，我想？”匹克威克先生指着左边一处有黄铜栏杆的像个讲坛的地方说。

“是证人席，我的好先生，”潘卡答，从蓝色文件袋里掏出一份文件来——那文件袋是劳顿刚送到他脚下的。

“还有那个呢，”匹克威克先生说，指着右边被圈成另外一片天地的两排座，“那是陪审官坐的吧，是不是？”

“正是，我的好先生，”潘卡答，拍着鼻烟壶的盖子。

匹克威克先生非常兴奋地立起来看看法庭上的景象。走廊里已经有一大群旁听者，在律师席上也集合了许多戴假发的绅士；他们，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已经具备了使英格兰律师界驰名世界的那一切有趣而变化多端的鼻子和鬍子。那些有诉讼事实摘要书拿在手里的，就尽可能把它拿得很显眼，并且时而用它去搔鼻子，使旁观者们心目中的印象更为加强。其他没有摘要书来“显”的绅士们，臂下夹着漂亮的八开本大书，后面拖着一条红色书签，外面是那种“半生半熟的面饼皮色”的面子，按照专门技术的说法叫做“法律小牛皮”^{*}。还有些绅士，既没有摘要书，也没有大书籍，就把手插在口袋里，尽可能做出聪明样子来；再有些呢，非常不安和焦急地走到这里走到那里，唤起那些门外汉的赞美和惊异，也就满足了。使匹克威克先生很惊奇的是，全部的人们分成许多小集团，带着一种最漠然无动于中的态度闲谈着当天的新闻——好像根本没有要开庭审判这么回事。

匹克威克先生的注意力被畚箕先生吸引住了：他走了进来，对他鞠一躬，坐上了王室律师顾问座位后面的座位；他刚刚回了一礼，就又看见大律师史纳宾先生进来，马拉德先生跟在背后，

* “法律小牛皮”系书商们的特别用语，指素净的小牛皮或羊皮作封面装订的书，这种书大多为法律书籍。

他把一只大得遮掉大律师一半身体的大红色文件袋放在大律师桌上，和潘卡握了手，就退出了。然后又进来两三个大律师，其中有一位胖身体红面孔的，向大律师史纳宾先生友好地点点头，说了一句今天天气很好。

“那个说今天天气很好，向我们的律师点头的红面孔的人是谁？”匹克威克先生低声说。

“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潘卡答。“他是我俩的敌对方面的首席律师。在他后面的那位绅士是史金平先生，他的下手。”

匹克威克先生很憎恨这人的冷酷的罪恶行动，正打算问潘卡，为什么替对方辩护的大律师不知弗知竟然好意思对替他辩护的史纳宾大律师说什么天气很好，这时候忽然律师们一致起立，法庭上的官吏们大声地叫“肃静”！就把他的话打断了。他回头一看，原来是审判官出庭了。

审判官史太勒先生（首席审判官因为不舒服缺席，他算是暂代）是一个极其出奇的矮人，却又那么胖，所以仿佛他只有面孔和背心似的。他用两条小小的变了形的腿摇摇摆摆滚也似地走进来，庄严地向律师们鞠了躬，他们也向他庄严地鞠了躬，他就在桌子下面放了小小的腿子，在桌子上面放了小小的三角帽子，这么一来，所能看到的审判官史太勒先生就只剩了一双古怪的小眼睛、一张阔大的粉红色的脸和大约半副又大又很滑稽相的假发。

审判官刚刚就座，在法庭正厅里的一位官吏就用命令的口气喊“肃静”！据此，在走廊里的另一位官吏就用发怒的态度喊“肃静”！因此，又有三四位传达官用愤慨的训叱的声调大叫“肃静”！这之后，坐在审判官下面的一位黑衣绅士就一个一个个叫陪审官的名字；经过很大一阵叫闹，发现只有十个特别陪审官到

庭。因此，大律师不知弗知就要求补足缺额；于是黑衣绅士着手找两位普通陪审塞进去；马上就找到了一位卖新鲜蔬果的人和一位化学药品制造者。

“点一下你们两位的名，绅士们，因为你们要宣誓的，”黑衣绅士说。“理查·阿普威契。”“有，”卖新鲜蔬果的人说。

“托马斯·格罗芬。”

“有，”化学药品制造者说。

“拿住《圣经》，绅士们。你们要正直而忠实地——”

“请法庭上原谅，”化学药品制造者说，他是又高又瘦的黄面孔的人，“我希望法庭上免了我出席。”

“凭什么理由呢，先生？”审判官史太勒先生说。

“我没有助手，大人，”化学师说。

“那我管不了呀，先生，”审判官史太勒先生说。“你应该雇一个。”

“我雇不起，大人，”化学师答。

“那末你应该使你能够雇得起，先生，”法官说，脸上发红了；因为审判官史太勒先生的脾气最近于容易发怒的一种，受不了抗辩。

“我知道是应该的，假使我能够过得像我该过的那么好的话；不过我并没有呵，大人，”化学师答。

“叫他宣誓，”法官断然地说。

那位法庭上的官吏才说了“你们要正直而忠实地”，就又被化学师打断了。

“要我宣誓吗，大人，是不是？”化学师说。

“当然罗，先生，”暴躁的矮法官说。

“很好，大人，”化学师答，带着退让的态度。“那末在审判完结之前，就要发生谋杀案了；就是这样。宣誓吧，随你的便，先生；”法官还没有找到要说的话，化学师已经宣过了誓。

“我不过是想说，大人，”化学师说，很慎重地就座，“我铺子里只留了一个打架的孩子。他是很好的孩子，大人，但是他不熟悉药品，我知道他脑子里的一般的想法是，草酸就是泻盐，鸦片精就是旃那糖浆。就是这样呵，大人。”说了这话，瘦长的化学师镇定下来坐舒适了，脸上装出快乐的表情，似乎预备好了最坏的情形。

匹克威克先生正怀着最深切的恐怖之感看着化学师的时候，法庭上发生了一阵觉察得出的小骚动；随即看见克勒平斯太太扶着巴德尔太太，被领了进来，垂头丧气地坐在匹克威克坐的凳子的另外一头。随后，道孙先生送来一把特别大的雨伞，福格先生送来一双木屐，两人都特地装好了一副最表同情和最忧伤的脸色。山得斯太太随后出现，带来了巴德尔少爷。巴德尔太太看见她孩子的时候吃了一惊；突然又镇定下来，用发狂的样子吻他；然后这位好太太沉入一种歇斯底里的衰弱状态，并且说，请问她是置身何处了。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斯太太把头掉开，泫然饮泣，作为回答。而同时，道孙和福格两位则请求原告宽慰一点。大律师不知弗知用一条白色大手绢下劲地擦擦眼睛，并且对陪审官投风呼吁的眼光，同时，审判官显然被感动了，还有几个目击者试着用咳嗽来抑压自己的感情。

“非常好的主意，实在的，”潘卡对匹克威克先生耳语。“道孙和福格那两个家伙真了不得；妙主意，我的好先生，妙。”

潘卡说着的时候，巴德尔太太开始慢慢地逐步恢复正常，同

时，克勒平斯太太把巴德尔少爷的没有扣全的钮子和扣子洞仔细考察一番之后，就叫他在母亲面前的地板上坐好——这是一个控制全局的地位，他在那里不会不唤起审判官和陪审官的充分的怜悯和同情。坐是坐了，不过并不是没有经过那位小绅士的许多反抗和许多眼泪；他心里有某种疑惧，以为把他放在审判官的眼光充分扫射之下只是一种正式的初步手续，随后马上就要拉他出去杀掉，至少也是放逐海外，一世都不得回来。

“巴德尔和匹克威克案，”黑衣绅士喊，表示那列在表上的第一件案子正式开始。

“我是原告律师，大人，”大律师不知弗知说。

“谁和你一道呀，不知弗知兄？”审判官说。史金平先生鞠了一躬，表示那是他。

“我是被告方面的，大人，”大律师史纳宾先生说。

“有谁帮助你吗，史纳宾兄？”法官问。

“畚箕先生，大人，”史纳宾大律师回答。

“原告律师，不知弗知大律师和史金平先生，”审判官说，一面说一面写在他的记事簿上；“被告律师，史纳宾大律师和滑稽先生。”

“请大人原谅，是畚箕。”

“呵，很好，”法官说；“很抱歉我以前从来不知道这位绅士的名字。”畚箕先生鞠躬微笑，审判官也鞠躬微笑，于是畚箕先生红了脸，连眼白都红了，想装做不知道每个人的眼睛都在盯着他的样子，而这却是从来没有哪一个曾经办到的事，也是在一切合理的可能范围之内永远办不到的事呵。

“进行下去，”审判官说。

传达官们重新喊了肃静，史金平先生就着手“打开话匣子”；但是匣子打开之后，似乎里面货色很少，因为他完全不让人知道他知道的详情，所以大约经过三分钟的光景他就坐下了，让陪审官的智慧完全停留在先前的阶段，毫无所获。

于是大律师不知弗知带着这种行动的庄严性质所需要的威风凛凛的神情起立发言，他向道孙耳语几句，和福格略作商谈以后，就把肩头上的长袍拉拉，把假发整理整理，于是对陪审官诉说。

大律师不知弗知开口说，在他的职业经历的全部过程中——从他从事于法律的研究和实用的第一瞬间起——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件使他抱着这样深刻的热情的案子，或者感觉到自己身上有这样重的责任——这个责任，他可以说，简直重得叫他担负不起，要不是有一种强烈的信念支持他的话；这信念使他完全相信真理和正义的案子，换句话说，他的受到极大损害和压迫的当事人的案子，一定会说服他面前的陪审席上的十二位高尚而明智的人们。

律师们往往总是这样开场的，因为这使陪审官们和他们的关系友好起来，并且使他们觉得他们一定是多精明的家伙。一种显而易见的影响立刻产生了；有几位陪审开始用极度的热心作长篇的记录了。

“绅士们，你们已经听见我的饱学的朋友说过了，”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续说，明知道陪审的诸位绅士根本没有从他所指的那位饱学的朋友那里听到什么东西——“你们已经听见我的饱学的朋友说过了，绅士们，这是一个毁弃婚约的诉讼，要求赔偿损失一千五百镑。不过你们还没有听见，因为那不在我的饱学的朋友

的职份之内，所以他没有说，那就是这案件的事实和情形。这些呢，绅士们，等我来详细报告，并且由诸位面前那原告席上的无可指摘的女性加以证明。”

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在“原告席”几个字上特别加重了声调，大声拍了一下桌子，对道孙和福格看了一眼，他们呢，点点头，表示对大律师的赞叹和对被告的鄙夷。

“绅士们，”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续说，是温和而忧伤的声调了，“原告是一个寡妇呵；是的，绅士们，寡妇。已故的巴德尔先生作为国赋的守护人之一而受到君主好多年的尊敬和信任以后，几乎无声无臭地从世界上消失，到别处去寻求税卡上所不能有的休息和和平。”

用这样凄惻的辞句描写了那位在地下室酒店里被人用一夸尔的大酒壶打在头上死掉的巴德尔先生之后，饱学的大律师的声音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感情洋溢地说：

“他死之前已经把他的肖像印在一个小孩子身上了。巴德尔太太就带着小孩子——她的弃世的税吏的唯一的爱儿——追求高斯维尔街的退隐和安宁；她在这里的前客堂的窗户里挂了一个招贴，上面写着这样的字句——‘房屋带家具出租，单身男子可进内洽看。’”说到这里大律师不知弗知停顿一下，有几位陪审把这个文件记录下来。

“那文件没有日期吧，先生？”一位陪审官问。

“没有日期，绅士们，”大律师不知弗知答；“但是原告通知我说，那是离现在刚好三年的事。我请陪审官注意这文件上的措辞——‘单身男子可进内洽看！’绅士们，巴德尔太太的对于异性的看法是由于长期观察她的死去的丈夫的难以估价的品质而

得来的。她没有恐惧——她没有顾虑——她没有怀疑——全部是信任。‘巴德尔先生，’寡妇说，‘巴德尔先生是堂堂的男子汉——巴德尔先生是说话算数的男子——巴德尔先生不是骗子——巴德尔先生从前也是单身的绅士；对于单身绅士，我寻求保护，寻求帮助，寻求安慰，寻求慰藉——对于单身绅士，我始终会看到一种东西，使我想起巴德尔先生是怎样的，当他最初获得我的青春时的没有经验的爱情的时候；所以，我的房子要出租给单身绅士，’受到这种美丽而动人的冲动（我们的并非完善的天性之中的最好的冲动之一呵，绅士们）的驱使，这位寂寞而孤独的寡妇揩干眼泪，收拾好二层楼，把她的天真无辜的孩子拥抱在为母者的怀里，于是在客堂窗户上贴了召租条子。那个招贴是不是在那里贴了很久呢？没有。蛇是在守候着，导火线已经装好，地雷在准备着，工兵是在工作者。招贴在客堂窗户里还没有贴了三天——三天，绅士们——就有一个两条腿的东西，外表完全像一个男子，而不是像一个妖怪，来敲巴德尔太太的门。他‘进内洽看’了；他租了房子；而在第二天就搬来住了。这个人就是匹克威克——被告匹克威克。”

这样滔滔不绝弄得满脸通红的大律师不知弗知，说到这里停住了，以便喘息一会儿。寂静唤醒了法官史太勒先生，他立刻拿起毫无墨水的笔写了些什么，并且显出异乎寻常的庄严，为了使陪审官们相信他老是在闭着眼睛的时候思索得最深刻。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续发言。

“关于这个匹克威克，我不打算多说；这题目几乎毫无足以引动我的地方；因为我是，绅士们，正如你们一样，对于令人作呕的毫无心肝，对于有计划的邪恶，可不高兴去费脑筋。”

匹克威克先生已经在沉默中痛苦地折腾了一会儿了，听到这话的时候，忽然大跳起来，好像他心里起了一种模糊的念头，要在神圣森严的法庭上把大律师不知弗知殴打一顿。潘卡的劝阻手势约束了他，他只得带着愤慨的脸色听那位饱学的绅士说下去，他的脸色跟克勒平斯太太和山得斯太太的钦佩的脸色成为强烈的对比。

“我说有计划的邪恶，绅士们，”不知弗知大律师说，他的眼睛看穿匹克威克先生，而且嘴里在谈论着他；“当我说有计划的邪恶的时候，被告匹克威克假使今天是到庭的——据说他是到庭的——那末我告诉他，假如他待在一边，那就算他比较漂亮，比较得体，见识和经验还算不错。让我告诉他吧，绅士们，假使他要在法庭上随便作任何异议和抗辩的表示，那是没有用的，不会骗得了你们的，你们会知道怎样估计那些表示；让我再告诉他，正好像法官大人要告诉你们的，绅士们，一个律师为他的当事人尽责的时候，既不怕威胁又不怕恫吓，也不怕压制；任何这样的企图，想做无论这一样或是那一样，无论第一点或是最后一点，结果这阴谋家会自作自受，无论他是被告还是原告，无论他叫做匹克威克、还是诺克斯、还是史托克斯、还是史泰尔斯、还是布朗、还是多姆孙。”

从本题这样稍稍扯开一下，自然而然产生的效果是一切的眼睛都对着匹克威克先生了。大律师不知弗知从自己驱策自己而达到的道德的高昂状态局部恢复过来之后，继续说：

“我要向你们说明，绅士们，匹克威克在巴德尔太太家里安定地继续住了两年没有离开过。在那整个期间，巴德尔太太服侍他，照料他，给他煮饭菜，把他的衬衣送出去给洗衣妇，还要拿

回来补、晒和作其他让他好穿的准备，总之，在那两年之间，她受到他的最充分的信任。我要向你们说明，有许多次他给她的小孩子半便士的铜板，还有几次甚至给六便士的：我要请一位证人——他的证词是我的饱学的朋友所决不能够驳倒或削弱的——给你们证明，他有一次拍拍小孩子的头，问他最近有没有赢到大石弹或者普通石弹（我知道这两者都是那镇上的孩子们非常珍爱的大理石做的玩意儿），后来还说了这句值得注意的话——‘你高兴有一个另外的父亲吗？’我还可以证明给你们看，绅士们，大约一年之前，匹克威克突然开始常常不在家了，而且出去很多日子，好像存心要逐渐和我的当事人破裂了；但是我也要告诉你们，他的决心在那时候还不够坚强，或者是他的高尚的感情战胜了，假使他有高尚的感情的话，或者呢，是我的当事人的魅力和才能克服了她的非大丈夫的存心；有一次，他从乡下回来的时候，曾经清清楚楚地用明白的言语向她求婚：但是事先作了特别谨慎的布置，不让他们的庄严的契约有见证人；我为了给你们证明这一点，可以请你们听他自己的三个朋友的证词——这三位极端不愿意作证的见证人——绅士们，极端不愿意作证的见证人呵——在那天早上发现他把原告抱在怀里，用他的爱抚安慰她的激动。”

这位饱学的大律师的这一部分话，显然给了听众很深的印象。他拿出两片很小的字条，继续说：

“那末现在，绅士们，只有一两句话了。他们之间曾经通过两封信，那明明白白是被告的亲笔，而那真是有力的证明。这些信也足以说明这人的性格。它们不是光明正大的、热情的、雄辩滔滔的书信、充满了诚挚的爱恋的语言。它们是遮遮掩掩的、偷

偷的、隐秘的通信，但是幸而，它们都比用最热烈的词句和最富于诗意的形容词写的还要鲜明得多——这些信必须用细心而怀疑的眼光去看——这些信显然是匹克威克当时故意这样写的，为了蒙混和欺骗或许会拿到它们的任何第三者。让我念一念第一封吧：‘自加拉卫* 十二点钟。亲爱的巴太太——斩肉和番茄酱。你的匹克威克。’绅士们，这是什么意思？斩肉** 和番茄酱。你的匹克威克！斩肉！我的天！还有番茄酱！绅士们，是不是一个敏感的轻信的女子的幸福就可以被这样的浅薄的诡计轻易糟蹋掉呢？第二封信没有日期，这一点本身就是可疑的——‘亲爱的巴太太——我要到明天才能回家。慢车。’而下面就是这句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话——‘你不要为了汤婆子费心了。’汤婆子！嘿，绅士们，有谁为了汤婆子费心的吗？什么时候有过一个男子或者女子的平静的心境被汤婆子所破坏或扰乱过？这东西本身是个无害的、有用的、而且我还要说是个令人舒服的家庭用具呵，绅士们！为什么要这样热心地嘱咐巴德尔太太不要为了这个汤婆子动感情呢？——除非那是（而且无疑是的）一种神秘的情火的掩饰——某种亲爱的字眼或诺言的代用品罢了，按照预先商定的通讯方法写的，而且是匹克威克为了实行预谋的遗弃而狡猾地想出来的；但那却不是我所宜于解释的了。还有所谓慢车是暗示什么呢？据我看来，也许就是指匹克威克自己，他毫无疑问地在

* 加拉卫是英国康希尔的有名咖啡店，十六世纪设立，一直开到十八世纪中，先后二百余年。

** “斩肉”一字意义甚多，可作排骨肉、罅隙、口、肠、牙床、商标、牌子、品类……解，但又作“变心”、“变节”解。

整个这件事情里是一部犯罪的慢车；但是他的速度现在却非常意外地加快了，他的轮子呢，绅士们，是他自作自受，很快就得要你们给上油了！”

大律师不知弗知在这里停顿了一下，看看陪审官们听了他的诙谐话是否笑了；但是除了那蔬菜水果商人没有别人笑，他对这句话很敏感可能是因为他今天早上刚巧给一部轻便马车这样加过油的原故。饱学的大律师觉得在结束之前再稍微发泄一下悲哀，方为得策。

“但是，别说这个了，绅士们，”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说，“怀着发痛的心来笑是很难的；在我们的最深切的同情被唤起的时候说笑话是不好的。我的当事人的希望和前途是被毁了，而且，并不是言过其实，她的职业真的毁了。召租条子已经不贴了——但是里面并没有房客。合格的单身绅士们一个一个走过去——却没有叫他们进去问问或者在外面问问的邀请。整个房子里都是一片忧伤和寂静；连小孩子也缄默了；他在母亲悲哭的时候，再也不想做那小孩子的游戏了；他的‘大石弹’和‘普通弹子’都被遗忘了；他忘记了他早就熟习了的‘扣住指节弹’、‘用指尖弹’、‘猜单双’等等叫喊，他的手闲着。而匹克威克呢，绅士们，这个高斯维尔街的沙漠中的家庭绿洲的无情的破坏者，这个堵塞了泉眼和在草地上撒了灰的匹克威克，这个今天带着他的没心肝的番茄酱和汤婆子到你们面前来的匹克威克——却仍旧带着他的那副不害臊的厚脸皮昂着头，一口气也不叹地看着他所造成的灾难。赔偿损失，绅士们——重重的一笔赔偿是你们所能加于他的唯一处罚；也是你们所能判给我的当事人的唯一补偿。她现在为了这笔赔偿，正在向她的文明的同胞——明达的、高尚

的、正直的、有良心的、心平气和的、富于同情的、冷静观察的陪审官们呼吁。”做了这个美丽的结论，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坐下了，大法官史太勒先生也醒了。

“传伊利莎白·克勒平斯”大律师不知弗知隔了一会儿之后带着重振的精力站起来说。

最近的传达官喊伊利莎白·特平斯；离得远一点的那个喊伊利莎白·吉普金斯；第三个呢，跑得透不过气来，冲到国王街上力竭声嘶地大叫伊利莎白·墨芬斯直叫到哑了嗓子。

同时，克勒平斯太太在巴德尔太太、山得斯太太、道孙先生和福格先生的联合协助之下跨上了证人席；她安全地栖息在最高一级之后，巴德尔太太就一只手拿着手绢和木屐，另外一只手拿着大约可以装四分之一品脱嗅盐的玻璃瓶子，站在最下一级，以防备任何的意外。眼睛紧盯着法官脸上的山得斯太太，站在她身边，拿着大雨伞，把右手大拇指揷在弹簧上，那种急切的神气仿佛说明她已经充分预备好了，一得到通知立刻就可以把伞撑开。

“克勒平斯太太，”大律师不知弗知说，“你不要难过了，太太。”当然罗，克勒平斯太太一听到这安慰的话，就哭得更厉害了，她表现了就要昏厥的种种惊人的征候，或者如她自己以后所说的，感情丰富得受不了的征候。

“你记得吗，克勒平斯太太？”大律师不知弗知先问一两个不重要的问题之后这样说了，“你记得吗，在去年七月里某天早上，你在巴德尔太太的二楼后间，那时候她正替匹克威克的房间掸灰尘？”

“是的，法官大人，我记得，”克勒平斯太太答。

“匹克威克先生的起居室是二层楼前间，是吗？”

“是的，先生，”克勒平斯太太答。

“你在后房里做什么呀，太太？”矮小的法官问。

“法官大人，”克勒平斯太太说，显出动人的兴奋神情，“我不骗你。”

“你还是不骗我的好，太太，”矮小的法官说。

“我在那里，”克勒平斯太太继续说，“巴德尔太太是不知道的；我是拿了一只小篮子上街去的，绅士们，要买三磅红马铃薯，三磅是两便士半，那时候我看见巴德尔太太的大门半开着。”

“怎么着？”矮法官叫。

“开着一部分，我的大人，”史纳宾大律师说。

“她说半开着，”矮法官说，做一个狡猾的眼色。

“都是一样的，大人，”史纳宾大律师说，矮法官表示怀疑，说要记下来研究。克勒平斯太太继续说：

“我就走进去，绅士们，想对她说声早安，用一种没有妨害的态度上了楼，走进后房。绅士们，前楼里有说话的声音，我——”

“你就听了，我想是吧，克勒平斯太太？”不知弗知大律师说。

“对不起，先生，”克勒平斯太太用高贵的态度说，“我不屑于做这种事。声音非常响，先生，它们自己硬钻进我的耳朵来的。”

“唔，克勒平斯太太，你没有去听，不过你听见了声音。声音里面有没有匹克威克的？”

“有的，先生。”

于是克勒平斯太太清清楚楚地说是匹克威克先生在向巴德

尔太太求婚，* 然后，借着许多询问的帮助，慢慢地把那一番谈话重复了一遍，那番谈话读者早已知道了的。

陪审官们显出怀疑的神色，大律师不知弗知先生微笑一下，坐了下来。史纳宾大律师申明说，他不打算反诘证人，因为匹克威克先生愿意明白地说明这一点，就是，她那样说法，对她是合宜的，她的话在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时候，陪审官们和不知弗知先生都觉得极端地尴尬。

克勒平斯太太既然已经打破沉默，觉得这是稍为扯扯自己的家务事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她立刻就老实地对法庭上报告她眼下是八个孩子的母亲，而她抱着很大希望，大约在六个月之后要给克勒平斯先生添第九个。刚说到这个有趣的地方，矮法官非常暴躁地加以干涉了；结果，这位可敬的太太和山得斯太太在杰克孙先生的护卫之下都被客客气气地送出了法庭，毫无磋商的余地。

“那生聂尔·文克尔！”史金平先生说。

“有！”一个微弱的声音回答。文克尔先生进了证人席，正式宣了誓，很恭敬地对审判官鞠了一躬。

“不要看着我，先生，”法官狠狠地说，作为这种敬礼的答谢；“看着陪审官。”

文克尔先生服从命令，向他认为是陪审官所在的地方看着；因为在他当时那种心乱如麻的状态之下，根本谈不到看见任何东西的。

* “求婚”（address），又作说话解（说求婚性质的殷勤话）。此处故意用这字眼，使人得“求婚”的印象，而于必要时又可狡赖。

于是史金平先生就把文克尔先生盘问一番。史金平是一位前途无限的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对于这样一个大家都知道是偏袒对方的证人，当然是急于要弄得他狼狈不堪了。

“喂，先生，”史金平先生说，“请你让法官大人和陪审官们知道你叫什么吧，好吗？”于是史金平先生很尖刻地歪着脑袋倾听文克尔先生的回答，同时对陪审官们瞥一眼，仿佛表示他预料文克尔先生由于爱作伪誓的生性会说出个什么假名字来。

“文克尔，”证人回答说。

“教名叫什么，先生？”矮法官怒冲冲地问。

“那生聂尔，先生。”

“丹聂尔——还有别的名字吗？”

“那生聂尔，先生——不，大人。”

“那生聂尔·丹聂尔呢，还是丹聂尔·那生聂尔？”

“不，大人，只是那生聂尔——根本没有丹聂尔。”

“那你为什么对我说是丹聂尔呢，先生？”法官问。

“我没有说，大人，”文克尔先生答。

“你说了，先生，”法官答，严厉地皱皱眉头。“要不是你对我说过，我怎么会簿子上记了丹聂尔呢，先生？”

这个论证当然是无可辩驳的。

“文克尔先生的记性不大好，我的大人，”史金平先生插嘴说，又对陪审官们瞥一眼。“我敢说，我们要想法子恢复他的记性才能跟他说得下去哪。”

“你还是小心点好，先生，”矮法官说，对证人恶狠狠地盯一眼。

可怜的文克尔先生鞠了躬，努力装出自在的态度，但在那种

惶惑的心情之下，那样子反而叫他像个狼狈的扒手。

“那末，文克尔先生，”史金平先生说，“请你听我说，先生；让我奉劝你一句，为了你自己的好处，记住法官大人叫你小心的训诫吧。我相信你是被告匹克威克的一个知己，是不是？”

“我认识匹克威克先生，据我现在这时候所能记忆的，差不多——”

“对不起，文克尔先生，不要逃避问题。你是不是被告的一个知己？”

“我正打算说——”

“你愿不愿意回答我的问话呀，先生？”

“你假使不回答问话，你就要被押起来了，先生。”矮法官说。

“说吧，先生，”史金平先生说，“是或者不是，听你的便。”

“是的。”文克尔先生说。

“唔，是的。那你为什么不立刻说出来呢，先生？或许你也认识原告吧——呃，文克尔先生？”

“我不认识她；我见过她。”

“啊，你不认识她，但是你见过她？那末，请你把你这句话的意思告诉陪审席上的绅士们吧，文克尔先生。”

“我的意思是说我和她不熟，但是我到高斯维尔街去看匹克威克先生的时候见过她。”

“你见过她多少次呀，先生？”

“多少次？”

“是呀，文克尔先生，多少次？我可以把这句话重复十来次，假使你需要的話，先生。”这位饱学的绅士说了这话，坚定不移地皱一皱眉，两手插腰，怀疑地向陪审席上微微一笑。

于是就来了那一套富有启发性的“用疾言厉色来威吓的办法”，那是这种事情上常有的。一开始，文克尔先生说，要他说见过巴德尔太太多少次，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史金平先生就问他，他看见巴德尔太太有没有二十次，他就回答说：“当然有，——还不止。”随后又问他，他看见她有没有一百次——他能不能发誓说见过她不止五十次——他能否确定说见过她不止七十五次，等等；最后所得到的满意的结论就是他还是小心点好，不要忘记他是在干什么。证人就被他们用这样方法搞得陷入那种必需的心神混乱的状态中，盘问就继续如下：

“请问，文克尔先生，你还记得在去年七月里，有一天早上你到高斯维尔街的原告家里去看被告匹克威克吗？”

“是的，我记得。”

“那一次同你一道去的朋友，有一个叫特普曼，另外一个叫史拿格拉斯？”

“是的。”

“他们在这里吗？”

“在这里，”文克尔先生答，非常急切地向他的朋友们所在的地方看着。

“请你注意听我的话，文克尔先生，不要注意你的朋友们，”史金平先生说，又向陪审官们富于表情地看看。“他们必须事先不和你商量就供他们的证词，假如你们还没有商量过（又对陪审席上看一眼）。喂，先生，把你那天早上走进被告房里的时候所看见的情景告诉陪审官们吧。来吧，说出来，先生；我们迟早总会听到的。”

“被告匹克威克先生正抱着原告，两只手搂着她的腰，”文克

尔先生答，带着自然而然的迟疑神情，“原告似乎昏厥了的样子。”

“你听见被告说什么没有？”

“我听见他叫巴德尔太太好人，我听见他要她平静一点，因为假使有人来了那成什么样子，或者是这种意思的别的说法。”

“现在，文克尔先生，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了，并且我请你记住法官大人的警告。你能否宣誓说被告匹克威克当时并没有说‘我的亲爱的巴德尔太太，你是个好人；平静一点，因为你是免不了成为这个样子的，’或者是这种意思的别的说法，你能吗？”

“我——我并没有以为他的话是这种意思，当然的罗，”文克尔先生说，听见人家把他听到的字眼这样巧妙地凑合在一起感到惊异。“我是在楼梯口，不能听得很清楚；我脑子里的印象是——”

“陪审席上的绅士们并不需要你脑子里的什么印象，文克尔先生，那种东西恐怕对于诚实的正人君子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史金平先生插嘴说。“你是在楼梯口，没有听清楚；但是你不能宣誓说匹克威克没有说过我所引述的那些话吧。我没有弄错你的意思吗？”

“是的，我不能宣誓，”文克尔先生答；于是史金平先生带着胜利的脸色坐下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的案子还没有进行到那么顺利的地步，以至于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是它却未尝不可以让人放在比较有利的地位，假使还可能的话；因此畚箕先生站起来说话，他想用反诘从文克尔先生那里问出一些重要的东西。究竟他问出来没

有，读者马上可以知道。

“我相信，文克尔先生，” 蓿箕先生说，“匹克威克先生不是一个青年人了？”

“啊，不是了，” 文克尔先生答；“老得够做我的父亲了。”

“你对我的饱学的朋友说过，你认识匹克威克先生已经很久了。你有没有任何理由设想或者相信他是打算结婚的？”

“啊，没有；的确没有，” 文克尔先生回答得那样急切，蓿箕先生本来应该尽可能赶快使他走出证人席的。法律家们说有两种证人是特别坏的，一种是不情愿作证的证人，一种是太情愿作证的证人；文克尔先生命定了兼演这两种角色。

“我还要再问你些哪，文克尔先生，” 蓿箕先生用一种最温和、最恳切的态度继续说。“你是否曾经看见过匹克威克先生对异性的态度和行为里面有任何东西使你相信他在近几年曾经想过结婚生活呢？”

“啊，没有；的确没有，” 文克尔先生答。

“他对于女性的行为，是否总是像一个年纪过了半百、满足于自己的事业和乐趣的人的态度，只是像父亲对女儿一样对待她们？”

“毫无疑问，”文克尔先生答，全心全意地。“那——是的——是的呵——的确。”

“据你所知道的，他对巴德尔太太或者任何其他妇女的行为，决没有丝毫可疑的地方吧？”蓿箕先生说，打算坐下去了；因为史纳宾大律师已经对他霎眼睛了。

“唔——唔——没有，”文克尔先生答，“除了一件小事，那件事情呢，我完全相信是很容易解释开的。”

假使不幸的畚箕先生在史纳宾大律师对他霎眼的时候就坐下来，或者假使不知弗知大律师在开头就阻止了这不正当的反诘（他知道不必如此，因为看到文克尔先生的焦急，他知道非常可能引出一些对他有用处的东西的），那末，就不至于引出这段不幸的供词了。文克尔先生的话一完，畚箕先生坐了下来，史纳宾大律师就连忙叫文克尔先生退出证人席，他对于这一点原来打算欣然照办的，这时不知弗知大律师阻止了他。

“且慢，文克尔先生——等一下！”不知弗知大律师说；“请法官大人问一问他好吗——那位年龄大得足以做他父亲的绅士对于女性的行为上的这一个可疑的事例是什么？”

“你听见那位饱学的律师说的话了，先生，”法官对可怜的和痛苦不堪的文克尔先生说。“把你所提到的那件事情叙述出来。”

“我的大人，”文克尔先生说，急得发抖，“我——我偏不。”

“也许吧，”矮法官说；“但是你一定要说。”

在全法庭的深沉的静默中，文克尔先生吞吞吐吐地说出了那可疑的小事是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半夜里在一位女士的卧室里；结果，他相信，那位女士的筹划好的婚姻破裂了，并且，据他知道的，他们全体都被强迫带到伊普斯威契市镇的行政官和治安官乔治·纳普金斯老爷面前。

“你可以离开证人席了，先生，”史纳宾大律师说。文克尔先生离开了证人席，用精神错乱的速度冲到乔治和兀鹰去，几个钟头之后，茶房发现他在房里大声而悲惨地呻吟着，把头埋在沙发垫子下面。

屈来西·特普曼，和奥古斯多斯·史拿格拉斯，也被分别叫进了证人席；两人都证实了他们的不幸的朋友的证词；也都被过

度的窘困弄得几乎死去活来。

随后叫了苏珊娜·山得斯上来，由大律师不知弗知盘问，大律师史纳宾反诘；她老是说，并且老是相信，匹克威克要娶巴德尔太太；她知道，自从七月里的昏厥发生之后，巴德尔太太和匹克威克订了婚的事成了邻居们谈话里面的流行题目；她自己是听轧布机铺子的墨蓓雷太太和上浆的彭金太太说的，但是没有看见这两位法庭上。听见过匹克威克问小孩子高兴不高兴有另外一个父亲。并不知道巴德尔太太在那时候和面包师傅很亲热，但是知道面包师傅那时候是独身汉而现在结了婚。不能宣誓说巴德尔太太并不很欢喜面包师傅，但是可以说面包师傅并不很欢喜巴德尔太太，否则他不会娶了别人。认为巴德尔太太在七月那一天早上的昏厥是因为匹克威克叫她定一个日子；当山得斯先生叫她（证人自己）定日子的时候她就是晕过去的，硬得像石头一般；而她相信每一个自命为有教养的妇女遇到这种情形都会这样做的。听见过匹克威克问小孩子关于弹子的问题，但是她可以发誓说她不知道大石弹和普通石弹有什么分别。

附带陈述。——当她和山得斯先生交往的期间，也曾经收到情书，像其他女士们一样。在通讯中间，山得斯先生常常叫她“母鸭”，却从来没有叫过“斩肉”或者“番茄酱”。他是特别欢喜母鸭的。假使他也那么欢喜斩肉和番茄酱，也许他会这样叫她，作为亲爱的称呼的。

现在，大律师不知弗知带着比以前所表现的更庄严的神情——假使那是可能的话——立起来大声叫喊说，“叫塞缪尔·维勒。”

其实完全不需要叫塞缪尔·维勒的，因为刚一说塞缪尔·

维勒的名字，他就轻快地跨上证人席了；他把帽子放在地板上，手臂扶在栏杆上，用非常高兴和快活的态度对律师席鸟瞰一下，对审判席概观一番。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法官问。

“山姆·维勒，大人，”那位绅士答。

“你的头一个字母是 W 还是 V？”法官问。

“那就要看写的人的嗜好和兴趣了，大人，”山姆答，“我这辈子只有过一两次写它的机会，而我写的是 V 字。”

这时候走廊里有一个声音大叫起来，“很对呵，塞缪尔；很对。写 V 字，大人，写 V 字。”

“那是谁，敢在法庭上这样说话？”矮法官说，抬起头来，“传达官。”

“有，大人。”

“马上把那人带上来。”

“是，大人。”

但是因为传达官找不到那人，所以没有把他带上来；经过一场大骚扰以后，站起来找寻犯人的又都坐下了。矮法官等到怒气消得能够说出话来的时候就问证人说：

“你知道那人是谁吗，先生？”

“我猜想那是我的父亲，大人，”山姆回答说。

“你看见他现在还在这里吗？”法官说。

“看不见，大人，”山姆答，死死盯着法庭的天花板上的灯。

“假使你能够指出他来，我早就立刻把他押起来了，”审判官说。

山姆鞠躬表示领教，于是带着毫无逊色的高兴的面孔转身

对着大律师不知弗知。

“那末，维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说。

“那末，先生，”山姆答。

“我相信你是替这案子的被告匹克威克先生做事的吧。请说吧，维勒先生。”

“我是要说的，先生，”山姆答，“我是替那位绅士做事的，事情还不坏呢。”

“做的少，得的多，我想是吧？”不知弗知大律师说，带着诙谐的口吻。

“啊，得到的真不少，先生，就像人家命令打那兵士三百五十鞭子的时候他所说的罗，”山姆答。

“你可不要告诉我们那个兵士或者别的什么人说过些什么，先生，”法官插嘴说，“那不是证据。”

“很好，大人，”山姆答。

“你记得被告雇用你的第一天早上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没有，维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说。

“是呀，我记得，先生，”山姆答。

“请你把那事情告诉陪审官吧。”

“陪审席的绅士们，我那天早上得到一套全新的衣服，”山姆说，“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那是桩很特别很不平常的事情罗。”

这话引得大家都笑起来，矮法官从公事桌上抬起脸来生气地看着他说，“你还是小心点好，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那时候也这样说，大人，”山姆答，“而我对那套衣服很小心呵；很小心，真的，大人。”

法官严厉地看着山姆，足足有两分钟之久，但是山姆的脸上

是如此的镇静和泰然，所以法官不说什么，示意大律师不知弗知继续说下去。

“你的意思是说，维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说，装腔作势地叠起手臂，并且转身半向着陪审席，好像默默地保证他就要叫证人受窘了——“你的意思是说，维勒先生，别的证人们所叙述的原告昏倒在被告的怀里的事你一点都没有看见吗？”

“当然没有，”山姆答，“我是在过道里，等他们叫我上去的时候，那个老太婆已经不在那里了。”

“现在注意，维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说，把一支大笔插进面前的墨水缸，用要把他的话记录下来的表示来威吓山姆。“你在过道里，但是却看不见在进行什么事情。你有眼睛吗，维勒先生？”

“有呵，我有眼睛的，”山姆等，“问题就在这里啊。假使它们是两只上等的二百万倍的扩大力特别大的气体显微镜，也许我能够看穿一段楼梯和一扇枞木门；不过它们只是你所看见的这两只眼睛，所以我的眼界是有限的。”

这个答复说得一点火气都没有，态度极其单纯和平静，旁听者听了都吃吃笑了，矮法官也不禁微笑，而大律师不知弗知却显出异常愚蠢的样子。跟道孙和福格略作商议之后，这位饱学的大律师又拼命隐藏着自己的烦恼对山姆说，“那末，维勒先生，假使你高兴，我要问你一个关于另外一件事的问题。”

“假使你高兴罗，先生，”山姆答道，怀着极大的愉快。

“你记得去年十一月有一天夜里，你到巴德尔太太家去的事吗？”

“呵是的，不错。”

“啊，你记得的，维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说，精神恢复起来，“我想我们终于会抓住一些东西了。”

“我也是这样想呢，先生，”山姆答；听了这话，旁听者们又吃吃地笑了。

“唔；我想你是去谈一谈关于这件诉讼的事吧——呃，维勒先生？”大律师不知弗知说，以为得计地对陪审席上看看。

“我去付房租的；但是我们谈了一下关于诉讼的事，”山姆答。

“啊，你们是谈了一下诉讼的事的，”大律师不知弗知说，由于预感到会有某种重要的发现而高兴起来。“那末关于诉讼你们谈了些什么呢，请你告诉我们好不好，维勒先生？”

“再好没有了，先生，”山姆答。“今天在这里被盘问过的两位好德性的太太先说了些不重要的话之后，太太们就对道孙和福格先生的可敬的行为大大地称赞起来——他们就是现在坐在你附近的两位绅士。”这话当然把大家的注意都引向了道孙和福格，他们就尽可能做出有德性的样子。

“他们是原告的代理人，”大律师不知弗知说，“那末，他们大大地称赞了一番原告的代理人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的可敬的行为，是吗？”

“是呀，”山姆说，“她们说他们是多么慷慨，办这案子是投机，一点费用都不要，除非从匹克威克先生身上弄出钱来。”

听见这个非常意外的回答，旁听者们又吃吃地笑起来，道孙和福格呢，脸上通红，倾身凑近大律师不知弗知的耳朵匆促地低声说了几句话。

“很对，”大律师不知弗知说，带着假装的镇静神情。“那是

完全没有用的了，大人，要想从这个不可救药的愚笨证人的身上获得任何证据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不再问他任何问题来麻烦法庭了。下去吧，先生。”

“有没有别的哪位绅士高兴来问问我呀？”山姆问，拿起了帽子，极其逍遥自在地四面看看。

“我不问，维勒先生，谢谢你，”史纳宾大律师，笑着说。

“你可以下去了，先生，”不知弗知大律师说，不耐烦地挥着手。于是山姆下了证人席；他已经给了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他所能给予的最大的伤害，而尽可能少说到匹克威克，这正是他心里一直抱着的目的。

“我不妨确定这一点，大人，”史纳宾大律师说，“假使可以免掉再讯问一个证人的话，我不妨确定匹克威克先生已经退休了，而且他是一个有一大笔独立财产的绅士。”

“很好，”不知弗知大律师说，交出两封要宣读的信。“那末我也是一样，大人。”

随后，史纳宾大律师就向陪审官们发言，替被告辩护；他发和性格用尽最大赞美的颂辞；不过，我们的读者们远比他能够对那位绅士的真正价值作出更正确得多的估计，所以我们觉得没有详细记载这位饱学的绅士任何言辞的必要了。他企图说明对方所发表的两封信不过是和匹克威克先生的饭食、或者为了他从乡间旅行回来准备房间等事有关罢了。他为了匹克威克先生，用一般的说法来说，是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么说也就够了；而尽了最大的努力呢，大家都知道的，照这句老话的意思讲来，也就是说已经无能为力了。

法官史太勒先生按照早就确定了成规和最妥善的形式作

总结了。对于这么短的一篇告示他尽可能加以阐述，把他的简短的摘录念给陪审官们听，一面念一面随时把一些证据加以解释。假使巴德尔太太是对的，那显而易见匹克威克先生是错了，假使他们认为克勒平斯太太的证辞值得置信，那末他们就相信它，而假使他们不这么认为，那末就不相信。假使他们确信那是毁弃婚约的犯罪行为，那末他们就替原告要求一笔他们认为适当的赔偿金；而假使，相反的，他们觉得并没有婚约的存在，那末他们就根本不要替原告要求任何赔偿金。陪审官们于是退席，到他们的私室里讨论这件事，审判官也退到他的私室里，用一盘排骨羊肉和一杯白葡萄酒提提精神。

使人焦急的一刻钟滑过去了；陪审官们回来了，审判官也被找回来了。匹克威克先生带上眼镜，带着一副兴奋的脸色和怀着一颗急促跳着的心凝视陪审长。

“绅士们，”那位穿黑衣服的人物说。“你们商议定了你们的裁决吗？”

“我们商议定了，”陪审长回答。

“你们是赞助原告呢，绅士们，还是被告？”

“原告。”

“要求怎样的赔偿，绅士们？”

“七百五十镑。”

匹克威克先生摘下眼镜，小心地擦擦玻璃，折起来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口袋；一面极其细心地带好手套，一面一直凝视着陪审长，然后就机械地跟着潘卡先生和蓝色文件袋走出了法庭。

他们在一间厢屋那里停下来，潘卡去付开庭费；匹克威克先

生在这里和他的朋友们会齐了。他在这里还碰到了道孙和福格两位，他们得意地搓着手，露出满意的一切象征。

“喂，绅士们，” 匹克威克先生说。

“喂，先生，” 道孙说：替自己也是替他的伙伴作答。

“你们以为可以弄到你们的办事费了，是不是，绅士们？” 匹克威克先生说。

福格说他们认为那未尝是不可能的；道孙微微一笑，说他们要试试看。

“你们试试看，试试看，试试看吧，道孙和福格两位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激烈地说，“但是你们不要想从我这里弄到一个铜板的费用或者赔偿，纵使我把以后的生命都消耗在债务人监狱里。”

“哈，哈！” 道孙大笑。“下次开庭时期之前，你可以好好想一想呢，匹克威克先生。”

“嘻，嘻，嘻！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匹克威克先生，” 福格露牙咧嘴地笑着说。

匹克威克先生气得话都说不出来，让他的律师和朋友们把自己拉到门口，被他们扶上一辆出租马车，那是那位永远警惕着的山姆·维勒预先叫好了的。

山姆收起踏板，正打算跳上御者座，忽然觉得肩膀上被人轻轻地一拍；回头一看，他的父亲站在他面前。老绅士的脸上带着悲伤的表情，严厉地摇着头，用训诫的声调说：

“我知道像这样的办事法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嘛。啊，山姆，山姆，为什么不弄一个不在场的证明！”

第三十五章

匹克威克先生觉得还是到巴斯去好；因此他就去了

“但是，当然罗，我的好先生，”矮小的潘卡在审判后那天的早上站在匹克威克先生房间里说，“当然你不是真正地撇开了气恼，真正地——当真地打算不付诉讼费和赔偿费吧？”

“一个铜板也不付，”匹克威克先生坚决地说；“一个铜板也不付。”

“这种原则万岁！就像放债的人不肯重订债据的时候说的罗，”维勒先生说，他是在收拾早餐的器皿。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请你下楼去吧。”

“是罗，先生，”维勒先生答；照着匹克威克先生的温和的指示走了。

“不，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说，态度非常认真，“我这里的几位朋友都劝我改变这个决心，但是没有用。我要照常过日子，直到对方获得了权力，由法院发出强迫执行传票来对付我；而假使他们下流到这步田地，用这种手段来拘捕我，我就高高兴兴地甘心情愿让他们干。他们什么时候可以这样做呢？”

“他们可以，我的好先生，可以在下次开庭期发出强迫执行赔偿和诉讼费的传票，”潘卡回答说，“离现在正好两个月，我的好先生。”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到那时候为止，我的好朋友，让我不要听到一句关于这件事的话。那末现在，”匹克威克先生继续说，带着高兴的微笑对朋友们环视一周，眼睛里闪着任何眼镜都不能减弱或掩蔽的一种火花，“唯一的问题是：我们下一处地方是到哪里去？”

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被他们的朋友的英雄主义感动得什么都回答不出了。文克尔先生还没有完全从他在审判中作证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对任何问题都不能表示任何意见，所以匹克威克先生是白等。

“好的，”那位绅士说，“假使你们让我来提出我们的目的地，那末我说是巴斯。我想我们几个人都没有去过。”

没有人去过；并且这个提议受到潘卡的热烈支持，因为他认为假使匹克威克先生看到一些新鲜和愉快的事物，他就会改变意见，好好地想一想他的决定，往坏里想一想债务人监狱，那是极其可能的；因此就一致通过了。于是山姆立刻被派出去，到白马地下室买五张明天早晨七点半的马车票。

里面只剩两个座位，外面只剩三个座位，所以山姆就全部预购了；卖票员给他的找头有一枚铅制的五先令的银币，他因此找卖票员谈了几句闲话，随后走向乔治和兀鹰，一直忙到睡觉的时候，把外衣和衬衣尽可能放得不占地方，并且施展他的机械的天才，想出种种聪明的办法把箱子盖紧盖在既没有锁又没有铰链的箱子上。

第二天早晨的天气不适宜于旅行——闷热，潮湿，细雨蒙蒙。套上车准备出发的和拉着车从街上回来的马匹，冒着热气，使得车子外座的旅客都被遮得看不见了。卖报的人看上去湿漉漉的，还带着股霉味；卖橘子的把头伸进马车窗口的时候帽子上的水往里滴；仿佛给旅客冲洗一下提提精神。兜卖五十刃削笔刀的犹太人在绝望中把刀关上；兜卖袋中笔记本的人真把它们放进了口袋。表链和烤面包叉子都在减价，铅笔盒子和海绵也不吃香。

马车一停，就有七八个脚夫向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的行李野蛮地扑过来；他们发现来早了二十分钟，所以就让山姆去拯救行李，他们自己走到旅客休息室去躲雨——那是人类的沮丧的无可奈何的变通办法。

白马地下室旅客休息室当然是不舒服的；假使不叫做旅客休息室的话，那简直不是旅客休息室。那其实是右边的一间客堂，里面的一只厨房里的大炉子，好象是带着一副难以驾御的拨火棒、火钳和煤铲自己走了进来的。客堂被隔成许多包厢，让旅客们可以分别占坐；里面有一只钟，一个穿衣镜和一个活茶房：这最后一件东西的用处是留在房间一角一个小水槽上洗杯子。

那些隔开的包厢之一，这时被一个大约四十五岁的目光严峻的男子占据着，他的头顶又秃又光滑，两旁和脑后却有许多黑头发，还有一部黑色的大胡子。他穿着一件一直扣到脖子的棕色上衣，戴一顶大大的海豹皮旅行帽，一件大衣和围巾搭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匹克威克先生走进来的时候，他停吃早餐抬起头来看看，那种神情又凶狠又专横，而且非常傲慢；当他对那位绅士和他的同伴们心满意足地看了一个够之后，就用一种古怪的态度哼了一声，那态度好象是说，他有点儿怀疑有人要占他的便宜，不

过那是不行的。

“茶房，”那大胡子绅士说。

“先生！”一个带着一张脏脸和一块同样脏的毛巾的仆人，从上面说过的水槽那儿钻出来答应。

“再拿些烤面包来。”

“是，先生。”

“涂了黄油的；记住，”那位绅士狠狠地说。

“马上就拿来，先生，”茶房回答。

大胡子绅士又用先前那样的态度哼了一声，在烤面包还未拿来以前走到火炉前面，并且撩起上衣的燕尾夹在手臂里，看着自己的靴子沉思起来。

“不知道这马车到巴斯的什么地方停，”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对文克尔先生说。

“哼——呃——说什么？”那个怪人说。

“我是对我的朋友说话，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他是永远动不动就跟人家交谈的。“我不知道巴斯车到什么旅馆停下来。也许你能告诉我吧。”

“你到巴斯去？”那个怪人说。

“是的，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

“另外那几位呢？”

“也去，”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是内座吧——假使你们坐内座去，就算我该死，”那个怪人说。

“我们不是全体都坐在里面，”匹克威克先生说。

“呵，不是全体，”那古怪人强调说。“我定了两个座位。假

使他们要把六个人都挤进那辆只能坐四个人的该死的车厢里，我就去坐驿车，而且跟他们打官司。我是付了车钱的。那不行；我定座的时候，就告诉卖票员那是不行的。我知道有过这种事情。我知道这种事情每天都有；但是我从来没有忍受过这样事情，将来也决不会忍受。那些最知道我的人，最知道这一点；该死！”说到这里，凶狠的绅士猛烈地拉铃叫来了茶房，对他说最好五秒钟之内就把烤面包拿来，否则就要给他颜色看了。

“我的好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请你允许我说一句，这是很不必要的激愤的表现呀。我只买了两张内座。”

“听你这样说，我很高兴，”那位凶恶的人说。“我收回我的话。我表示歉意，那是我的名片。让我跟你结识。”

“极其荣幸，先生，”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们就要做旅伴了，我希望我们会觉得彼此交往是很投合的。”

“我希望如此，”凶狠的绅士说。“我知道会的。我欢喜你的相貌；看了使我愉快。绅士们，给我你们的手和名字。认识我一下吧。”

当然，接着这种优礼有加的话之后是交换了友谊的礼数，于是凶狠的绅士立刻就用同样的那种短促、突兀和不连贯的句子告诉大家他的名字叫做道拉，他是到巴斯去玩的，他从前是在陆军里，现在像个绅士似的做起生意来，靠利息过活，他定的另外一个座位是给他太太道拉太太坐的。

“她是一个好女人，”道拉先生说。“我因她而感到骄傲。我这样是有道理的。”

“我希望我有鉴赏一下的荣幸呵，”匹克威克先生说，带着微笑。

“你会有的，”道拉答。“她会认识你。她会尊重你。我追求她的时候情形很特别。我发了一个轻率的誓就得到了她。像这样的。我看见了；我爱上了她；我求婚了；她拒绝了——‘你爱别人？’——‘不要叫我难为情。’——‘我知道他。’——‘是的。’——‘很好；假使他待在这里，我就剥他的皮。’”

“唉呀！”匹克威克先生不由自主地喊。

“你剥了那位绅士的皮没有，先生？”文克尔先生问。脸色非常苍白。

“我写了个条子给他。我说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那的确是嘛。”

“当然呵，”文克尔先生插嘴说。

“我说，我是一个绅士，说了话就算数。我的人格是孤注一掷了。我没有转弯的余地。作为国王陛下的军队里的一个军官，我是不得不剥他的皮。我悔恨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必须做到。他是个没有主张的人。他看到军队里的规律是说不二一的。他逃走了。我娶了她。马车来了。那是她的头。”

道拉先生说完的时候，指着刚开来的一辆马车：它那开着的窗口里有一张戴着浅蓝色软帽的有几分姿色的脸正对着人行道上的人群张望；最大的可能是正在找这位轻率的人。道拉先生付了账，急忙拿了旅行帽、大衣和围巾冲出去了；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们跟着也就出来，去找他们的座位。

特普曼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坐在马车后面的座位上；文克尔先生进了车厢，匹克威克先生也正打算跟着他进去的时候，山姆·维勒忽然走过来，对主人的耳朵里轻轻说有话要告诉他，态度极其神秘。

“说吧，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什么事呀？”

“这里出花样了，先生，”山姆答。

“什么？”匹克威克先生问。

“这个呵，先生，”山姆回答。“我恐怕，真恐怕，先生，这个车子的老板是在跟我们过不去。”

“这是怎么回事呀，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没有把我们的名字写上乘客表吗？”

“不但把名字写上了乘客表，先生，”山姆答，“而且还把一个名字漆在马车的门上了。”山姆说着，就指一指车门的一处，那里通常是漆着车主的名字的；而那几个大大的金字明明白白正是“匹克威克”这个怪异的名字！

“噯呀，”匹克威克先生喊，看见这巧合的事大吃一惊；“多么少见的怪事呀？”

“是呀，不过还不止这样哪，”山姆说，又指引他的主人注意那车门；“写了匹克威克还不够，他们又在前面加上‘摩西’，我说这是伤害加上侮辱，就象鹦鹉说的那样，人们不但把它从家乡弄出来，还要它以后说英国话。”

“这真够古怪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不过假使我们尽站在这里讲话，我们的座位就要没有了。”

“怎么，难道就这么算了么，先生？”山姆喊，看见匹克威克先生那份冷静态度大为骇异，匹克威克先生是打算这样冷静地坐到车厢里去的。

“算了吗！”匹克威克先生说。“不算了又怎样办呢？”

“居然敢这么放肆，不要把谁揍一顿吗，先生？”维勒先生说，他期望至少会准许他向车掌和车夫挑战，当场来一下斗拳比赛

的。

“当然不，”匹克威克先生急切地回答说，“无论如何也不行。马上跳上你的座位吧。”

“我真的恐怕，”山姆走开的时候暗自咕噜说，“恐怕东家出了什么古怪毛病罗，要不然他决不会这么安安静静忍受的。我希望那场官司没有打垮了他的精神，不过看样子很坏，非常坏。”维勒先生庄严地摇摇头；还有值得提一提的，直到车子开到肯辛顿税卡，他再也没有说一句话，这可以说是他非常关心这件事的实例，在他保持这么久的沉默，可以说完全是破例的事。

旅程中没有值得特别提一提的事情。道拉先生讲了许多逸事，全都是说明自己是怎样地勇猛和不顾死活，一面讲一面请道拉太太加以证实；而道拉太太就一贯不变地用附录的形式追加一些道拉先生所遗忘、或者出于谦逊略而不提的值得注意的事实或情景，无非是说明道拉先生是一个比他自己所说的还要奇怪的家伙。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极为钦佩地听着，有时那位非常可喜的迷人的道拉太太谈几句。因此，由于道拉先生的故事、道拉太太的风采、匹克威克先生的好兴致、文克尔先生的好耳朵，这几位内座旅客一路上搞得非常融洽。

外座的呢，做了外面的人们一向做的事情。他们在每一站的开头都非常活泼，谈笑风生，到中间就非常地忧郁和渴睡，到终点却又非常地轻松和清醒了。有一位穿了印度橡皮披风的青年绅士，整天抽着雪茄；另外一位穿着象大衣一样服装的青年绅士，也点了很多支，而吸了第二口显然就觉得不舒服，于是在他以为没有人看着的时候就丢掉了。第三位青年人是坐在御者座上，他愿意学习养牲口的知识；坐在车尾的一位老年人却熟悉农事。经

常有一些穿着工装和白色上衣的、只呼名而不道姓的人，被车掌招呼着来“搭一段”，这条路上来来去去的每一匹马和每一个马夫他们都认识的；还有一顿午餐，如果你胃口好一点，能在这点时间里吃光，花半个银币吃这顿饭是合算的。到了下午七点，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们，道拉先生和他的太太，都各自回到他们的私人起坐间里了：那是在巴斯的大唧筒间对面的白牡鹿饭店，那里的茶房从服装看来可能被误认为是威斯敏斯特的仆役，只是他们的行为要好得多，足以打破这种幻觉。

第二天早晨，早餐器皿刚收拾掉，就有一个茶房拿来道拉先生一张名片，要求介绍一个朋友来见面。名片送来之后，紧接着道拉先生本人也就带着那位朋友来了。

这位朋友是个不出五十岁的可爱的年轻人，穿着钉着光辉闪耀的钮子的浅蓝色上衣、黑裤子和一双皮子极薄的擦得雪亮的靴子。颈子里挂着用一条短短的黑色阔丝带吊着的一副金边眼镜；左手轻轻地抓住一只金鼻烟壶；手指上的数不清的金戒指闪闪发光；衬衫褶裥上闪耀着一只大大的金刚钻的镶金别针。他有一只金表和一根带着一枚大金图章的粗大的金环表链；他还拿着一根柔韧的乌檀木手杖，上面带着沉重的金头子。他的衬衣是最白的、最好的和浆得最硬的那种；他的假发是那种最光亮的、最黑的和最卷曲的。他的鼻烟是王子们的混合烟草；他的香水是帝王的珍品。他的面部收缩成一种永远的微笑；他的牙齿是如此地齐整，离得很近也看不出哪一只真的、哪一只假的。

“匹克威克先生，”道拉说；“这位是我的朋友，安其洛·西鲁斯·班顿老爷，班顿掌礼官；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互相认识认识。”

“欢迎到巴—斯来，先生。真是莫大的荣幸。极其欢迎到巴—斯来，先生。你有很久——很久，匹克威克先生，没有喝这里的水了吧。好像有一世纪，匹克威克先生。有——味儿！”

这就是掌礼官安其洛·西鲁斯·班顿老爷握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的时候说的话；他把他的手抓住不放，耸起肩头连连地鞠躬，好像他真正是舍不得把它放掉。

“的确我是很久没有喝这里的水了，”匹克威克先生答；“因为据我所知道的，我以前从来没有到过这里。”

“从来没有到过巴—斯吗，匹克威克先生！”这位掌礼官喊，让那只手在惊讶中落下了。“从来没有到过巴—斯！嘿！嘿！匹克威克先生，你是个滑稽人。不坏，不坏。好，好。嘿！嘿！嘿！有——味儿！”

“我觉得丢人，但是我必须说，我完全说的是实在话，”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以前真的没有到过这里。”

“啊，我明白罗，”掌礼官喊，非常高兴的样子；“是的，是的——好，好——更好。你是我们听说过的那位绅士。是的，我们知道你，匹克威克先生；我们知道你。”

“是那些混账报纸上关于审判的报导吧，”匹克威克先生想。“关于我的种种他们都知道。”

“你是住在克莱波·格林的那位绅士，因为不当心，喝了葡萄酒之后着了凉，四肢失去了效用——动一动就痛苦极了，他就把巴—斯的一百零三度的温泉装在瓶里用货车运到城里，送到他的卧室里，用这水洗澡，打了喷嚏，当天就好了。非常有味儿！”

匹克威克先生领谢了这个假设里所包含的恭维，但是他仍然有加以拒斥的自制力；他就利用掌礼官的片刻的沉默，要求让

他来介绍他的朋友特普曼先生、文克尔先生和史拿格拉斯先生——这个介绍当然又使掌礼官欢喜和荣幸得不得了。

“班顿，”道拉先生说，“匹克威克和他的朋友们是客人。他们一定要留下签名。那簿子在哪里？”

“到巴—斯来的贵客的登记簿今天两点钟会拿到唧筒间去，”掌礼官回答。“你愿意把我们的朋友领到那堂皇的建筑里面，使我能够获得他们的署名吗？”

“好的，”道拉答。“拜访的时间已经很长了。我们该走了；过一个钟头我再来。走吧。”

“今天晚上有个舞会，”掌礼官起身要走的时候，一面又抓住匹克威克先生的手，一面说。“巴—斯的舞会之夜是从天堂攫取来的宝贵的时间；它之所以如此令人销魂，是由于音乐、美、风雅、派头、礼仪，以及——以及——尤其重要的，由于没有商人参加，他们跟天堂是完全不调和的，而他们自己每两个星期在商会里有一次集合，那至少也是很有味儿的。再会，再会！”于是这位掌礼官安其洛·西鲁斯·班顿老爷，一面嘴里尽说他极其满意、极其愉快、极其拜服、极其承情，一面走下楼梯，跨进在门口等候的一辆非常漂亮的双轮马车，得得地开走了。

到指定的时间，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由道拉先生护送着走到集会室，在簿子上写下名字，这件赏光的事使安其洛·班顿觉得格外地感激不尽。当夜舞会的入场券是预备大家都有的，但是现在不在手头，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决定叫山姆在四点钟到女王广场掌礼官家里去取，尽管安其洛·班顿一再抗议说要叫人送来。他们在这城市里作了短程的散步，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是派克街非常像一个人在梦中所看见而绝对不能接近的垂直

街道，于是回到白牡鹿打发山姆去完成他的主人发誓要他去做的事。

山姆·维勒又随便又优雅地戴上帽子，两手插在背心口袋里，极其悠闲地往女王广场走去，一边走一边吹口哨，吹了几只当时最流行的曲子，那是为了适用于那高贵的乐器——嘴或口腔，完全用新的节奏改了调的。走到女王广场他所要去的那一号，停止吹口哨，在门上活泼地一敲，立刻就有人开了门，那是一个穿华丽的仆人服、头发上拍粉、身躯匀称的当差。

“这儿是班顿先生家吗，老朋友，”山姆·维勒问，那头发拍粉的穿着漂亮仆人服的人华丽得灿烂夺目，但是他一点没有相形见拙地觉得羞惭。

“什么事呀，年轻人？”是那个拍发粉的当差的傲慢的询问。

“假使是这里，你就拿这名片给他，说维勒先生在等着，好吗？”山姆说。说着就冷静地走进客厅，坐了下来。

拍发粉的当差用力砰地一声关上了门，很严厉地皱了皱眉头；但是关门和皱眉头都对山姆毫无作用，他在端详着一座桃花心木的雨伞架子，用种种外表上的征象，表示他的批评式的赞许。

显然是，主人接受了名片使拍发粉的当差对山姆的好感增加了，因为他递了名片回来的时候，用友谊的态度微笑一下，说是马上就有回音。

“很好，”山姆说。“告诉那位老绅士不用忙得出一身大汗。不忙，六呎大汉子。我吃过饭了。”

“你吃得早呀，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说。

“我觉得早些吃饭的话晚饭的胃口就好些，”山姆答。

“你在巴—斯很久了吗，先生？”拍发粉的当差问。“我以前还没有听见你的大名的荣幸哪。”

“我在这里还没有出过什么大风头，”山姆接过去说，“因为我和别的几位时髦人物是昨天夜里才到这里的。”

“好地方呵，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说。

“好像是，”山姆说。

“愉快的交际界，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说。“非常讨人欢喜的仆人们，先生，”

“我想他们是，”山姆答。“是一种殷勤的、坦白的、不对人乱说什么的人。”

“啊，的确是这样的，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说，把山姆的话认为是很大的恭维。“的确是这样的。你闻不闻鼻烟，先生？”高个儿当差问，拿出一只小鼻烟壶，盖上一个狐狸头。

“我不能不打喷嚏，”山姆答。

“那是不容易的，先生，我承认，”高个儿当差说。“慢慢地来，先生。咖啡是最好的实习。我用咖啡用了很久。它是很像鼻烟的，先生。”

这时候，铃声尖锐地响了一阵，使得拍发粉的当差很丢脸地不得不把狐狸头塞进口袋，并且带着卑屈的脸色连忙到班顿先生的“书房”里去。顺便说一句，我们知道，往往有这样的人，尽管是既不会看书，又不会写字，但是却偏偏要把后面的小客厅叫作书房！

“这是回信，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说。“恐怕你会觉得它大得太不方便了。”

“没有关系，”山姆说，拿了那封内容很少的信。“我的精疲

力竭的身体正好吃得消。”

“我希望我们再见，先生，”拍发粉的当差说，搓着手，跟着山姆走到门口的台阶上。

“你客气得很呀，先生，”山姆答。“现在，别把你累坏了吧；那才是好人罗。想想你对社会的责任，别工作过度，伤了身体。为了你的伙伴们，尽量使你自己安静下来吧；想想那对你会是多么大的损失！”说了这些令人感动的話，山姆就告别了。

“一个非常古怪的青年人，”拍发粉的当差说，带着显然摸不透山姆的脸色目送着他的背影。

山姆什么都没有说。他霎霎眼睛，摇摇头，微微一笑，又霎霎眼睛；脸上带着仿佛碰到什么使他非常开心的事的表情，愉快地走掉了。

恰恰在当天晚上八点钟之前二十分钟，安其洛·西鲁斯·班顿老爷，掌礼官，在会议室的门口从他的双轮马车里出来了，还戴着同样的假发，同样的牙齿，同样的眼镜，同样的表和图章，同样的戒指、衬衫别针和手杖。他的外表上唯一看得出的改变，是他穿了一件更浅的浅蓝色的、用白色丝质衬里的上衣；黑色的紧身裤、黑丝袜、黑舞鞋和一件白背心，还有就是，假使可能的話，好像更香了一点。

这样打扮了的掌礼官，为了严格履行他的非常重要的职务的重要责任，站在房间里招待大家。

巴—斯挤满了人，与会者和花六便士来喝茶的人，成群地拥进来。舞厅里，长方形的牌室里，八角形的牌室里，楼梯口上，过道里，许多说话声和许多脚步声十分使人迷醉。衣服沙沙作响，羽毛摇晃着，灯光照耀着，珠宝闪烁着。有一片音乐声——可不

是四组舞的乐队奏的，因为那还没有开始；却是轻盈的小脚步的音乐，时而带着一声清脆的欢笑——笑声低而温雅，但是非常悦耳；女性的声音大抵如此，不论是在巴斯或是在别的地方。由于愉快的期望而发光的亮眼睛，从四面八方闪烁着；无论你向哪里一看，都看得见美丽的身材从人群中优雅地滑过，刚刚消失，就有另外一个来接替，也是同样地美丽迷人。

茶室里，徘徊在那些牌桌周围的，是好多古怪的老太太和龙钟的老绅士，在讨论着张家长李家短之类的闲话，那种显然津津有味样子充分说明了他们从这种事情上获得的快乐达到了何等的程度。羼杂在这些集团之中，还有三四个撮合婚姻的妈妈，她们似乎完全被她们所参加的谈话吸引住了，但是并没有忘记时时向她们的女儿们心焦地斜着眼看一眼，女儿们呢，她们记得慈母的训谕，要好好地利用青春，已经开始了她们的初步的卖弄风情：失落围巾、戴上手套、放下杯子、等等；固然都是微枝末节，可是在熟能生巧的实践家做来，却可能获得惊人的效果。

一群群年轻的傻瓜徘徊在靠门的地方和远端的角落里，表演他们的种种自鸣得意和愚笨的行径；用他们的笨相和自满叫附近的所有有理性的人好笑，却快快乐乐地自以为他们是大家所赞美的对象；至于这种赞美，那是一种聪明而慈悲的施予，没有一个人会反对的。

最后，那些坐在后排的一些板凳上，并且已经把那里占下来作为晚会的座位的，是几个过了大关口*的未婚的女士们，她们不跳舞，因为没有她们的舞伴，也不打牌，因为怕坐下来之后

* 六十三岁。

成为不可挽救的单独一个人；所以，她们是在可以骂一切人而不必反省的那种有利地位。简单说，她们能够骂一切人，因为一切人都在场。那是一种快乐和豪华的场面，有的是穿戴华丽的人们、美丽的镜子、撒了滑石粉的地板、多枝烛台和辉煌的蜡烛；而在这场面的一切处所里沉静而温柔地从这里滑到那里，对这一伙人谄媚地鞠躬，对那一伙人熟识地点头，对全体则是满意地微笑着的，正是衣饰都丽的安其洛·西鲁斯·班顿老爷，司仪的官儿。

“到茶室去。请用你们的值六便士的茶吧。他们放了些热水，就叫做茶。喝罢，”道拉先生大声说，指引着挽了道拉太太的手臂走在他们这伙前头的匹克威克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就走进茶室去；班顿先生看见了，连忙像螺丝旋子似的从人群里钻过来，狂热地欢迎他。

“我的好先生，我感到莫大的荣幸。巴—斯有幸。道拉太太，你使会场生色了。我庆贺你戴着这样的羽毛。有味儿！”

“到了些什么人吗？”道拉怀疑地问。

“什么人！巴—斯的精华。匹克威克先生，你看见那位带纱帽的太太吗？”

“那位胖老太太？”匹克威克先生天真地问。

“别响，我的好先生——在巴—斯没有人是胖的或者老的。那位是寡居的史纳方纳夫人。”

“真的吗？”匹克威克先生说。

“何消说得，”掌礼官说。“别响。靠近点儿，匹克威克先生。你看见那位走过来的穿得很华丽的青年人吗？”

“是那长头发、额头特别小的？”匹克威克先生问。

“正是。巴—斯现在最富有的青年人。麦丹海德爵爷公子。”

“你的话当真？”匹克威克先生说。

“是呀。你马上就可以听见他说话了。匹克威克先生。他要对我说话的。和他在一起的另外一位绅士，穿红色小背心，留黑胡子的，是克鲁希顿大人，他的至交。你好吗，爵爷？”

“热喜（死）了，班顿，”爵爷说。

“很暖呵，爵爷，”掌礼官答。

“非常热呀，”克鲁希顿大人表示同意。

“你看见爵爷的邮车没有呀，班顿？”稍为隔了一会儿之后克鲁希顿大人这样问；在那间隔的时间里，麦丹海德小爵爷想把匹克威克先生凝视得张惶失措，克鲁希顿先生在思索什么话题是他的爵爷最欢喜谈的。

“啊呀，没有见过，”掌礼官回答说。“一辆邮车！多好的主意！有——味儿！”

“我的脑（老）天爷！”爵爷说，“我以为每个轮（人）都看见过那辆新邮车了；那喜（是）戏（世）上用轮鸡（子）跑的东希（西）里头最精巧、最漂亮、最优美的了——漆了红颜色，带奶油色的斑点。”

“有一只真正的信箱，一应俱全，”克鲁希顿大人说。

“前面有个晓晓（小小）的坐位，装了铁栏杆，预备开车鸡的轮坐的，”爵爷接着说。“有一天早上我开了它香（上）布列希（斯）托尔，我穿了红香衣，有两个当差的在后面离我戏（四）分鸡（之）一哩；真见他的鬼，那些轮都从草棚鸡里跑出来，拦住我的路，问我喜不喜（是不是）邮政局的。伟大，伟大！”

对于这件逸事，爵爷笑得非常开心，听的人当然也是。随后，

麦丹海德爵爷把手臂挽住那位谄媚的克鲁希顿先生的手臂，走开了。

“愉快的青年人呵，那位爵爷，”掌礼官说。

“我想是吧，”匹克威克先生淡漠地回答说。

跳舞开始了，必要的介绍都作过了，一切准备手续都布置好了，安其洛·班顿又找到了匹克威克先生，带他到牌室去。

他们刚走进去，那位寡居的史纳方纳夫人和别的两位旧派打扮，好像爱打惠斯特的女太太正在一张空着的牌桌旁逡巡；他们一看见安其洛·班顿护卫之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就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知道他正是她们所需要的可以凑成一局的人。

“我的亲爱的班顿，”寡居的史纳方纳夫人说，哄小孩似的声调，“给我们找一个可爱的人来凑成一局吧，好人哪。”碰巧匹克威克先生这时正看着别处，所以那位夫人就朝他点点头，富于表情地皱皱眉头。

“夫人，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一定是极其高兴，我相信的，有——味儿哪，”掌礼官说，懂得那个暗示。“这位是匹克威克先生，这位是史纳方纳夫人——这位伍格斯比上校夫人——这位波洛小姐。”

匹克威克先生对每位太太小姐鞠了躬，而且发现逃避是不可能的，就拈了牌。^{*} 匹克威克先生和波洛小姐一组，对史纳方纳夫人和伍格斯比上校太太。

在发第二副牌的开头、王牌刚翻出来的时候，有两位年轻女士匆匆走进房来，分别在伍格斯比上校太太的座位两边坐好，耐

^{*} 拈牌定座位，有如打麻将的拈座。座位既定，两对面为搭当。

心地等这一副打完。

“喂，珍，”伍格斯比上校太太对两个女孩子之一说，“什么事呀？”

“我来问你，妈，我要不要和那个顶小的克劳莱先生跳舞，”两者之中比较漂亮也比较年轻的一个耳语说。

“好上帝，珍，你怎么想得出这种事呀！”妈妈愤愤然地回答说。“你没有一再听说他的父亲一年只有八百进款，他一死就跟着完了的吗？我为你害羞。绝对不要。”

“妈，”另一位低声说，她比她妹妹大得多，而且非常地没有风趣和矫揉造作，“已经把麦丹海德爵爷介绍给我了。我说我想我是还没有订婚，妈呵。”

“你是个甜蜜的宝贝，我的心肝，”伍格斯比上校夫人答，用她的扇子拍拍女儿的嘴巴子，“你是永远叫人放心的。他阔得了不得呵，我的亲爱的，祝福你！”说了这些，伍格斯比上校夫人极其爱护地吻了吻长女，对另外一个用警告的态度皱皱眉头，于是理她的牌。

可怜的匹克威克先生！他从来没有和这样精明的三位女牌手打过。她们厉害得这么要命，完全把他吓坏了。假使出错一张，波洛小姐的眼睛就像制造匕首的兵工厂；假使他停顿下来考虑哪一张牌好，史纳方纳夫人就向椅子背上一仰，带着又不耐烦又怜悯的眼光对伍格斯比上校夫人微微冷笑，而伍格斯比太太一见就耸耸肩，咳嗽一声，好像是说，她怀疑他是不是还会把牌打出来。于是，每一副打完之后，波洛小姐总是带着阴郁的脸色和责备的叹息来盘问匹克威克先生为什么不跟着出红方块，或者为什么不先出黑梅花，为什么不垫掉黑桃，为什么不偷一偷红桃，为什么

不连出大牌，为什么不打爱斯，为什么不配合老开，等等；而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一切严重责问的答复，却完全不能说出任何理直气壮的理由；他这时把打牌的窍门完全忘记了。而且有些人走过来旁观，弄得匹克威克先生神经很紧张。除了这一切，桌子近旁还有使人分散注意力的滔滔不绝的谈话，那是安其洛·班顿和两位马丁特小姐；这两位小姐因为孤孤单单凑不成对，所以对掌礼官大献殷勤，希望弄到一两个失群的伴侣。这一切再加上不断的人来人往的喧声和扰乱，使得匹克威克先生不免把牌打得坏了点儿；并且牌也跟他作对；当他们在十一点十分歇手的时候，波洛小姐气得了不得地立起身来，涕泪滂沱地坐了轿子径自回家去了。

匹克威克先生和他的朋友们会齐了，他们却异口同声地坚决声明说几乎从来没有度过比这次更愉快的夜晚；大家一同回到白牡鹿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喝了些热东西镇静了一下感情，就上床睡觉，几乎一上床就睡着了。

第三十六章

这里的要点是布赖都德王子的传说的可靠记载，和阵临到文克尔先生身上的一件极其意外的灾难

因为打算在巴斯至少勾留两个月，匹克威克先生觉得给自己和朋友们找些房子作这一期间的私寓是适当的。由于一个很好的机会，他们用适当的代价租到了新月街的一所房子的楼面；那房子太大，他们用不了，所以道拉夫妇就提议分租一间卧室和一间起坐间。这提议立刻被接受了，三天之内他们都住进了新寓所，于是匹克威克先生就开始极其勤勉地喝矿泉。匹克威克先生喝起来是很有规律的。早餐之前喝四分之一品脱，喝过了就爬上一座小岗子；早餐之后又喝四分之一品脱，于是爬下一座小岗子；而每喝过一次，匹克威克先生就用极其庄严而强有力的字句宣称他觉得身体好多了；这话使他的朋友们非常快慰，虽然他们以前并没有发觉他的身体有什么不好。

大唧筒间是一个宽敞的沙龙，里面有哥林多式的*柱子、一个音乐池、一只大挂钟、一个纳煦像**，和一片金色的铭记，那是所有喝泉水的人都得拜读的，因为它呼吁他们行善有善报的善举。有一张大柜台，上面有一只大理石的花瓶似的东西，唧筒从那里面抽出水来；柜台上有许多黄橙橙的没脚大杯，人们就是从这里面喝水；看着他们吞下去的时候那种坚毅和庄重的样子，是极其有益而使人满意的。附近有洗澡的地方，有一部分人就在里面洗着；后来就有乐队奏乐，庆贺其余的人也都洗过。另外还有一个唧筒间，不健康女士和绅士们坐了椅子或车子被推进去，那些形形色色的椅子和车子多得令人吃惊，假使有什么冒险的人走进进去时脚趾的数目还跟平常一样，出来时却很可能已经失掉几个了；还有第三个唧筒间，那是好静的人去的，因为那里没有另外两处那么喧哗。可以尽情的散步，用拐杖或者不用，带手杖或者不带；还有大量的谈话、活动和快乐。

每天早上，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在内的有规律的喝水的人就在唧筒间相遇，各人喝了他的四分之一品脱，于是按照保养法去散步。到了下午散步或运动的时候，却是一个大集合，包括麦丹海德爵爷、克鲁希顿大人、寡居的史纳方纳夫人、伍格斯比上校夫人，和所有的大人物，以及所有早晨去喝水的人。这之后，他们就从唧筒间走出去，或者乘车出去，或者坐了浴椅被推出去，于是又重新相遇。这之后，绅士们就上阅览室，又遇到一部分人。这之后，他们就各自回家。假使夜里有戏，也许他们又在戏院相

* 哥林多是古希腊的都会，其建筑富丽堂皇，独成一式，流传至近代。

** 纳煦 (Thomas Nash, 1567—1601)：英国戏剧作家和讽刺作家。

遇；假使夜里有集会，他们就在会场相遇；假使两样都没有，他们就在第二天相遇——这是一个很愉快的程序，或许稍为有点儿刻板。

有一次，匹克威克先生这样消磨了一天之后，独自一个人坐在房里，在记日记；他的朋友们已经去睡觉了，这时候，房门上的轻敲声惊动了他。

“对不起，先生，”女房东克莱多克太太说，往里窥看；“你还需要些什么吧，先生？”

“不要什么了，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我的小女儿睡了，先生；”克莱多克太太说，“道拉先生很好，他说他坐着等道拉太太，因为预料晚会要很迟才散呢；所以我想，假使你不需要什么的话，匹克威克先生，那我就去睡了。”

“请吧，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祝你夜安，先生，”克莱多克太太说。

“夜安，太太，”匹克威克先生答。

克莱多克太太关了门，匹克威克先生继续写下去。

日记在半个钟头之内写好了。匹克威克先生小心地用吸墨纸擦干了最后一页，用上衣燕尾的里子的下端擦了笔，打开文具盒子的抽屉把它小心地放进去。那抽屉里有几张写字用的纸，上面密密层层地写满了字，圆体字的标题折在外面，他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他从标题上看出那并不是私人的文件，又似乎是关于巴斯的事，而且很短，所以匹克威克先生就把它展开，点起大约够他看完文章的寝室蜡烛；把椅子拉近火炉些，诵读如下：

布赖都德王子的真实的传说

“不到二百年之前，在这城市的公共浴池之一里面，出现了一块碑，是纪念它的伟大建立者著名的布赖都德王子的。那块碑现在已经磨灭了。

“在那时候好几百年之前，就有一种代代相传的古老的传说，说是那位大名鼎鼎的王子从古雅典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回来的时候得了麻疯病，于是避开了他父王的宫庭，快快不乐地同农夫和猪做伴。在畜群之中（传说里这样说），有一只面容庄严的猪，王子对于它怀着志同道合之感——因为它也是聪明的——这猪具有深思的和持重的风度，是一个优于它的同伴们的畜生，它的哼声是可怕的，它的嘴是厉害的。王子看见这伟大的猪的面孔就要叹气；他想到他的父王，他的眼睛被眼泪所湿润了。

“这贤明的猪欢喜在浓厚的湿泥里洗澡。并不是在夏天，像现在普通的猪那样，洗澡取凉；即使在那古远的时代，普通的猪也是那样的（这证明文明的光辉已经开始照射了，虽然还弱）；它却是在冬季严寒的时候洗澡。它的衣服永远是那么光泽，它的容貌是那么清洁，所以王子决心要试一试他的朋友常用的那种水的净化性能。他试了。在那黑色的湿泥下面，冒着巴斯的温泉。他洗了澡，病就医好了。他连忙赶到父亲的宫庭里，给父亲请安，很快又赶回来，建造了这座城和它的著名的浴池。

“他怀着他们先前的友谊的全部热忱找到那只猪——但是，伤心！温泉送了它的命。它不当心在温度太高的水里洗了澡，于

是这位自然科学家就没有了！它的后继者是普林尼*，他也是因为渴求知识而做了牺牲。

“这只是传说。请听真正的纪实。

“好多世纪之前，有一位威风很大的君王，就是鼎鼎大名的鲁德·赫迪白拉斯，不列颠的国君。他是一位伟大的君主。他走路的时候地都震动，因为他胖得那样厉害。他的人民用他脸上的光彩取暖：因为它是那样红而亮。他的确从头到脚每一吋都是个君王。而他身段上的吋数却是很多的，因为，虽然他不很高，身圆却非常大，在高度方面所失的吋数，他在圆周上补足了。在近代这些一代不如一代的君主们之中，假使硬要找一位在若干程度上足以和他比拟的话，我说那只有可敬的科尔王。

“这位好国王有一位王后，她呢，在十八年之前，生过一个儿子，叫做布赖都德。他被送进他父亲领土之上的一所初级神学校读书，读到十岁，就托一位忠实使者照顾着，派他到雅典去进一所进修学校；因为在假期里并不要缴额外的费用，而一个学生离校也不需要事先通知，所以他在雅典待了长长的八年，到临了，他的父王派了侍从长替他付了账，接他回来：侍从长办好这件差使，大受欢呼，并且立刻得了年俸。

“鲁德王看见王子，也就是他的儿子的时候，发现他已经长成那样好的一个青年，他立刻觉得，倘使马上叫他结婚，那该是一件多么伟大的事，那样就可以生出小孩子来延续鲁德的光荣血种，直到世界的最末期。根据这个想法，他就派遣了一个特别使

* 指老普林尼 (Gaius Plinius, 23—79)，为古罗马的博物学家，因逼近观测大喷火而死去。

节团，由那些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又没有什么获利的大贵族们组成，派到邻国去，要求那个国王把漂亮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同时申述他是渴望和他的弟兄和朋友极度地推诚相爱，但是，假使他们不同意这件婚事，那他出于不愉快的必要，就要侵犯他的国土，并且挖出他的眼睛。对于这话，那位国王（他是两者之中的弱者）答复说，他非常感谢他的朋友和弟兄的全部好意和慷慨，他的女儿随时可以出嫁，随便布赖都德王子什么时候来把她带去。

“这答复一到不列颠，全国都欢喜得神魂颠倒。到处听不见其他的音声，只有饮宴取乐的声音——此外就是金钱的叮当声，那是为了支付快乐的典礼的开销，都是人民向国库收税员缴纳金钱的时候发出来的。这时候，鲁德王高坐在围满群臣的宝座上，感情洋溢地立起身来，命令司法长去叫人弄最好的葡萄酒和宫庭乐人来：这一件‘皇恩浩荡’的事，竟由于传统的史学家的无知而归之于科尔王，在那驰名的诗句里对国王陛下的描写是：

要他的烟斗来抽，要他的酒壶来喝，

还要他的提琴手，三个。

为了纪念鲁德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事，而且是一种不忠实地抬高科尔王的功德的事。

“但是，在一切狂欢之中，却有一个人在倒出泡沫翻飞的美酒的时候不喝，在乐人奏乐的时候不跳舞，这不是别人，正是全国人民这会儿正为了祝贺他的幸福而勒紧喉咙和钱袋的那位布赖都德王子。原来是这么一回事，那位王子忘记了外交部长具有为他恋爱的无可置疑的权利，却违反了政策和外交的一切前例，为了自己的利益打算已经恋爱上了，和一位高贵的雅典人的美丽

的女儿私订了终身。

“这里，我们看到文明和教养有多方面好处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假使王子是生在后世，他可以立刻娶了他父亲所选定的对象，然后狠命地从事工作，来解除压在他身上的沉重的负担。他可以努力用有计划的侮辱和怠慢使她心碎；或者，假使她的女性的精神，和由于受了好多冤屈而起的骄傲意识支持她熬过了这种虐待，他也可以想法子要了她的命，实际而有效地把她甩掉。但是布赖都德王子哪一种解脱法都没有想到；所以他要求他的父亲让他私自朝见，把事情告诉了他。

“一切都管，就是不管自己的感情，那是君王们的由来已久的特权。鲁德王大发雷霆，把王冠抛到天花板，又伸手接住——因为在那时代，君主们是把王冠戴在头上，却不是藏在碉楼里的——他顿脚，捶额头，奇怪他自己的骨肉怎么会反抗他自己，最后，他叫来了卫士，命令王子立刻到一座很高的角楼去坐禁闭：这是古代的君王们在儿子们的婚姻倾向跟他们自己的不是同一角度的时候通常采用的对待儿子的办法。

“布赖都德王子在高高的角楼里被关了大半年，他的肉眼前面除了一堵石墙没有别的美好的远景，他的精神的视线之前也只有长期的囚禁，所以他自然而然地开始盘算起逃走的主意，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终于达到目的；自己走掉，却体贴入微地留了一把餐刀在他的狱卒的心里，因为要不然那可怜的家伙（他还有家庭）就要被认为暗中参与他的越狱而受到暴怒的国王的处罚。

“儿子的逃走使国王忿怒若狂。他不知道向谁来发泄悲伤和忿怒才好，幸而想起了把他儿子带回国的侍从长，于是革掉了他的年俸。同时也割掉了他的头。

“同时，年轻王子有效地化装好，徒步在他父亲的领土上流浪，在千辛万苦中由于对那位雅典姑娘怀着的甜蜜的思念而获得鼓舞和支持，她是他受到这种疲惫的苦难的无辜祸首呵。一天，他在一个乡村歇下来休息；看见草地上在进行着快乐的舞蹈，快乐的面孔来来去去，就鼓起勇气问一个站在他附近的纵酒狂欢的人，这样作乐是为了什么。

“‘你不知道吗，陌生人，’他回答说，‘不知道我们的国王最近发的布告吗？’

“‘布告！不知道。什么布告？’王子回答——因为他都是走的偏僻的小路，所以不知道大路上的事情。

“‘嘿，’那个农民答，‘我们的王子愿意娶的那个外国女人已经嫁给她本国的一个贵族了；国王宣布了这件事，并且叫大家共同庆祝；因为现在布赖都德王子当然要回去娶他父亲所选定的人了，据说她漂亮得像正午的太阳呢。祝你健康，先生。国王万岁！’

“王子不再留着听下去。他逃开了那里，钻进附近一座森林的最丛密的深处。他漫无目的地走着，走着，日以继夜，在烈日之下，也在冷冷的惨淡的月光之下；经过正午的干燥，也经过深夜的湿冷；在晨曦的灰暗光线之中，也在晚霞的红光之中。他本来是想往雅典去的，但现在却完全不注意时间和目的了，飘飘荡荡地迷了路走到了巴斯。

“那时候还没有巴斯这城市。那里是荒无人迹，根本不会有巴斯这种名字，但是却有那高贵的国土，有那绵亘的山丘，有那静静地流着，流向远方的美丽的河道；还有那崇高的山岭，像人生的苦难一样，远远地望去，一部分被早晨的迷雾掩蔽住，失去

崎岖险峻的气势，却好像是非常坦易和温柔了。王子被这景象的柔美所感动，颓然坐在绿色的草地上，用泪水来浸洗他的肿胀的脚。

“‘啊！’不幸的布赖都德说，合着掌，悲伤地仰望着天空，‘但愿我的流浪在这里终结吧；但愿我用来悲悼寄托错了的希望和遭到鄙弃的爱情的这些感恩的眼泪，从此永远和平静谧地流吧！’”

“这愿望被神听到了。那是异教徒的神道的时代，常常人们一说，这种神道就会接受他们的祷词，而且那么迅速，有些时候竟是极其粗卤。大地在王子的脚下裂开了；他陷进了裂口；而那裂口马上又在他头上永远闭拢了，只留了他的热泪从地底下流出来的一个口子，而从此以后它就永远从那里进流而出。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现在，许许多多获得伴侣上失望的年长的女士们和绅士们以及差不多同样数目的急于获得伴侣的年轻男女，每年都到巴斯来喝这泉水，由这里面获得许多力量和安慰。这对于布赖都德王子的眼泪的功德是一种最高的赞誉，也是这个传说的真实性的有力的证明。”

匹克威克先生读完这篇小小的手稿之后打了几个呵欠，小心地又把它折好，放回了抽屉里，于是带着显得极度疲倦的脸色点着了卧室蜡烛，上楼去睡。

他按照惯例在道拉先生的门口停住，敲敲门说声夜安。

“啊！”道拉说，“要去睡吗？我但愿已经睡了。阴郁的夜。刮风；是吗？”

“风很大，”匹克威克先生说。“夜安。”

“夜安。”

匹克威克先生进了卧室，道拉先生重新坐在火炉前面的椅子上，为了实践他的卤莽的诺言，坐着等他的妻子回家。

比坐着等人更难过的事是很少的，尤其是那被等待的人是去参加什么晚会的。你不由得要想到在他们那方面时间过得有多快，而在你这方面却拖得如此沉闷；你越这样想，你觉得他们快回来了的希望就越微弱。而且，时钟的的答答走得那样响，在你独自一人坐着的时候，就仿佛身上穿了蜘蛛网做的贴肉衣服。开始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搔你的右膝，然后这种感觉又去刺激你的左膝。你刚变换了坐的姿势，那种感觉又上了你的手臂；你坐卧不安地把四肢扭成各种各样奇怪的姿势的时候，你的鼻子上突然又犯了这毛病，于是你就去揉鼻子，仿佛把它揉掉——无疑你是会揉掉的，假使你能够的话。眼睛呢，也不过是一种累赘；你尽在睡眠蒙胧地剪一根烛芯，而另外一根却又一时半长了。由于这些，以及许多其他伤脑筋的小麻烦，使得夜深人静地枯坐成了一桩决不叫人愉快的事情。

这正是道拉先生现在的意见；他坐在火炉跟前，老实说对于使他不能睡觉的所有参加晚会的没人性的人怀着莫大愤慨。甚至想到因为自己在傍晚的时候觉得头疼所以才留在家里，也没有使他的心情好一点。最后，打了几次盹，把头向火炉围栏冲了好几次又及时地缩了回来才免得脸上打上烙印以后，他就决定躺到后房的床上去思索思索——当然不是去睡觉。

“我是个睡死觉的人，”道拉先生躺上床之后说。“我必须醒着才行；我想我在这里听得见敲门声的。我想是的。我听见守夜的人哪。他在走着。可是现在声音模糊些了。模糊了一点点。他

转弯了。啊！”道拉先生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转了那要转没转、逡巡了好久的弯，沉沉地睡去了。

时钟刚敲了三点，一顶轿子忽然刮到新月街来了，里面就是道拉太太：两个轿夫一个又矮又胖，一个又高又瘦，他们一路上为了使身体保持着垂直的姿势就费了很大的事，更不用说还要抬着轿子了；但是在那一带高地上和在新月街上，风刮得那么凶，像是要把路上砌的石子卷起来似的，风的狂怒更可怕了。所以他们很乐意地放下轿子，在大门上着着实实地敲了两下。

他们等了一会儿，但是没有人来。

“仆人们在帕普斯* 的怀里了，我想，”矮轿夫说，把手伸到拿着火把照路的孩子的火把上去烘。

“我希望他捏他们一把，使他们醒过来，”高个儿说。

“请再敲敲吧，好吗？”道拉太太在轿子里喊。“请你们再敲两三次。”

矮胖子是非常愿意尽快地把这工作做完的；所以他就站在台阶上敲了四五次极其惊人的双响，分开来就是八下或者十下之多；同时那高个儿就走到路当中，抬头看窗子里有没有灯光。

没有人来。依然是一片寂静和黑暗。

“喂呀！”道拉太太说。“你一定要再敲敲，请你。”

“有没有门铃呀，太太？”矮轿夫说。

“有的，”拿火把的孩子插嘴说，“我一直在拉着呢。”

“只剩一个把手了，”道拉太太说，“线断了。”

“我但愿断了的是这些仆人的脖子，”高个儿咆哮说。

* 帕普斯想系莫菲斯之误，后者是罗马神话中的梦神，是睡神之子。

“我必须麻烦你们再敲门了，对不起，”道拉太太极其有礼貌地说。

矮胖子又敲了几次，没有产生丝毫效果。高个儿非常不耐烦了，就上去代替了他，连续不断地两下两下地大敲起来，像个发疯的邮差。

终于，文克尔先生开始梦到在一个俱乐部里开会，会员们非常地不听指挥，所以主席不得不大敲桌子来维持秩序；后来，他模模糊糊地梦到一个拍卖行，里面没有人开价竞买，拍卖的人什么都自己买进；最后，他开始觉得可能是有人在敲大门。为了弄个明白，他静静地在床上逗留了十分钟的样子，听着；他数到三十二三下，觉得很够了，于是深信自己是很清醒的。

“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门环继续响下去。

文克尔先生跳下床，一点儿想不出可能是发生了什么事，匆匆穿上袜子和拖鞋，把睡衣裹在身上，借着火炉的微火点着一支扁蜡烛，匆匆跑下楼去。

“到底有人来了，太太，”矮轿夫说。

“我愿意在他后面用小锥子戳他一下，”高个儿咕噜说。

“谁呀？”文克尔先生喊，解着链条。

“不要尽站着问问题了，你这铁脑袋的家伙，”高个儿很鄙夷地回答说；以为问的人一定是仆人；“快点开门。”

“开呀，赶快，木头眼皮子的人，”另外一个加上这一句，作为鼓励。

文克尔先生半睡半醒地、机械地服从了命令，把门开了一点向外窥探。他看见的第一样东西是小孩子手里的火把的红光。他

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吓了一跳，以为可能是房子失了火，就连忙大开了门，把蜡烛举过头顶，急切地凝视着前面，弄不大清他所看见的是轿子还是救火车。这一瞬间，刮来一阵狂风；蜡烛被吹熄了；文克尔先生觉得身不由己地被推到台阶下去；门也被吹得砰的一声关上了。

“唔，青年人，你这下子可好了！”矮轿夫说。

文克尔先生从轿子窗户里看见一张女人的脸，连忙转过身来，拼命敲门环，并且发疯似的喊轿夫把轿子抬走。

“抬走，抬走，”文克尔先生喊。“有人从别处的房子里出来了；让我躲进轿子里去。把我藏起来——帮助我一下。”

他一直冷得直发抖；而每次举手打门环的时候，风就把他的睡衣吹得不成样子。

“那些人走到新月街来了。里面有妇女；用什么东西把我遮起来吧。站在我面前！”文克尔先生吼叫说。但是轿夫们笑得要死，一点也不能帮他的忙，而妇女们一步一步愈来愈近了。

文克尔先生最后绝望地敲了一阵门；妇女们已经只隔着几家大门了。他丢掉熄了的蜡烛——那是他一直高举在头上的——光明正大地跳进道拉太太的轿子。

现在，克莱多克太太终于听见敲门的声音和人声了；她正拖延着把比睡帽更像样的东西戴上头之后，立即赶到二楼前面的客厅里，打算弄清楚是不是道拉太太回来了。她正在文克尔先生冲进轿子的时候推上了窗框，她一看见下面所进行的事情，立刻发出一声猛烈而悲惨的尖叫，喊道拉先生赶快起来，因为他的太太正要和另外一位绅士私奔了。

一听这话，道拉先生突然像印度橡皮球似的跳下床，冲到前

间里，他到一个窗口的时候正好匹克威克先生也推开了另外一个：他们两人的眼光所触到的第一个景象，就是文克尔先生钻进轿子。

“守夜的，”道拉暴怒地说；“阻止他——抓住他——看牢他——关起他来，等我下来。我要割他的喉咙——给我一把刀——割一个半圆口子，克莱多克太太。我要割！”于是，这位愤慨的丈夫摆脱了尖叫着的女房东和匹克威克先生，拿了一把小小的餐刀冲上街去。

但是文克尔先生并不等他。他一听见勇猛的道拉的可怕的威胁，就跳出轿子——完全像跳进去的时候一样地迅速——把拖鞋向街上一擗，赤脚在新月街上兜圈子跑起来，后面紧紧追随着道拉和守夜的人。他一直跑在头里；第二次回到门口的时候门正开着，他就跑了进去，砰的一声把门对着道拉的脸带上，上楼进了卧室，锁了门，堆了一只洗脸盆架、一口衣柜和一张桌子抵住它，并且包好了少数必需品，预备天一亮就逃走。

道拉赶到门外面，从钥匙孔里申明他的坚强的决心，第二天一定要割文克尔先生的喉咙；随后，客厅里起了一大片喧嚷声，其中匹克威克先生的声音清晰可闻，是在努力调解；这之后，同院的人们各自回到各自的卧室去了，一切又归于寂静。

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山姆到哪里去了？这问题并非不可能被人提出的。下一章我们就要说一说他的去向。

第三十七章

忠实记述维勒先生的外出，因而描写他被邀请参加的夜会；并且说到他如何受匹克威克先生之托，去办一件微妙而重要的差使

“维勒先生，”克莱多克太太说，就是在那变故多端的日子的一天早上，“这儿有你一封信。”

“那倒很古怪哪，”山姆说，“恐怕是一定出了什么事情罗，因为我想不起我的熟人中间有人会写信的。”

“也许是发生了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吧，”克莱多克太太说。

“一定是什么非常不平常的事，所以我的朋友中间才会写出一封信来，”山姆答，怀疑地摇摇头；“简直是天翻地复，就像那青年人发病的时候说的罗。这信不会是老头子寄来的，”山姆说，看着信封上写的姓名地址。“他老是写的印刷体，因为他是从卖票房的大布告学写字的。这封信到底是哪里寄来的，这真是件很奇怪的事。”

山姆说了这话，像许多人在搞不清寄信人是谁的时候常做

的那样，看看封缄，又看看正面，又看看反面，又看看侧面，又看看姓名地址；然后，作为最后的办法，以为不妨也看看里面，也许可以有所发现。

“是用金边信纸写的，”山姆拆开信来的时候说，“拿青铜色的蜡用大门钥匙的头子封的口。现在且看看吧。”维勒先生于是带着非常庄严的脸色读之如下：

巴斯的仆役们的一部分优秀分子对维勒先生表达他们的敬意，并且请他光临今天晚上的友谊的宴会*，席间有一只煮羊腿和其他普通的配菜。宴会就席时间为九点半正。

包着这请帖的一张条子上面写着——

约翰·史毛卡先生，就是几天之前很荣幸和维勒先生在他们大家熟识的班顿先生家里见过面的那位绅士，现在给维勒先生奉上这份请帖。假使维勒先生可以在九点钟去看约翰·史毛卡先生，他就可以陪维勒先生同去，以便加以介绍。

（签名） 约翰·史毛卡。

信封上写的是寄到匹克威克先生家，给××维勒老爷；左角上用了一个括弧，里面写了“连达”**两个字，是给送信人的指示。

“唔，”山姆说，“这可未免有点儿太带劲了。我倒从来没有听说过一只煮羊腿就叫做宴会。我不懂他们把红烧的叫做什么了。”

* 原文 Swarry 为法文 Soirée（夜会）之误。兹译作“宴会”而误书为“宴会”。

** 系“速递”之误。

虽然如此，山姆并不化时间来细想这个问题，径自走到匹克威克先生面前，要求允许他晚上出去。请假顺利照准。得到许可以后，山姆·维勒在约定的时间之前一会儿，就带了大门钥匙逍遥逍遥地大步向女王广场走去；他一走到那里，就满意地看见约翰·史毛卡先生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站着，把他的拍上粉的头倚在一根路灯柱子上，用一根琥珀烟嘴抽着雪茄。

“你好吗，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说，一只手优雅地举一举帽子，同时用谦和的态度把另外一只轻轻地挥动着。“你好吗，先生？”

“噢，照理说是复元了，”山姆答。“你自己觉得怎么样呀，我的好朋友？”

“不过马马虎虎罢了，”约翰·史毛卡先生说。

“啊，你工作得太辛苦了，”山姆说。“我怕你太辛苦；那不行啊，你知道；你决不能放任你那种顽强的精神呀。”

“那倒没有什么，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答，“还是坏酒的作用大；恐怕我从前是太放荡了。”

“啊，那就是了，是吗？”山姆说；“那是很坏的毛病呵。”

“可是，那种诱惑，你明白的，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说。

“唉，可不是嘛，”山姆说。

“钻进社会的漩涡里了，你明白的，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说，叹了一口气。

“真是可怕！”山姆答。

“不过总是这样的，”约翰·史毛卡先生说；“假使你的命运要你过社会生活。据有社会地位，那末，别人能够摆脱的诱惑，

你对它们却只有屈服的份儿。”

“恰恰和我的舅舅走上出风头的路的时候说的一作罗，”山姆说，“而这位老绅士是很对的，因为他不到三个月的样子就喝酒喝得送了命。”

约翰·史毛卡先生听见把他和一位已故的绅士之间划上了等号，露出非常愤慨的模样；但是山姆的脸上是一种不动声色的镇静态度，他就改变了心思，脸色重新和善起来。

“也许我们还是就去的好，”史毛卡先生说，看了看埋在很深的表袋底里的一只铜表；用一根黑色的带子把那只表提到袋口上来，带子另外一头扣了一个铜钥匙。

“也许是，”山姆答，“否则他们吃喝过多，那就坏了事啦。”

“你喝过泉水没有，维勒先生？”他们向大街走去的时候，他的同伴问。

“喝过一次，”山姆答。

“你觉得怎么样，先生？”

“我觉得是特里特别地不舒服，”山姆答。

“啊，”约翰·史毛卡先生说，“你大概是不欢喜冷热矿的味道吧？”

“我不大懂那玩艺儿，”山姆说。“我觉得它们有很强烈的、热熨斗的味道。”

“那就是冷热矿呀，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鄙夷地说。

“得，假使是的，那也不过是一个非常没有意义的字眼，”山姆说。“也许是的吧，不过我是对于化学不大在行的，所以不能说什么罗。”说到这里，山姆·维勒开始吹起口哨来，使约翰·

史毛卡先生大为惊骇。

“对不起，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说，被那种极端不文雅的声音弄得痛苦不堪了。“你挽着我的手臂好不好？”

“谢谢你，你是非常好，但是我不想剥夺了你的胳臂，”山姆回答说。“我倒是欢喜把我的手放在口袋里，假使那对于你是一样的话。”山姆说了这话就实行起来，并且口哨吹得比先前更响得多了。

“这里走，”他的新朋友说，当他们走上一条小街道的时候，他显然放心得多了；“马上就到了。”

“是吗？”山姆说，完全不因为宣布接近巴斯的优秀仆役们而有所动容。

“是的，”约翰·史毛卡先生说，“不要惊慌呵，维勒先生。”

“啊，不会，”山姆说。

“你会看到一些非常漂亮的制服了，维勒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继续说；“也许你会觉得有几位绅士在开头有点儿高傲，不过不久他们就会好转过来的。”

“那他们可太好了，”山姆答。

“你知道，”约翰·史毛卡先生接着说，带着高尚的保护者的神气；“你知道，因为你是一个陌生人，所以或者他们在开头会对你有点不客气。”

“不过，他们总不会很残酷吧，是吗？”山姆问。

“不会，不会，”约翰·史毛卡先生答，掏出那只狐狸头的鼻烟壶，摆出一副绅士气派吸了一撮鼻烟。“我们中间有几个滑稽的家伙，他们要说说笑话的，你知道；不过你决不要介意，决不要介意。”

“我努力领教他们的好手段吧，”山姆答。

“那很好，”约翰·史毛卡先生说，收起狐狸的头，昂起他自己的；“我帮你。”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一个小小的蔬菜水果铺子门口，约翰·史毛卡先生就走进去，山姆跟在后面，他一落到他背后，就又故态复萌，咧开嘴巴做了一连串最露骨、最纯粹的歪嘴，还有其他的表情，显出他是处在一种内心很愉快的、可妒羡的状态之中。

穿过蔬菜水果铺子，在它后面的一条小过道里的架子上放了帽子，他们走进一个小小的客堂；整个的堂皇的场面就映进了维勒先生的眼帘。

两张桌子拼在一起放在客堂中间，上面铺了年龄不同、洗涤的日期也不同的三四块台布，尽这些条件所允许的整理得像是一块整的。这上面放了六客或者八客刀叉。刀子的柄有些是绿的，有些是红的，有些是黄的；而所有的叉都是黑色的，所以合起来，颜色非常耀眼。和客人数目相当的盘子放在火炉围栏后面烘着，客人们自己是在它前面烘着：其中为首的最重要的一位，似乎是那个胖胖的绅士，穿了有长尾巴的鲜明的深红色上衣，鲜红色的短裤，戴了一顶翻边帽子，他背着火炉站着，显然是刚进来的，因为除了头上还戴着翻边帽子之外，手里还拿着一根长长的手杖，那是他这行职业的绅士们惯于斜举在马车顶上的。

“史毛卡，我的朋友——你的手指，”戴翻边帽子的绅士说。

史毛卡先生把他右手小指的第一个关节和戴翻边帽子的绅士的那个关节扣了起来，并且说看见他身体这样好觉得心都醉了。

“唔，他们对我说我的气色好得很，”戴翻边帽子的人说，

“而那真是怪事哪。我在过去两个星期里每天都要跟着我们的老太婆两个钟头；假如经常看她把那件该死的熏香草色旧袍子后身的钩子钩住的那种样子，还不能够使任何人销沉得活不下去的话，那就停发我三个月的薪水。”

听了这话，在场的优秀分子们都尽情地大笑起来；一位穿着镶花边的黄色背心的绅士，对附近一位穿绿色滚边短裤的耳语说，塔克尔今天晚上很高兴。

“顺便说一声，”塔克尔先生说，“史毛卡，我的孩子，你——”其余的话都用耳语声送进约翰·史毛卡先生的耳朵里了。

“啊呀，我倒全忘记了，”约翰·史毛卡先生说。“绅士们，这位是我的朋友维勒先生。”

“对不起，我挡着你烘不着火了，维勒，”塔克尔先生说，随随便便点一点头。“我想你不冷吧，维勒。”

“一点也不，火神爷*，”山姆答。“你站在对面还觉得冷，一定是个非常怕冷的人了。他们假使把你放在公共场所的休息室里的火炉围栏后面，倒可以给你省下些煤。”

这个反驳似乎隐射塔克尔先生的大红色的仆服，所以那位绅士显出威严的样子有几秒钟之久，但是随后逐渐离开火炉，露出苦笑，说那倒不坏。

“多谢你的称赞，先生，”山姆答。“我们要一步一步地搞，待会儿我们再来一个更好的。”

这时，谈话被打断了，因为到了一位穿橘黄色丝绒裤子的绅

* 火神爷 (Blazes) 是山姆随口给塔克尔起的混名，意为“火焰”，就是说他红红的像一炉火。但这一字又作“地狱”解，是骂人话。

士，还同着一位穿紫色号衣露出一大截袜子的绅士。新来的被先来的欢迎之后，塔克尔先生就采取了大家一致通过的用晚饭的提议。

卖鲜货的和他的妻子于是就把那滚热的煮羊腿放在桌上，还有刺山柑酱、萝卜和马铃薯。塔克尔先生坐了主席位置。桌子的另外一头是穿橘黄色丝绒裤子的绅士。卖鲜货的戴上一双软皮手套以便递送碟子，站在塔克尔先生的椅子背后。

“哈里斯，”塔克尔先生用命令的声调说。

“先生。”卖鲜货的人说。

“你戴了手套没有？”

“戴了，先生。”

“那末把盖子揭开。”

“是，先生。”

卖鲜货的用极卑恭的态度照着命令做了，并且谄媚地给塔克尔先生递上切肉刀；递刀的时候，他偶然打了个呵欠。

“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塔克尔先生说，很粗暴的样子。

“请你原谅，先生，”丧了气的卖鲜货的回答说，“我不是故意的，先生；我昨天夜里睡得很迟，先生。”

“我告诉你我认为你怎样吧，哈里斯，”塔克尔先生带着含有深意的神气说，“你是个粗卤的野兽。”

“我希望，绅士们，”哈里斯说，“希望不要对我太严厉，我真是非常感激你们，绅士们，因为承你们的照顾，有什么附带的帮助侍候的工作你们总推荐我，我也是非常感激的。我希望，绅士们，我可以使你们满意。”

“你不好，先生，”塔克尔先生说。“差得远哪，先生。”

“我们认为你是个不卖力的流氓，”穿橘黄色丝绒裤的绅士说。

“一个下流的贼，”穿绿花边短裤的绅士接着说。

“一个不可教的虾溜（下流）坯子，”穿紫色号衣的绅士说。

这些小小的混名赐给他的时候——那是最小的暴戾行为的表现——可怜的卖鲜货的只是低声下气地鞠躬；每人都说了一些表示自己的优越的话之后，塔克尔先生开始割切羊腿分给众人。

这一晚的重要大事刚开始，房门突然被人推开，出现了一位绅士，他穿着浅蓝色的缀着铅钮子的号衣。

“违反规则，”塔克尔先生说。“太迟了，太迟了。”

“不，不；实在没有办法呵，”穿蓝色号衣的绅士说。“我请大家注意——是一件对女人献殷勤的事情——戏院里的一个约会。”

“啊，当真，”穿橘黄色丝绒裤子的绅士说。

“是呀；真的，用名誉担保，”穿蓝色号衣的人说。“我答应了在十点半去接我们的最小的女儿，她是一个那么难得的呱呱叫的女孩子，所以我真正不忍心叫她失望。我对于在座的诸位并没有得罪的意思呵，但是，一个女人，先生——一个女人，先生，你是拗不过的。”

“我开始怀疑这里面有什么花样了，”新来的人在山姆旁边坐下之后，塔克尔说。“我注意过一两次，她上下马车的时候沉甸甸地倚在你的肩膀上。”

“啊，真是的，真的，塔克尔，你不能这样说呀，”穿蓝色号衣的人说。“这话是不公平的。我似乎对一两个朋友说过她是非

常神圣高尚的，她没有什么显着（著）的原因拒绝过一两个人的求婚，不过——不，不，不，真是的，塔克尔——而且当着陌生人的面呀——那是不对的——你不能那样说。说不得，我的好朋友，说不得！”于是那穿蓝色号衣的家伙拉拉领带，理理衣袖，故意点点头和皱皱眉，好像还有东西藏着，假使他高兴他就可以说出来，只是为了体面而抑制着不说。

那穿蓝色衣服的人是一个淡色头发的、刚强的、不拘形式的仆役，有一种高傲的神气和一张卤莽的脸孔，他一开头就吸引了维勒先生的特别注意；当他这样地谈论了一番之后，山姆就更想要和他结交结交；所以立刻用他所特有的独立自主的作风和他交谈起来。

“祝你健康，先生，”山姆说，“我很喜欢你的话，我觉得那是非常可爱的。”

穿蓝色衣服的人听了这话微微一笑，仿佛这是他听惯了的恭维话；但同时对山姆嘉许地看着，说他希望和他认识起来，因为，一点不是他恭维，他似乎具有很可爱的人的素质——正是个很中他的意的人。

“你很客气，先生，”山姆说。“你是多么幸运的家伙呀！”

“你说的是什么呢？”穿蓝色衣服的绅士问。

“那个小姐呵，”山姆答。“她心里有数的，她。啊，我知道嘛。”维勒先生闭了一只眼睛，连连地摇着头，那是一种使蓝色衣服的绅士的虚荣心大为满足的样子。

“恐怕你这人是一个滑头呵，维勒先生，”那人说。

“不，不，”山姆说。“我把这奉送给你。比起我来，那更是你的道道儿呵，就好象疯牛走进胡同的时候在花园围墙里面的一

位绅士对墙外面的人说的罗。”

“得，得，维勒先生，”穿蓝衣服的绅士说，“我想她是注意过我的风度的，维勒先生。”

“我相信那是她摆脱不了的罗，”山姆说。

“你现在有没有这一类的小小的故事呀，先生？”穿蓝衣服的受宠若惊的绅士问，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根牙签来。

“未必，”山姆说。“我那里是没有什么女儿，否则的话，当然我就会弄上一个了。虽说如此，我倒不认为我会跟侯爵夫人以下的人去搞什么关系。我也许会接受一个没有爵位却有一大笔财产的年轻女人，假如她拚命爱我的话；别人谈不上。”

“当然谈不上，维勒先生，”穿蓝衣服的绅士说，“人是难不倒的，你知道；我们晓得，维勒先生，——我们，懂得人情世故的人——晓得一身好制服迟早总会给女人发生作用的。事实上，你我之间不妨说，这种职业所以值得做，也不过是为了这样东西呵。”

“正是呀，”山姆说。“是那样的，当然罗。”

这种推心置腹的对话进行到这里的时候，杯子已经在各人面前放好了，各位绅士就在酒店没有关门之前叫了自己最欢喜的饮料。在座的人们之中最爱打扮的两位——穿蓝色的和穿橘黄色的两位——要了“冷果汁水”，但是对于其余的人，掺水杜松子酒似乎是受宠爱的饮料。山姆把那卖鲜货的叫做“忘命的恶棍”，要了一大碗五味酒——这两件事似乎使他在那些优秀分子的心目中大大提高了身价。

“绅士们，”穿蓝色衣服的人用十足的花花公子派头说，“我把女士们给你们；来吧。”

“听呀，听呀！”山姆说。“是年轻的太太们呀。”

这时发出“秩序”的大叫声，约翰·史毛卡先生以维勒先生入会的介绍人的资格要求他听他发表一点意见，就是，他刚才所用的字眼是不合于会议习惯的。

“是哪个字眼呀，先生？”山姆问。

“太太们，先生，”约翰·史毛卡先生答，表示警告地皱了一下眉头，“我们这里不承认这种身份的特征。”

“啊，很好，”山姆说；“那末我就修改我的话，叫她们可爱的东西，假如火神爷允许我的话。”

穿绿色花边短裤的绅士的脑子里发生了一种怀疑；把主席叫做“火神爷”究竟可不可以呢；但是大家似乎相信他们自己的理由胜过相信他的，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提出来。戴翻边帽子的人呢，呼吸急促，对山姆盯了好久，但是显然，他终于认为还是不说什么为妙，因为怕要给自己惹来更坏的麻烦。

沉默片刻之后，一位穿着拖到脚跟那么长的绣花外套和护住他腿子一半的绣花背心的绅士，把他的掺水杜松子酒使劲搅了一下，经过一番大努力之后突然立起来说，他想对大家说几句话。于是戴翻边帽子的人就说大家无疑是很高兴听的，无论那位穿长外套的人想说什么。

“我现在来说话，绅士们，我觉得很尴尬，”穿长外套的人说，“因为我不幸是一个赶马车的，只是作为一个名誉会员来参加这种愉快的宴会，但是我觉得不能不，绅士们——假如可以的话，我该说迫不得已——来告诉大家一件我已经知道的令人苦恼的事情；这事可以说是我每天都念念不忘的。绅士们，我们的朋友惠弗斯先生（每人都向穿橘黄色衣服的人看看），我们的朋友惠

弗斯先生辞职了。”

听的人全都吃惊了。每人都对邻座的人脸上看看，然后又一致把目光转向站着的马车夫。

“你们都大吃一惊是当然的罗，绅士们，”马车夫说。“我不想解释造成工作上的这种不可补偿的损失的原因，不过我要请惠弗斯先生自己说一说，让羡慕他的朋友们可以作个参考。”

这提议被热烈地赞成了，惠弗斯先生就加以解释。他说他当然是愿意继续担任他所辞掉的职务的。制服是极其精美豪华，那家女性们是非常和蔼可亲，至于职务呢，他不能不说，也并不太繁重；所要求于他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多多注意客厅窗子外面，另外还有一位绅士和他一同担任这种工作，那人也辞了职。他本来不愿意叫大家听那痛苦的和讨厌的详情，但是既然要求他解释，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冒冒失失和明明白白地说，就是，曾经吩咐他吃冷的食物。

这一表白在听众们胸中所唤起的愤慨是不可能想像的。“不要脸！”的大声叫喊，夹杂着叹气和嗤声，持续了至少有一刻钟之久。

随后惠弗斯先生接下去说，追溯上去，恐怕这种暴行还是由于他自己的容忍和随和的性格招惹来的。他清楚地记得曾经有一次同意了吃咸黄油，而且，还有一次那家的人突然生病，他竟那样地忘了自己，把一煤斗的煤掬到三层楼上。他相信他并没有因为坦白说了自己的过失而被朋友们看不起；假如已经被看不起了的话，他希望他对最近一次对他的感情的肆意伤害作出迅速的反应，可以恢复他在朋友中间的荣誉。

惠弗斯先生的演说的反响是一片赞美的高呼，大家用极其

热烈的态度举杯祝这位有趣的殉道者健康。殉道者答谢了，提议和他们的客人维勒先生干杯，因为他虽然和他还不很熟识，但他既是约翰·史毛卡先生的朋友，那无论何时何地对于任何绅士社会都是一封充分有效的推荐信。因此，假如朋友们喝的是葡萄酒，他想喝干满满的一杯来表示对维勒先生的健康的充分祝贺；但是既然他们为了换口味而喝了烧酒，而每次干杯都干一大杯的话也许是不便的，所以他提议干杯可以省掉。

他的发言结束的时候，每人都由大杯子里喝一小口表示对山姆的敬意；山姆为了祝贺自己，用杓子舀了满满两杯五味酒喝掉，就作了一个简洁的演说致谢。

“非常感激，老朋友们，”山姆说，用无以复加的满不在乎的态度舀着五味酒，“感激这种恭维；它是如此这般的来头，所以非常动人。我曾经听说过许多关于你们这个会的事，不过我决没有想到你们是象我所发现的这么难得的可爱的人。我只希望你们保重自己，决不要损害自己的尊严；这种尊严派头走在街上的时候看起来是非常使人着迷的，我从小就老是欢喜看的，那时候我还只有我的朋友那位火神爷的铜头子手杖的一半高呢。至于那位穿着橘黄色衣服的受了压迫的牺牲者，我所能说的是，我希望他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好职位；在那里不再有什么冷菜宴会来麻烦他。”

山姆带着愉快的微笑坐了下来，他的演讲受到喧腾的赞赏；于是大家散会。

“喂，你的意思不是就要走吧，老朋友？”山姆·维勒对他的朋友约翰·史毛卡先生说。

“我真是不得不走了，”史毛卡先生说；“我答应过班顿。”

“啊，很好，”山姆说；“那就又当别论了。假如你失了约也许他就要辞退你了。你不走吧，火神爷？”

“我要走的，”戴翻边帽子的人说。

“什么，剩下大半碗五味酒就走掉吗！”山姆说；“废话，再坐下来吧。”

塔克尔先生可经不起这种邀请。他把刚拿起的手杖和戴好的帽子放在一边，说是为了友谊的关系，他愿意喝上一杯。

穿蓝色衣服的绅士和塔克尔先生是同路，所以他也被挽留下来了。五味酒喝掉一半的时候，山姆又从鲜货铺子里买了些牡蛎；这两者的效力是如此地使人兴奋，所以塔克尔先生用翻边帽子和手杖打扮起来，对着桌子上的牡蛎壳跳起舞来：那位穿蓝衣的绅士用一把梳子和一片卷发纸做成一种机巧的乐器给他伴奏。最后，五味酒喝完了，夜也差不多要完了。他们才出发各自回家。塔克尔先生一走到露天，立刻有一种突然的欲望涌上心头，要躺在人行道上；山姆觉得反对他是怪可惜的，就让他照自己的意思做了。因为翻边帽子假使留在那里的话难免要弄脏，所以山姆很周到地把它压扁了戴在穿蓝衣绅士的头上，把那根大手杖也放在他手里，把他推在他的大门上倚着，拉了门铃，自己才静静地走回家去。

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一清早就起了身，比平常早得多，穿得整整齐齐走下楼，拉铃叫人。

“山姆，”当维勒先生应召而来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说，“关上门。”

维勒先生照着做了。

“昨天夜里这里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山姆，”匹克威克先

生说，“那事情使得文克尔先生有理由害怕道拉先生行凶。”

“我在楼下听老太婆说过了，先生，”山姆答。

“而且说起来很难过，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带着极其狼狈的脸色继续说，“因为害怕的原故，文克尔先生已经走掉了。”

“走掉了！”山姆说。

“今天早上一清早就离开了家，事先一点都没有和我商量，”匹克威克先生答。“而且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完全不知道。”

“他应该留在这里斗出个结果呀，先生，”山姆回答说，很鄙视的样子。“解决那个道拉并不太费事呵，先生。”

“唔，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对于他的勇敢和决心也不免怀疑。不过，不管怎么样吧，文克尔先生是走了。一定要找到他才好，山姆——找到他带回我这里来。”

“假使他不愿意回来呢，先生，”山姆说。

“一定要使他回来，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谁去办呢，先生？”山姆带笑问。

“你，”匹克威克先生答。

“很好，先生。”

说了这话，维勒先生就走出房间，随即听到街上的大门被关上的响声。两个钟头之内他回来了，就像是被打发出去办一桩最平常不过的差使似的那么镇静，带回来的消息是：有一个各方面都像文克尔先生的人当天早上坐了皇家饭店的马车到布列斯托尔去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握住他的手，“你是一个能干的家伙；一个无价之宝。你一定要去追他，山姆。”

“当然罗，先生，”维勒先生答。

“你一找到他，立刻就写信给我，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假使他想逃走，就打倒他，或者关起他来。我给你全权，山姆。”

“我会很当心的，先生，”山姆答。

“你告诉他，”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很激动，很不高兴，并且自然是很愤慨，因为他采取了这种非常突兀的办法。”

“就是了，先生，”山姆答。

“你告诉他，”匹克威克先生说，“假使他不和你一同回这个屋子，他就得和我一同回来，因为我要去找他的。”

“我会对他说的，先生，”山姆答。

“你想你能找到他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焦急地注视着他的脸说。

“啊，无论他在哪里我都会找到的，”山姆很自信地回答说。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那末越早去越好。”

匹克威克先生这样指示了之后，就放了一笔钱在他的忠心的仆人手里，命令他立刻动身上布列斯托尔，去追那逃亡者。

山姆在一只毡呢行李袋里放了少数必需品，预备出发，他走到过道尽头的时候停住了脚，又静静地走回来，把头伸进客堂。

“先生，”山姆低声说。

“唔，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给我的指示我要完全理解它吧，是吗，先生？”山姆问。

“我希望如此，”匹克威克先生说。

“关于打倒这一层，是平常那种了解吧。对吗，先生？”山姆问。

“完全是的，”匹克威克先生答。“彻底是的。你认为必要的你就做。你是执行我的命令。”

山姆点头表示懂得，把头缩到门外，怀着轻快的心情出发巡礼去了。

第三十八章

文克尔先生爬出油锅，却大大方方、高高兴兴地跨进火坑

那位流年不利的绅士，不幸造成一场不寻常的纷扰，用前面所描写的那样方式惊动了新月街的居民、而自己非常惶恐和忧虑地过了一夜，于是离开他的朋友们还在睡觉的屋子，自己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地走了。促使文克尔先生采取这一步骤的那种优良和审慎的情绪，决不能过高地加以估价或者过于热烈地加以赞美。“假使，”文克尔先生在心里盘算，“假使这个道拉真要（我相信他一定要）把他对我施行暴力的威胁付诸实施，那末论理我有义务叫他出来*。他有妻子；那妻子属于他，而且依赖他。天哪！假使我在愤怒的胡作胡为之下把他杀了的话，我此后一生的心情还得了吗！”这种痛苦的顾虑在那位仁慈的青年人的感情上起了那么强烈的作用，使得他的膝头互相敲击，使他脸上流露出内在情感的惊恐的表现。他被这种思虑所驱使，就抓住行李，偷偷爬下楼梯，尽可能轻轻地带上那扇讨厌的大门，走了。往皇家饭店

* 就是说，接受道拉的威胁，堂堂正正叫他出来，进行决斗。

走呀走的，看见一辆马车正要到布列斯托尔去；他觉得到布列斯托尔或者到别处在他都是一样，就爬上御者座，让那两匹每天要在这条路线上跑两个来回光景的马把他拖到了目的地。

他在布煦旅馆开了房间；打算暂时不给匹克威克先生通信，等道拉先生的怒气可能多少会消散一点之后再说；于是走出去看看这个城市，但是这里给他的印象却是一个他所见过的最污秽的地方。他观察了船坞和船舶，看了大教堂，问了问到克列夫顿去的路，按照别人的指点向那里走去。但是，正如布列斯托尔的人行道不是世上最宽阔和最清洁的，它的街道也完全不是最直或者最不错综复杂的；文克尔先生被它们那种无数的转弯抹角弄得胡里胡涂，四下里望着想找一个适合的铺子再打听一下道路。

他的眼光落在一所新油漆的房屋上，那房子是新近改装的，又像铺子又像住家；有一盏红色的灯伸在大门上的扇形窗户上面，所以即使那扇从前是前客堂的房间的窗户顶上没有“外科”这两个金字漆在壁板上，也足以说明那是一个行医的人的住所。文克尔先生觉得这是问路的一个合适的地方，于是跨进放着贴了金色签条的抽屉和瓶子的铺面；他发现那里没有人，但是里面后间的门上也有“外科”的字样——这是为了不显得单调，漆的白色——所以他断定那是内室，或者有人在里面的，因此他用一只半克龙银币在柜台上敲着吸引人家注意。

第一次敲过，有一种先前一直可以清楚听见的像有人用火钳和火箸之类在对打的声音突然停止了；第二次敲过，就有一个戴绿色眼镜、手里拿了一大本厚书、像是很用功的青年人静静地滑到铺面里，走到柜台后面探问来客有什么贵干。

“对不起，麻烦你了，先生，”文克尔先生说，“可不可以请

你指点一下——”

“哈！哈！哈！”用功的青年绅士大笑起来，把手里的大书向天空一抛，又趁着它落下来快要把柜台上的瓶子统统打得粉碎的时候很巧妙地接住。“怪事！”

怪事，无疑的；文克尔先生看见这位医学界的绅士这种突兀的行为，惊怪之极，不由自主地直向门口倒退，他被这种奇怪的接待搞得非常莫名其妙。

“怎么，你不认识我吗？”那位医学绅士说。

文克尔先生啜嚅地回答说他并没有拜识过。

“嗨，”医学绅士说，“我还有希望哪；布列斯托尔一半的老太婆也许都要请我看病的，假使我运气相当不错的話。滚吧，你这非常无聊的老流氓，滚！”医学绅士的后面这句严厉的命令是对那本大书说的，他很敏捷地把那书踢到铺子里面那一头之后，摘下绿眼镜，露着牙齿笑了一笑；原来正是从前在波洛的盖伊医院、家住兰特街的罗伯特·索耶先生。

“你不见得不是来攻击我的吧？”鲍伯·索耶先生说，用友谊的热情握住文克尔先生的手摇着。

“我的确不是的，”文克尔先生答，回报以压力。

“我不懂你怎么没有看见那名字，”鲍伯·索耶说，使他的朋友注意大门上用白漆漆的几个字，“索耶，前诺克莫夫。”*

“它们绝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文克尔先生答。

“天啊，假使我知道是你，我就会冲出来拥抱你了，”鲍伯·索耶说；“但是我拿生命起誓，我以为是收税的人。”

* 意为索耶医师诊所，前为诺克莫夫商店。下文改译为“索耶医师”。

“当真的！”文克尔先生说。

“我真以为是的，”鲍伯·索耶回答说，“我刚要说我不在家，假使你要留下什么口信呢，我一定可以转告我自己；因为他不认识我的；煤气和修路公司的人也不认识我。我想教堂收捐的人猜得出我是哪一个的，并且我知道自来水公司的人也认识我，因为我初到这里来的时候替他拔过一颗牙齿。——但是进来吧，进来吧！”鲍伯·索耶先生这样喋喋不休地说着，把文克尔先生推进了后房，那里坐着一位绅士，用烧红的拨火棒在火炉架上钻着小洞来消遣，这人正是班杰明·爱伦先生。

“喂，”文克尔先生说，“这真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乐事。你们这个地方多好啊！”

“呱呱叫，呱呱叫，”鲍伯·索耶答。“那次可贵的聚会之后，不久我就混过来了。我的朋友们给我凑了开业必需的东西；所以我穿上一套黑衣服，戴上一副眼镜，到这里来尽量装出一副庄严的样子罢了。”

“而你的生意挺好呀，无疑的罗？”文克尔先生说，很有数的样子。

“挺好，”鲍伯·索耶答。“那样好，几年之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赚头放在一只酒瓶里，用一张洋莓叶子盖住它们。”

“你不是说的真话吧？”文克尔先生说。“这些货品就——”

“空城计啊，我的好朋友，”鲍伯·索耶说；“一半的抽屉里什么都没有，另外一半是打不开的。”

“瞎说！”

“事实——拿信誉担保！”鲍伯·索耶答，走到外面的铺面里，为了证明他的话的真实性，用劲把那些装样子的抽屉上的镀

金球形把手拉了几下。“铺子里真有的东西差不多只是水蛭*，而它们还是旧货。”

“我真没有想到！”文克尔先生大为惊讶地喊。

“我希望如此，”鲍伯·索耶答，“否则装样子的用处在哪里呢，呃？但是你喝点什么呀？跟我们喝一样的吗？——好的。班，我的好人，把手伸进碗橱里，把白兰地酒拿出来吧。”

班杰明·爱伦先生微笑着表示乐于照办，于是从他手肘旁边的壁橱里拿出一只装了半瓶白兰地的黑瓶子。

“你不冲水吧，是吗？”鲍伯·索耶说。

“谢谢你，”文克尔先生答。“现在时间还早：我倒欢喜冲淡一点，倘使你不反对的话。”

“一点不反对，只要你自己安心，”鲍伯·索耶答；说完就一口喝掉了一杯，很津津有味的样子。“班，小壶！”

班杰明·爱伦先生从同一隐秘的地方拿出一只小小的铜壶；可以看出鲍伯·索耶很以它自豪，特别是因为它看上去很合乎他的业务的派头。随后，鲍伯·索耶先生从一个贴了“苏打水”的签条的有实用价值的窗座里，铲出几小铲煤，不久那把作生意的铜壶里的水烧开之后，文克尔先生就冲了他的白兰地；当谈话在三人中普遍展开的时候，忽然被进来的一个孩子打断了，他穿一身素净的灰色制服，戴一顶金边帽子，臂弯里挎了一只有盖子的小篮子；鲍伯·索耶先生一见他就喊，“汤姆，你这游手好闲的，来。”

孩子走了过来。

* 旧式西医外科治疗中惯用水蛭吸败血或脓。

“你把布列斯托尔的路灯柱子全倚遍了，你这懒惰的小无赖！”鲍伯·索耶说。

“不，先生，我没有，”孩子答。

“你最好是没有！”鲍伯·索耶先生说，做出威吓的神情。“人家看见一个行医的人的伙计老在阳沟里打弹子或者在马路上跳绳，你想还有谁来请教这种行医的人呢？你对于你的职业没有一点感情吗，你这下流东西？你把药统统送掉了没有？”

“送了，先生。”

“小孩子吃的药粉，送到住了新人家的那所大房子里，一天吃四顿的丸药送到腿害痛风症的坏脾气的老绅士那里，没有错吗？”

“是的，先生。”

“那末带上门，照应铺子去。”

“喂，”文克尔先生在孩子出去之后说，“事情倒并不像你要我相信的那么坏呀。还是有一些药送出去的呵。”

鲍伯·索耶先生往铺子里偷偷看了一眼，见没有生人，就俯身向文克尔先生低声说：

“他都是把药送错人家。”

文克尔先生莫名其妙，鲍伯·索耶和他的朋友大笑。

“你不懂吗？”鲍伯说。“他走到一家，拉拉铃，塞一包没有姓名地址的药在仆人手里就走。仆人拿到餐室里，主人拆开来读那签条，‘药水临睡时服——丸药同前——洗涤剂照常——粉剂。索耶医师按方精密配制，’等等。他拿给妻子看——她读签条；传到仆人们手里——他们也读签条。第二天孩子走上门来：‘很对不起——他的错误——生意太忙——好许多药要送——’

索耶先生致意。’名字就传开了；那就是吃医药饭的办法呀，我的朋友；天啊，老朋友，那比世上的一切广告都好。我们有一只四盎斯的瓶子已经到过布列斯托尔的一半的家庭，并且还没有完哪。”

“噯呀，我懂了，”文克尔先生说；“多出色的计划呀！”

“啊，班和我想出了有一打这样的法子呢，”鲍伯·索耶很得意地回答说。“点路灯的人每星期得到十八便士，夜里巡行的时候每次走到这里就拉十分钟夜铃。我的伙计带着惊恐的神色，老赶到教堂里叫我出去，都是在唱圣诗之前，因为那时候人们没有事，只在东张西望。‘噯呀，’人人都说，‘什么人害急病了？来请索耶了。那个青年人的生意有多好！’”

这样泄露了医学界的若干秘密之后，鲍伯·索耶先生和他的朋友班·爱伦各自向椅子背上一仰，狂笑起来。他们尽情地笑够了以后，谈话转到了文克尔先生更直接发生兴趣的题目上。

我们记得我们在别处暗示过，班杰明·爱伦先生喝了白兰地之后有一种变得很感伤的习惯。这并不是他所特有的情形，我们自己就可以证明，因为我们偶尔也得和犯同样毛病的人打交道。而这一时期的班杰明·爱伦先生，也许比以前更容易发醉态；这毛病的原因是很简单的：他在鲍伯·索耶先生这里已经住了差不多三个星期；鲍伯·索耶先生并不是非常善于节制的，班杰明·爱伦先生也是没有很坚强的理性；所以，在上述的整个时期中班杰明·爱伦先生只是在似醉未醉和烂醉如泥之间摇摆着罢了。

“我的好朋友，”班·爱伦先生趁着鲍伯·索耶暂时隐到柜台后面去施舍几条上面说过的用过的水蛭的时候说，“我的好朋

友，我是非常可怜呵。”

文克尔先生表示，听了这话替他深深难过，说他是否能够做点什么来减轻那位痛苦的学生的悲哀。

“你是无能为力的，我的好朋友——无能为力的，”班说。“你记得爱拉白拉吗，文克尔——我的妹妹爱拉白拉——黑眼睛的女孩子——那时候我们是在华德尔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她——是一个可爱的女孩子，文克尔，也许我的相貌会使你记起她的面孔来吧？”

文克尔先生并不需要任何东西来使他记漂亮的爱拉白拉；而这对于他倒是幸运的，因为她的哥哥班杰明的嘴脸，对他的记忆力无疑只是一种未必可取的恢复剂呢。他尽力装做镇静地回答说，他完全记得那位小姐，并且忠诚地相信她是健康如昔的。

“我们的朋友鲍伯是个快乐的家伙呵，文克尔，”这是班·爱伦的仅有的回答。

“很快乐呢，”文克尔先生说；不大喜欢听见人家把这两个名字紧紧联系起来。

“我立意要他们成为一对；他们是铸就的一对，天生的一对，生成的一对，文克尔，”班·爱伦先生说，很使劲地放下杯子。“那里面有一种特别的定数，我的好先生；他们的年龄只差五岁，两人都是八月里的生日。”

文克尔是太急于听听下文了，所以这个不平常的偶合之事虽然有趣，他也没有表示多大的惊异；因此，班·爱伦先生流了一两滴眼泪之后就继续说，尽管他对他朋友怀着莫大的尊崇敬仰，而爱拉白拉却莫名其妙地和不顺从地对他表示出坚定不移的憎恶。

“我想，”班·爱伦先生下结论说，“我想是有了先入为主的爱。”

“你知不知道那对象是谁呢？”文克尔先生问，战栗极了。

班·爱伦先生抓起拨火棒，用战斗的姿态挥舞，掠过他的头，对一颗想像中的头颅恶狠狠地打去，并且用意味深长的态度说了一句作为结束，说他但愿能够猜到是谁——那就好了。

“我要让他知道我把他看做什么东西，”班·爱伦先生说。拨火棒又挥过来，比前回更凶狠。

这一切对于文克尔先生的感情当然是很可慰的；他沉默了几分钟；但是最后鼓起勇气探问爱伦小姐是不是在肯特州。

“不，不，”班·爱伦先生说，把拨火棒放在一边，显出很狡猾的样子；“我并不认为华德尔那里是适合于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待的地方；因此，既然父母死了之后我是她的当然的保护者，我就把她带到这边来，到一个老姑母的舒适而闭塞的地方去过几个月。我想那样会治好她的，我的好朋友；假如不行呢，我就带她到外国去过些时候试试看。”

“啊，这位姑母是在布列斯托尔吗？”文克尔先生踌躇地说。

“不，不——不在布列斯托尔，”班·爱伦先生答，翘起大拇指突然向右肩上面一指：“在那边——那一面。但是别响，鲍伯来了。一个字不提，我的好朋友：一个字不提呵。”

这场谈话虽短，却引起了文克尔先生最高度的兴奋和不安。那种所谓的先入为主的爱使他的心发痛。他会不会就是这爱情的对象？会不会就是为了他，美丽的爱拉白拉才对活泼的鲍伯·索耶加以轻视，还是他另有一位顺利的敌手？他决定去看她，不惜任何代价；但是这里出现一个不能克服的阻碍，班·爱伦先生

所谓“在那边”和“那一面”究竟作何解释呢，是离开三哩呢，三十哩呢，还是三百哩呢，他一点也猜不出来。

不过这时候他却没有什么机会来思索他的爱情，因为鲍伯·索耶的回来是面包铺叫来的一块肉饼的直接的先导，于是那位绅士坚决留他一同分享。台布由一个临时女仆铺好，她的职务是做鲍伯·索耶先生的管家；第三副刀叉也向穿灰色制服的孩子的母亲那里借来了（因为索耶先生的家务的规模还有限呢），于是他们坐下来吃饭了；啤酒，照索耶先生的说法，是“装在原听里”开上来的。

饭后，鲍伯·索耶先生要来了铺子里最大的乳钵，着手在那里面酿造一大杯热气腾腾的甜五味酒；他以一种非常可钦佩而且像药剂师的派头，用乳杵搅和那些材料。索耶先生是个独身汉，家里只有一只大酒杯，就让给了文克尔先生，作为敬客；而给班·爱伦先生用的是一只漏斗，底下塞了软木塞；鲍伯·索耶自己用了一只敞口的玻璃器皿就满足了，那东西上面刻了许多神秘的字，原是药剂师们配药的时候惯于用来量液体药剂的。这些预备妥当之后，尝了尝五味酒。说是呱呱叫。于是约好，文克尔先生喝一杯，鲍伯·索耶和班·爱伦可以随意喝两杯，大家就很满意也很友善地喝开了。

没有唱歌，因为鲍伯·索耶先生说那不合于他的职业，让人听了不像样；为了补偿这一损失，就尽量地谈笑，而这种谈笑声却可能而且一定会传到那条街的尽头。他们的谈话使时间过得很轻快，使鲍伯·索耶先生的小伙计获益非浅，他平常消磨夜晚时间的办法是在柜台上写自己的名字，写了又擦掉，今天却一直从玻璃门上向里窥望，一面看一面听。

鲍伯·索耶先生的快活很快成熟为狂暴；班·爱伦先生很快陷入了感伤；五味酒也几乎快没有了；这时，孩子匆匆跑进来说，刚才有个青年女子来请索耶先生马上去看病，在隔着两条街的人家。这打断了他们的盛会。反复说了大约二十次以后鲍伯·索耶先生才听懂这消息，用一块湿布扎住头使自己清醒，等有几分成功之后，就戴上绿色眼镜出发了。文克尔先生违反叫他等他回来的一切要求，而且他发现完全不可能和班·爱伦先生作任何可以理解的谈话，无论是他最关心的题目或者别的，于是告辞了，回布煦去。

他心神不安，爱拉白拉在他心里引起千头万绪，使他不能获得在别的情形之下分享乳钵中的五味酒可以获得的效果。所以他在酒吧间喝一杯掺上苏打水的白兰地之后又走进咖啡间去，晚间的遭遇非但没有使他精神好起来，反而使他更加沮丧。

坐在火炉前面、把背朝着他的，是一位穿灰色外套的高高的绅士；他是这间房里仅有的占据者。就那个时节说来，那是一个比较冷的夜晚，所以那位绅士把椅子挪开一点让新来的人看得见炉火。但是，这么一来，文克尔先生却发生了怎样的一种感觉呢，当他看到那张脸和那个人体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报仇心切的和喜欢杀戮的道拉的时候！

文克尔先生的第一个冲动是要用劲拉一下最近便的铃把手，但是不幸那把手却紧靠着道拉先生的头后面。他向那边走了一步之后又制止住自己。而当他走过去的时候，道拉先生已经连忙退开了。

“文克尔先生。冷静一点。不要打我，我可不会忍受的。打！决不行的！”道拉先生说，比文克尔先生想像这么一位凶猛的绅

士所具有的样子要温顺些。

“打吗，先生？”文克尔吞吞吐吐地说。

“打，先生，”道拉答。“镇静一点吧。坐下来。听我说。”

“先生，”文克尔先生说，从头到脚浑身都抖着，“要我同意坐在你旁边或者对面，却没有一个侍者在场，那就一定要先获得进一步的谅解才行。昨天夜里你对我施行了威胁，先生——一种可怕的威胁，先生。”说到这里文克尔先生的脸色真的变得非常苍白了，突然住了口。

“是的，”道拉答，脸色几乎和文克尔先生一样地灰白。“情形是可疑的。已经被解释开了。我尊敬你的勇敢。你的本心是正直的。良心是无辜的。我的手伸出来了。握握吧。”

“真的，先生，”文克尔先生说，犹疑着伸不伸出手来；而且几乎害怕这个要求可能是骗他伸出手来好乘机捉住他，“真的，先生，我——”

“我知道你的意思，”道拉插嘴说。“你觉得受了损害。自然罗。假使是我，也会这样的。我错了，请你原谅。和和气气。原谅我。”说了这话，道拉光明正大地硬握住文克尔先生的手，极度猛烈地摇起来，说他是一个具有极其高尚的精神的人，而他对他比以前更加尊重。

“那末，”道拉说，“坐下吧。告诉我一切经过吧。你怎么找着我的？你什么时候追着我来的？坦坦白白。告诉我。”

“是很偶然的，”文克尔先生答，被这场会晤的奇怪而意外的性质搞得非常不知所措了。“十分偶然。”

“很好，”道拉说。“我今天早上醒过来。我的威胁话我已经忘掉。我把那事情置之一笑。我觉得很好。我这样说的。”

“对谁说的？”文克尔先生问。

“对道拉太太。‘你发过誓，’她说。‘是呀，’我说。‘那是很冒失的，’她说。‘不错，’我说。‘我要道歉。他在哪里？’”

“谁呀？”文克尔先生问。

“你呵，”道拉答。“我下楼去。找不到你。匹克威克的样子很难过。摇摇头。希望不要发生行凶事件。我全明白了。你觉得受了侮辱。你走了，或许是去约一个朋友。也可能是弄手枪。‘高尚的精神，’我说。‘我佩服他。’”

文克尔先生咳了一声，他开始看出形势来了，就做出俨然的神气。

“我留了一个条子给你，”道拉继续说，“我说我很抱歉。我是这样呵。有件要紧的事情把我叫到这里来。你不满意。跟来了。你需要口头的解释。你是正当的。现在都过去了。我的事情也完了。明天我回去。一道去吧。”

道拉进行解释的时候，文克尔先生的脸色越来越显得尊严。他们这场谈话开端所含的神秘性质，得到解释了；道拉先生和他一样对于决斗抱着莫大的反感；简单说，这位说大话的威风凛凛的人物正是世上最厉害的胆怯鬼之一，他根据自己的恐惧来理解文克尔先生的出走，于是采取了同样的步骤，小心地躲起来等一切的愤激平息下去。

当文克尔先生心里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就显出非常可怕的神情，说他完全满意了；但是同时却又表示出一种态度，使得道拉先生别无他法，除了相信他假使没有满意，那末某种最可怕的具有毁灭性的事一定不可避免要发生了。道拉先生似乎被文克尔先生的宽宏大度的观念深深打动了；于是这两位交战者分别

就寝，作了许多永久的友谊的保证。

大约十二点半的时候，文克尔先生正在他第一阵睡眠中尽情享受了大约二十分钟光景，突然被房门上一阵响亮的敲声惊醒，那敲声以渐增的猛烈劲重复着，使他从床上跳起来，问是谁和什么事。

“对不起，先生，有个青年人说马上要见你，”卧室女侍者的声音回答说。

“一个青年人！”文克尔先生喊。

“那是没有错儿的，先生，”另外一个声音从钥匙孔里回答说：“假使不能马上把这位有趣的青年的入儿放进房来，那他的腿就很可能比他的脸先进来罗。”青年人说了这句暗示的话，就在房门下部的门板上轻轻踢了一脚，好像用来增加这句话的效力似的。

“是你吗，山姆？”文克尔先生问，跳下床铺。

“不看见他，就想心满意足地认为他是什么人，是完全不可能的罗，先生，”那声音答，是断然的口气。

文克尔先生并不怎么怀疑青年人是谁，就开了门；门刚开，塞缪尔·维勒先生就连忙冲了进来，把门小心地从里面锁上，把钥匙谨慎地放在背心口袋里；于是对文克尔先生从头到脚打量一番之后，说：

“你是非常滑稽的年轻绅士呵，先生！”

“你这种行为是什么意思呀，山姆？”文克尔先生愤愤然地问。“出去，先生，马上。你这是什么意思，先生？”

“我是什么意思，”山姆反唇相讥；“得啦，先生，这未免太够味儿了，就像那个小姐跟糕饼师傅争论的时候说的罗，因为他

卖给她的猪肉饼里面全是肥肉。我是什么意思！吓，那倒不坏哪，那倒不坏哪。”

“把门打开了，马上离开，先生，”文克尔先生说。

“我要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先生，正好是你要离开的时候，”山姆用强硬的语气回答，并且很庄严地坐了下来，“假如我觉得有必要把你背出去呢，那当然我要比你早一点儿离开这房间了；但是允许我表示我的一个希望，请你不要逼得我走极端，出下策：我这样说，只是引用一个贵族对一只倔强的螺蛳说的话罗，它不肯跟着一根针出它的壳子，所以他开始觉得恐怕要迫不得已把它在门缝里轧碎了。”维勒先生说了这段在他是难得这么冗长的话，就把手撑在膝盖上，正视着文克尔先生的脸，自己脸上带着一种表情，表示他丝毫没有讲着玩的意思。

“你是一个本性可爱的青年人，先生，”维勒先生继续说，用的是晓以大义的责备语气，“那我就希望你不要连累得我们的可爱的老头子吃尽千辛万苦，在他决心一切都要贯彻着原则的时候。你比道孙坏得多，先生；至于福格，我认为比起你来，他还是天生的安琪儿！”维勒先生在每只膝头上拍了一下强调地说出这种感想之后，就带着很鄙夷的神情抱起两臂，向椅子背上一靠，仿佛在等候罪犯的申辩。

“我的好人，”文克尔先生说，伸出一只手来；他说话的时候他的牙齿互相敲击着，因为他在维勒先生大发宏论的期间一直是穿了睡衣站着的，“我的好人，我尊敬你对我的优秀的朋友的忠诚，而我增加了他的不安真是非常难过的。握我的手，山姆，握！”

“唔，”山姆说，有点愠怒，但是同时把文克尔先生伸出的手恭恭敬敬地握着摇一摇；“唔，你原来应该这样的。我高兴看到

你是这样；因为，只要我有办法，我不愿意让他受任何人的欺负，就是这样。”

“当然呵，山姆，”文克尔先生说。“握个手！现在去睡吧，山姆，明天早上我们再谈吧。”

“我很抱歉，”山姆说，“但是我不能去睡。”

“不去睡！”文克尔先生重复山姆的话。

“不，”山姆说，摇摇头，“不行。”

“你不是说今天夜里你就要回去吗，山姆？”文克尔先生大吃一惊地追问。

“不，除非你愿意回去，”山姆答；“不过我决不能离开这个房间，东家的命令是绝对要办到的。”

“瞎说，山姆，”文克尔先生说，“我一定要在这里耽搁两三天；而且呢，山姆，你也要留着，帮助我想办法跟一位小姐见见面——爱伦小姐，山姆；你记得她吧——我在离开布列斯托尔之前一定要看看她。”

但是山姆对于这些主意的答复只是极其坚决地摇摇头，用力地回答说，“不行。”

然而，经过文克尔先生亟力争辩一番，并且把和道拉相遇的事情详细说明之后，山姆开始动摇了；最后，双方获得了协议，其主要条件如下：

山姆可以退出，让文克尔先生不受打扰，独占他的房间，但是他要让山姆把房门从外面反锁起来，带走钥匙；以便万一有火警或者什么意外的话，可以立刻打开房间。第二天清早就要写一封信给匹克威克先生，由道拉转交，要求他同意山姆和文克尔先生留在布列斯托尔进行已经说过的那件事，要他马上复信交下一

班车寄来；假使得到同意，这两位仁兄就留下；假使不呢，一收到回信立刻动身回巴斯。最后，文克尔先生要自己知趣，发誓不采取跳窗子、爬火炉架之类的手段潜逃。缔结好了这些条款之后，山姆就锁上门走了。

他快要到楼下的时候，忽然停住脚，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来。

“我把打倒这一层完全忘掉了，”山姆说，转过半边身体。“老板明明说那是要做到的；我真是笨得要死！不要紧，”山姆又说，高兴起来，“无论如何，明天总容易办到的。”

维勒先生这样一想，显然安慰得多了，于是又把钥匙放进口袋，不再想什么地走下其余的楼梯，而不久就和住在这里的其他人们一样入了睡乡。

第三十九章

塞缪尔·维勒先生被托付了爱情的使命，前去执行；结果如何，下文分晓

第二天一整天，山姆紧紧看守着文克尔先生，完全下了决心一刻也不让眼光离开他，直到从源头那里另外来了指示。文克尔先生虽然对于山姆那种严密的看守和高度的警戒很不乐意，但是他觉得与其强硬反对而冒着被人用武力带走的危险，还是忍受的好；关于用武力，维勒先生已经不止一次地强烈暗示过，那是严格的责任感促使他也许要采取的行动方针。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马上注意到道拉带去的信，因而加以防止的话，几乎毫无疑问，山姆是会把文克尔先生捆了手脚弄回巴斯，这样来很快地平息他的疑惑的。简单说，晚上八点钟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自己走进了布煦旅社的咖啡室，带着微笑，使山姆大为放心地对他说，他做得很对，现在不需要再从事于警戒了。

“我想想还是亲自来的好，”匹克威克先生在山姆替他脱下大衣和旅行围巾的时候对文克尔先生说，“在同意山姆做这件事

之前，要弄清楚你对于那位小姐的确是十分热烈和认真的。”

“认真的，从我心坎里——从我灵魂里！”文克尔先生非常用力地回答说。

“记住，”匹克威克先生说，眼睛里放着光，“我们是在我们的优秀的和殷勤款待我们的朋友家里遇到她的，文克尔。轻浮地、没有适当考虑地玩弄那位小姐的感情，那是一种坏的报答。那我不准的，先生——我是不允许的。”

“我没有这种意思，的确，”文克尔先生热情地喊。“这事我好好地考虑了好久了，我觉得我的幸福是和她结合在一起的。”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扎在一个小包里面罗，先生，”维勒先生插嘴说，和善地微笑一下。

听见这个打岔，文克尔先生有点板起脸孔了，匹克威克先生呢，带怒地要求他的仆人不要拿我们天性中的一种最好的感情来开玩笑；对于这，山姆回答说，“假使他早知道的话，他是不会的罗；不过这一类的东西这么多，所以他听见提到它们的时候，简直弄不明白哪些是最好的了。”

文克尔先生于是详细叙述他自己和爱拉白拉的哥哥班·爱伦之间讲过的那一段事情；说他的目的是拜访一下那位小姐，把他的热情正式加以宣布；并且说，他根据班的某些模糊的暗示和自言自语，相信她现在被幽禁的地方一定就在冈子附近。而这就是他对这问题具有的全部消息或者疑惑。

既有这渺茫的线索可以指导他，就决定让维勒先生第二天早上出发去找，同时也商量好了，对于自己的力量信心不足的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要在市上逛逛，偶尔出其不意地走到鲍伯·索耶先生那里，希望碰巧看到或者听到一些关于那位小

姐的下落消息。

因此，第二天早上山姆就出发去搜寻了，前途希望虽然非常黯淡，而他却决不沮丧；他不断地走过一条街又走上另外一条——我们本来要说他走下一条坡子又走上一条坡子，不过在克列夫顿却全是上坡路呢——他没有遇着任何东西或任何人能给他正在进行的问题一线最微弱的光明。在马路上溜马的马夫们，在小路上带孩子散步的保姆们，山姆同他们交谈了很多；但是无论从前者或从后者都不能引出和他的费尽心机探问的目的有一点关联的东西。许许多多人家都有年轻的小姐，其中的大部分按照男女仆人乖觉的怀疑都深深眷恋着什么人，或者是充分准备如此，只要有机会。但是这些小姐里面却没有个爱拉白拉·爱伦小姐，所以山姆所得到的智慧还是跟原来的完全一样。

山姆在冈子上迎着强烈的风挣扎着前进，纳闷在这个地方是否永远需要用两只手按住帽子；他走到一个树木成荫的偏僻处所，在那一带散散落落地散布着一些外表上显得很安静和隐僻的小别墅。在一条无路可通的长而黑的小径尽头，马厩的门外面有一个穿便服的马夫在闲逛，显然还自以为是用一把铲子和一辆手推车在做什么正经事一样。这里我们不妨说一句，我们看见的在马厩附近偷懒的马夫几乎没有一个不是或多或少地成了这种奇怪的幻觉的牺牲者。

山姆觉得不妨和这个马夫谈谈，正如和任何别的马夫谈谈一样，况且他走得很累，在小车的对面正好有一块很大的石头；所以他大步走上小径，在那石头上坐了，用他所特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态度谈开了。

“早上好，老朋友，”山姆说。

“下午，你是说下午吧，”马夫答，愠怒地斜眼看了山姆一眼。

“你很对，老朋友，”山姆说；“我是说下午呢。你好吗？”

“嗯，见了你我倒没有觉得更好一点呢，”坏脾气的马夫回答。

“那倒奇怪了——奇怪，”山姆说，“可是你的样子这么高兴，而且简直是这么兴高采烈，叫人见了你心里真舒服哪。”

含怒的马夫听了这话，似乎更不高兴了；但那却不足以影响山姆，他马上带着很急切的脸色问他，他的主人是不是叫华卡。

“不是，”马夫说。

“也不是布朗吧，我想？”山姆说。

“不是。”

“也不是威尔孙？”

“不；也不是，”马夫说。

“唔，”山姆答，“那末是我弄错了，我以为他有和我认识的光荣，他却没有。你不用由于客气守在这里，”马夫推起小车，打算关上园门的时候山姆说。“用不着多礼呵，老朋友；我会原谅你的。”

“我要敲掉你的脑袋，为了半个克朗，”愠怒的马夫说，把园门的一半关上。

“凭这个条件你可办不到，”山姆回答说。“它至少值你一辈子的工钱，还算便宜的哪。替我在里面问候问候。教他们不要等我吃饭，告诉他们不要操心留什么饭，因为等我来的时候会冷掉的。”

那大怒起来的马夫咕噜说他怀着伤害什么人的愿望，作为答复；但是他没有加以实行就走了：怒冲冲地砰的一声随手把身

后的门带上，完全不理睬山姆要他走之前留一把头发的热情要求。

山姆继续坐在大石头上想怎么样才好，脑子里转着一个念头，要敲遍布布里斯托尔周围五哩之内的大门：每天敲这么一百五十家或者二百家，企图用这方法来找爱拉白拉小姐，但是，这时候，突然之间，“偶然”给了他纵使在那里坐一年也找不到的东西。

他坐在那里的那条小径，里面开着属于三四家的三四个园门，那几家人家虽然是分门别户的，不过它们之间只隔着花园。花园大而长，种植了许多树木，所以屋子不但离得很远，而且大部分几乎是被遮得看不见的。在那马夫进去的园门过去一家的园门，外面有一个垃圾堆，山姆把眼睛盯着它，脑子里却一心在想着他现在这个任务的困难，这时门开了，一个女仆走到小路上，抖落卧室地毯的灰尘。

山姆正一心一意地想心思，所以很可能他只抬头说一句她的身材长得非常漂亮也就算了的，可是他看见没有人帮她的忙，而那地毯似乎太重，她独力难以胜任，因此深深地激起了他的豪侠的心情。维勒先生是具有他自己所特有的豪侠精神的绅士，所以他一看到这种情形，连忙从大石头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我的亲爱的，”山姆说，用很尊敬的态度轻轻走过去，“假如你一个人抖这些地毯的话，你会把你的漂亮身体搞得不像样了。让我帮你的忙。”

那位害羞地装做不知道有一个男子在附近的年轻女士，听见山姆说话的时候转过身来——无疑是要拒绝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这种提议（确如她以后所说的）——但是，她任何话都没有说，

却吃惊地倒退一步，发出一声半遏制住的叫唤。山姆几乎也是同样地惊异，因为他看出那漂亮女仆原来正是他在圣范伦泰节选出的情人，纳普金斯先生家的美丽女仆。

“啊，玛丽，我的爱！”山姆说。

“噯唷，维勒先生，”玛丽说，“你可把人吓坏了！”

山姆对于这句埋怨没有作语言的回答，我们也不能够确切地说他究竟作了怎样的回答。我们只知道过了一小会儿之后玛丽说：“噯呀，不要，维勒先生！”还有就是再前一会儿他的帽子落在地上——根据这两个征象看来，我们不妨说他们接过一次吻；或者不止一次。

“呃，你怎么到这里来的呀？”玛丽在那受到阻扰的谈话恢复了的时候说。

“当然是来找你的罗，宝贝，”维勒先生答；让他的感情战胜他的诚实一次。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玛丽问。“谁会告诉你我到伊普斯威契别人家干活了，而他们后来又搬到了这里呢？谁能够告诉你呀，维勒先生？”

“啊，可不是，”山姆说，做了一个狡猾的眼色，“那真是一个问题呵。谁告诉我的呢？”

“不是麦士尔先生吧，是吗？”玛丽问。

“啊，不是，”山姆答，庄重地摇一摇头，“不是他。”

“那一定是厨娘，”玛丽说。

“当然一定是的罗，”山姆说。

“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事情！”玛丽叫。

“我也是的啊，”山姆说，“但是玛丽，我的爱——”说到这

里山姆的态度显得极端地多情了——“玛丽，我的爱，我手上还有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呢。我的东家有一个朋友——文克尔先生，你记得他吧。”

“那个穿绿色上衣的吗？”玛丽说。“是呀，我记得的。”

“唔，”山姆说，“他害了可怕的相思病，弄得昏头昏脑，死去活来了。”

“天呀！”玛丽插嘴说。

“是嘛，”山姆说：“不过只要我们能够找到那个小姐，那就都不要紧了；”于是山姆忠实地叙述了文克尔先生目前的情况——并且时时离开本题扯了许多关于玛丽的美丽，和自从他从上一次看见她以来所体验到的说不出的苦楚。

“嘿！”玛丽说，“他这种人我从来没见过！”

“当然罗，”山姆说，“谁也没有见过，将来谁也不会看到；而现在弄得我走来走去象个流浪的犹太人——这种古怪家伙你也许听说过的罗，玛丽，我的爱，他永远想跟时间比，从来不睡觉——为了找这个爱拉白拉·爱伦小姐。”

“什么小姐？”玛丽说，大吃一惊。

“爱拉白拉·爱伦小姐，”山姆说。

“我的老天爷！”玛丽说，指着那坏脾气的马夫随手关上的园门，“就是那一家呀；她在里面住了六个星期了。那是有一天早上，家里人都没有起床的时候，那个上手女仆，也是侍女，在洗衣房那边告诉我的。”

“什么，就在你们旁边那一家？”山姆说。

“就在紧旁边嘛，”玛丽答。

维勒先生听见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以致绝对需要抱住他的

这个报告消息的美人儿，才能支持得住；在他们之间经过了诸种小小的爱情节目之后，他这才镇定下来回到这个题目上。

“好了，”山姆终于说，“假如这还不算有趣，那就没有什么算得上了，就象那市长说的罗，——因为内阁大臣在饭后提议喝酒祝他太太的健康。就是那旁边的人家！嘿，我要给她送个信，我苦了一整天就是为的这个。”

“啊，”玛丽说，“不过你现在不能送信，因为只有在黄昏的时候她才在花园里散步，而且只是一会儿；她从来不出门，除非有那老太太在一起。”

山姆想了一会儿，最后想到了如下的办法：他到黄昏时候再来——那是爱拉白拉经常散步的时候——由玛丽带进她家的花园，想办法从一棵可以有效地把他遮蔽住的大梨树的突出的树枝下面爬过墙；给她送个信，并且，假使可能的话，为文克尔先生布置一个会唔，让他在随后一天同样的时候来。很快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他就帮助玛丽作那耽搁了很久的抖地毯的工作。

抖那些小小的地毯，这件事可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单纯，一半也没有。至少是，虽然在抖的时候并无大害，而折叠它们却是件非常具有潜伏的危险性的事。只要是还在继续抖灰，两个人相隔一毯之遥，那可以设想而知倒是一桩要多单纯有多单纯的乐事；不过，当折叠开始，而他们之间的距离逐渐减为原来的二分之一、以至四分之一、以至八分之一、以至十六分之一、以至三十二分之一的时候，那就危险起来了。我们不能精确地知道那时他们折了几条地毯，不过我们可以冒昧说一句，地毯有多少条，山姆就吻了那美丽的使女多少次。

维勒先生在最近的一家酒店里有节制地款待了自己一番，

直到将近黄昏的时候，才走回那条无路可通的小路。他被玛丽放进花园里，又接受了这位女士叫他当心四肢和脖子的安全的种种警告之后，就爬进梨树的掩蔽里，等候爱拉白拉走过来。

他等候了好久，那被他急切期待的事并不发生，正当他开始觉得根本不会发生的时候，听见碎石路上的轻微脚步声，随后就看见爱拉白拉若有所思地走了过来。她刚走近树下，山姆就做出种种穷凶极恶的声音，算是温和地表示他在那里；他那种声音，对于一个从婴儿时期就害了喉头炎、哮喘兼百日咳的中年人，也许倒是挺自然的。

听见这声音，那位小姐就对那些可怕的声音的来处急忙看了一眼；她看见树枝中间有一个男子，所以她先前的惊骇一点也没有减少。幸而是恐惧剥夺了她行动的能力，使她扑通倒在幸而碰巧就在她旁边的一张花园坐椅里，否则的话，她一定会逃走，把家里人都惊动起来了。

“她晕过去了，”山姆大为惶恐地自言自语说。“这是怎么回事呀，这些年轻女人偏偏要在不应该发晕的时候晕过去。喂，年轻女人，锯骨头的小姐，文克尔太太，不要呵！”

不知道是由于文克尔这个名字的魔力呢，还是由于室外空气的清澈，还是由于有点儿记起了维勒先生的声音，使爱拉白拉神志复苏了，这无关紧要。她抬起头来无力地问：“谁呀，干什么呀？”

“别响！”山姆说，轻轻荡到墙上，把身体缩在尽可能小的范围里伏在那里，“是我呵，小姐，是我。”

“匹克威克先生的仆人！”爱拉白拉热烈地说。

“正是，小姐，”山姆答。“文克尔先生可真要死要活地不得

了啦，小姐。”

“啊！”爱拉白拉说，走近垣墙一点。

“的确嘛，”山姆说。“昨天夜里我们简直要不得不给他穿上紧背心*了；他发了一天疯；他说假如明天夜里过完以前还不能见到你，他要不投水自杀的话就不是人。”

“呵不能，不能，维勒先生！”爱拉白拉说，合着手掌。

“那是他说的呀，小姐，”山姆冷淡地说。“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照我看他会做的，小姐。他从戴遮眼**的锯骨头的人们那里听到了你的一切。”

“从我的哥哥那里吧！”爱拉白拉说，对于山姆的描写模模糊糊地有些猜得出。

“我不大清楚哪一个是你的哥哥呢，小姐，”山姆答。“是不是那两个中间顶脏的一个？”

“是的，是的，维勒先生，”爱拉白拉回答说，“说下去。快一点，请你。”

“好，小姐，”山姆说，“他从他那里听说了一切；东家的意思，假如你不赶快见他，那些锯骨头的就会多弄些铅放进他的脑袋，那就要妨碍这个器官的发展，如果以后还要用它的话。”

“啊，我能用什么办法阻止这种可怕的争吵呀！”爱拉白拉喊。

“都是为了一种怀疑，说是有了先入为主的爱情，”山姆答。“你还是见见他好，小姐。”

* 拘束疯人动作的紧身衣，未必一定是背心。

** 遮眼，驴马推磨时戴的，乡人以此谑称眼镜。

“但是怎么办呢？——在哪里呢？”爱拉白拉叫。“我不敢单独离开这里。我的哥哥是这么不和气，这么不讲理！我知道我这样对你说话显得多么奇怪，维勒先生，但是我是非常、非常不幸呵——”说到这里，可怜的爱拉白拉那么伤心地啜泣起来，又激起了山姆的豪侠之心。

“你跟我谈这些话也许象是很奇怪的，小姐，”山姆很兴奋地说；“但是我能说的是，我不仅准备而且情愿做点什么，好把事情弄好；假如要把锯骨头们随便哪一个摔出窗子的话，你找我好了。”山姆·维勒说了这话，不顾跌下墙头的危险，从墙上抬起身来挽袖子，表示他准备立刻实行。

这些好意的表白虽然这样叫人欢喜，爱拉白拉却坚决拒绝加以利用（山姆觉得真是不可解呵）。有一阵子她执拗地拒绝山姆那么令人感动地请求她见文克尔先生一面的要求；但最后，因为有不受欢迎的第三者要来，谈话有被打断的危险，她才带着许多感激的表示，匆匆地告诉他说，那仅仅有一种可能，就是，在明天晚上比现在迟一点钟的时候她也许会在花园里。山姆充分地理解这一点；于是爱拉白拉赐与了他她的一种最甜蜜的微笑，就优雅地碎步走了；撇下维勒先生停留在高度赞美她的风姿和神采的状态之中。

维勒先生安全地从墙上下来，并没有忘掉用几分钟时间来搞一下他自己这一门的事，然后就拼命赶回布煦，那里的人因为他长久不回来，已经引起了许多猜测和若干的惊惧了。

“我们一定要小心呵，”匹克威克先生倾听了山姆的叙述之后说，“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是为了那位小姐。我们一定要很谨慎呵。”

“我们！”文克尔先生说，带着显著的强调语气。

匹克威克先生一听这种语气，一时间流露出一种愤慨的神色，但是他答话的时候已经平静下去，变成了他所特有的仁爱的表情了：

“我们，先生！我要陪你去。”

“你！”文克尔先生说。

“我，”匹克威克先生温和地回答。“那位小姐给你这个会面的机会的时候，她是采取了一种自然的、但也许很不慎重的步骤。假使我——双方的一个朋友，年龄大得足够做双方的父亲——在场的话，以后就没有人可以说诽谤她的话了。”

匹克威克先生这样说的时候，因为自己有这种预见而高兴得眼睛发光了。文克尔先生看见他对于他朋友爱护下的年轻女子所抱着的这种微妙敬意而感动起来，于是怀着类似尊崇的敬仰之情握住了他的手。

“你要去就去吧，”文克尔先生说。

“我要去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山姆，把我的大衣和围巾预备好，明天晚上叫一部车子在门口等，最好比实际需要的时间提早一点，让我们可以及时赶到。”

维勒先生举手触帽行个礼，作为服从命令的保证，就出去为这趟出征作必需的准备。

马车按指定的时间来了；维勒先生好好地把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安排在车厢里之后，就在御者座上靠着车夫坐好。他们按照预先的约定，在距离会晤地点四分之一哩的地方下了车，叫车夫等他们回来，就徒步前进。

到这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才带着许多微笑和种种得意的表示

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遮光灯来，那是他特地为这事预备的，他一路走一路给文克尔先生解释它的手工的精美，使路上碰着的少数行人吃惊不小。

“我那次夜里在花园里假使有这个东西就好些了；呃，山姆呵？”匹克威克先生说，得意地回过头来看看在后面跟着跋涉的追随者。

“东西是很好的，假如处置得很好的话，先生，”维勒先生答；“不过，当你不愿意被人看见的时候，我想倒是蜡烛熄掉之后比点着的时候好一些。”

匹克威克先生似乎被山姆的话打动了，因为他重新把灯放进了口袋，大家默然前进。

“走这儿，先生。”山姆说。“让我带路。这就是那条小胡同，先生。”

他们走进小胡同，那里可真够黑暗的。他们摸索前进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把灯拿出来用了一两次，它在他们面前投射出一片很亮的光，直径大约一呎。那是非常好看的，不过似乎使周围的东西显得更黑暗了。

最后他们到了那大石头跟前。山姆劝他主人和文克尔先生坐在这块石头上，他就去侦察一番，并且弄确实玛丽是否还在等着。

山姆去了五分或者十分钟，回来说，园门是开着的，一切都很寂静。匹克威克先生和文克尔先生蹑手蹑脚地跟着他，不久就到了花园里。在这里每人都说了好多次“别响”；这样做了之后，每人似乎都不大了然第二步该做什么了。

“爱伦小姐还在花园里吗，玛丽？”文克尔先生问，非常激动。

“我不知道，先生，”那美丽的女仆答。“最妙的办法是，先生，让维勒先生把你举到树上，匹克威克先生不妨费心看着有没有人走进胡同来，我呢，在花园那一头看守着。噫呀，那是什么？”

“那盏该死的灯要把我们大家的性命都送掉了，”山姆发脾气地喊。“当心你在做着什么，先生；你刚好使一道光射进后客堂的窗子里了。”

“噫呀！”匹克威克先生说，连忙闪到一边，“我并没有要那样做呀。”

“现在对着第二家了，先生，”山姆抗谏地说。

“啊唷！”匹克威克先生喊，又转了个身。

“现在是照着马房，他们要以为那里失火了，”山姆说。“关掉，先生，你关不关呀？”

“这真是一盏我生平所见过的最古怪的灯！”匹克威克先生叫，由于他这种无意之中所造成的结果搞得大为狼狈。“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强的反射镜。”

“那对于我们可太强了，假如你一直这样照下去的话，先生，”山姆答，那时匹克威克先生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努力之后，把遮光板关起来了。“可以听到那位小姐的脚步声了。喂，文克尔先生，上去吧。”

“慢，慢！”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一定要先和她说说。帮我爬上去，山姆。”

“轻点儿，先生，”山姆说，把头抵在墙上，用背做成一座平台。“踩住那只花盆，先生。喂，现在上来吧。”

“我怕我要使你受伤呢，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要介意，先生，”山姆答。“扶他一把，文克尔先生。站

稳了，先生，站稳了，这就行了！”

山姆说着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用一种在他这样年龄和体重的绅士说几乎是超自然的努力，想尽法子爬上了山姆的背；山姆慢慢地抬起身体，匹克威克先生紧紧抓住墙头，同时文克尔先生牢牢地抱着他的腿，就这样他们费力地使他的眼镜刚刚超出墙头的遮檐之上。

“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说，对墙那边看看，看见了爱拉白拉。“不要怕，我的亲爱的，是我。”

“啊，请你走开吧，匹克威克先生，”爱拉白拉说。“叫他们都走。我害怕得要命。亲爱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不要待在那里。你会跌下来摔死的，我知道的。”

“喂，请你不要惊慌吧，我的亲爱的，”匹克威克先生抚慰地说。“没有一点害怕的理由，我向你担保。站稳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回头看看下面说。

“是啦，先生，”维勒先生答。“最好是不要太久了，先生。你未免重了点儿哪。”

“再待一会儿就行了，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答。“我不过是要你知道，我的亲爱的，假使你所处的境地使我的青年朋友还有任何变通的余地的话，我是不会让他在这样鬼鬼祟祟的方式之下见你的；为了免得这一步骤不恰当会使你不愉快，我的亲爱的，知道我在这里，你也许会满意的。就是如此，我的亲爱的。”

“真的，匹克威克先生，我非常感激你的好意和体谅，”爱拉白拉答，用手绢拭干眼泪。她可能还要说些话的，要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的头忽然迅速地消失了，因为他在山姆的肩膀上踏空了一脚，因而突然跌下了地。然而他马上爬了起来，一面教文克尔赶

快去完成相会的事宜，一面跑到胡同里去守望了，那份勇气和热心完全像个青年。文克尔先生在那情景的鼓励之下马上上了墙：只停留了一下叫山姆照应他的主人。

“我会照看他的，先生，”山姆答。“把他交给我就是了。”

“他上哪去了？他在干什么呀，山姆？”文克尔先生问。

“上帝保佑他那双旧长靴子，”山姆答，看着花园门外面。“他拿着那遮光灯在胡同里守望着，像个有趣的盖·浮克斯*似的罗！我一生一世也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人。见鬼，我真相信他的心一定比他的身体迟生了二十五年呢，至少！”

文克尔先生可不停下来去听称赞他的朋友的这些话。他已经跳过了墙，这时已经投身于爱拉白拉脚下，正在诉说他的爱情的忠诚，滔滔不绝，一如匹克威克先生。

当这些事在露天里进行着的时候，相隔两三家的屋子里有一位上年纪的有科学成就的绅士，正坐在他的书房里写一篇哲学论文，时常用摆在他旁边的一只看来令人肃然起敬的瓶子里面的红葡萄酒滋润他的身体和劳作。这位老绅士在苦苦构思中有时看看地毯，有时看看天花板，有时看看墙壁；当无论地毯、天花板或者墙壁都不能给予他所需要的灵感的时候，他就看着窗子外面。

有一次在这种创作的停顿状态之中，科学家老绅士正茫茫

* 盖·浮克斯(Guy Fawkes)是所谓“火药阴谋案”的主犯之一，今指奇形怪状之人。一六〇五年有少数罗马天主教徒企图在十一月五日国会开会时用火药炸死英王詹姆士一世，事泄。盖·浮克斯即为预定执行爆炸者。

然地凝视着外面的浓厚的黑暗的时候，非常惊异地看见了一道强烈的光在离地面不远的空中滑过，而且几乎随即就消失了。不久这现象又重现了不止一两次，而是好几次：最后，科学绅士放下了笔，开始思索这种现象是出于什么样的自然原因。

它们不是流星；它们太低。它们不是萤光虫；它们太高。它们不是鬼火；不是流萤；不是烟火。它们是什么呢？是自然界的某种特异而奇怪的现象，以前还没有任何哲学家见过吧；是某种特地留下让他来发挥的现象吧，他会因为使后代获益非浅而名垂不朽了。科学绅士一脑子这种想头，又拿起了笔，在纸上把那些独一无二的现象记录下来，记了年、月、日、时、分以至出现的那一秒：这一切都是未来的一部具有高深研究的浩瀚大作的材料，那著作一旦发表，一定要惊动在这文明的地球上任何一部分活着的、一切的气象学者的。

他向后一仰靠在安乐椅背上，沉思默想着他的未来的伟大。那神秘的光比先前更明亮地出现了：好像是在胡同里跳上跳下：这边那边地闪着，就像彗星似的循着离心的轨道运动着。

这位科学绅士是个独身汉。他没有妻子可以叫来让她也吃惊一下，所以他按铃叫了仆人。

“普鲁夫尔，”科学绅士说，“今天夜里空中有种非常特别的东西。你看见了吗？”科学绅士指着窗子外面说，那时那光重新出现了。

“是的，我看见了，先生。”

“你想是什么，普鲁夫尔？”

“我想吗，先生？”

“唔。你是生长在这里的。你觉得这些光是什么道理呀？”

科学绅士微笑着预料普鲁夫尔会回答说他一点也说不出是什么道理。普鲁夫尔沉思着。

“我想是小偷们，先生”普鲁夫尔终于说。

“你是个傻瓜，你可以下楼去了，”科学绅士说。

“谢谢你，先生，”普鲁夫尔说。于是他下去了。

但是科学绅士想到他所计划的具有发明天才的论著不能出世，就安不下心去；而假使机伶的普鲁夫尔先生的想法不是一落地就被扑灭了的话，那种结果一定是不可避免的了。他戴上帽子迅速走过花园，决定把事情探察个水落石出。

且说，正当科学绅士走进花园之前不久，匹克威克先生已经尽快地跑回来，来报告一个假警报，说是有人走过来了。他一路时而把灯上的遮光片拉开照照路免得掉进沟里去。警报发出了之后，文克尔先生马上就爬过墙来，爱拉白拉马上跑进屋子；园门被关上之后，这三位冒险家拚命快快地走出胡同，恰巧碰上科学绅士开他的园门，吓了他们一跳。

“站住，”山姆用耳语声说；当然他是走在最前的一位罗。“把灯光放出一秒钟，先生。”

匹克威克先生照着做了，山姆看见离他自己的头半码远的地方有一个男子的头在很细心探望着，就用捏紧的拳头轻轻给了它一下，使它撞在园门上发出一声咕咚的声音。极其突然而熟练地完成了这一着丰功伟绩之后，维勒先生把匹克威克先生向背上一背，跟着文克尔先生跑出胡同，那种速度着实可惊，因为他所负的重量是要考虑在内的呢。

“你透口气来了吗，先生？”他们走到胡同口的时候山姆问。

“好了——现在好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那未来吧，先生，”山姆说，放下他的主人，使他重新站在地上。“走在我们中间，先生。跑不到半哩路啦。你只当是夺锦标，先生。现在开始！”

匹克威克先生在这种鼓励之下尽量撒开了腿子，可以大胆地说，从来没有一双黑靴子比匹克威克先生的这双在这可纪念的场合跑在路上的姿态更出风头了。

马车在等着，马是精力充沛的，路很好走，车夫是很起劲的。在匹克威克先生的喘息还没有平息下去的时候，大家已经安全地到了布煦。

“马上进去吧，先生，”山姆说，扶着主人走下马车。“经过这一番运动，一秒钟也不要再在街上耽搁啦。请你原谅，先生，”山姆继续对下了车的文克尔先生说，并且举手触帽致敬。“希望没有先入为主的爱情吧，先生？”

文克尔先生握住他的卑微的朋友的手，凑着他耳朵说，“都很好，山姆；很好；”听了这话，维勒先生在鼻子上一清二楚地敲了三下，表示懂得；微笑一下，霎霎眼睛，动手把踏板翻上去，脸上带着活泼的满足的神情。

至于那位科学绅士，在一篇杰出的大作里说明了那些奇怪的光是电力作用；为了清晰地证明这点，他详细叙述了如何当他探首门外的时候有一道光在他眼前一跳，如何他就受了电力的震击，使他昏迷了整整一刻钟之久；这篇论著使所有的科学团体高兴得无以复加，并且使他从此以后被公认为科学界的名流。

第 四 十 章

把匹克威克先生引到人生的伟大 戏剧中一个新的、并且是并不乏味的 场面里

匹克威克先生在巴斯逗留的其余的时间过得平平常常，没有发生任何重要事情。三一开庭期* 开始了，在它的第一周终结时，匹克威克先生和朋友们回到伦敦；他就照样由山姆侍候着径自到了他在乔治和兀鹰的老下处。

他们到了之后的第三天早上，正是满城的大钟分别打着九下、合起来大约有九百九十九下的时候，山姆正在乔治广场散步，忽然看见一辆新喷了油漆的古怪车子驶了过来，从车上很敏捷地跳出一位古里古怪的绅士，随手把缰绳丢给了坐在他旁边的一个胖子；那位古里古怪的绅士好像生来就为了坐那车子的，那

* 英国旧时法院第四期开庭期，从三一节后第一个星期二起至七月底止。

车子也像是特地做了给他坐的。

那车子不是普通两轮单马车，也不是那种有高座及特别的边的两轮马车。既不是有两只背对背座位的两轮单马车，又不是农用双轮轻马车，又不是两轮有篷轻马车，又不是处刑时用的那种两轮轻马车。但是各种车辆的特性它却似乎兼而有之。它漆的是浅黄色，车杠和轮子漆的是黑色；驾车的人按照正统派的行家风格坐在叠得比扶手高出约两呎的坐垫上。马是一匹栗色马，怪漂亮的牲口；可是有一种浮华轻佻的风度，跟那车子和他的主人是调和得令人赞叹不置的。

主人是四十来岁的男子，长着黑头发和细心梳理好的胡须：穿戴得非常华丽：戴了大量的珠宝饰物——全都比一般绅士们通常戴的要大三倍光景——外面再加上一件粗质地的大衣。他下车就把左手插进大衣的一只口袋，同时用右手从另外一只口袋里掏出一条非常耀眼的丝手绢，用它掸一掸靴子上的一两点灰尘，然后把它捏在手心里，大模大样地走进了胡同。

山姆在这人下车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个穿着掉了几只钮子的棕色大衣的褴褛相的男子，他本来是在街对面藏藏掩掩地走着，这时穿过马路走到车子附近站住不动了。山姆对于那位绅士光临的目的不仅是怀疑而已，所以就在他前面先走到乔治和兀鹰门口，突然转过身来，站在大门的中心。

“喂，我的好家伙！”穿着粗大衣的人用傲慢的口气说，同时想要推开山姆走进去。

“喂，先生，什么事情呀？”山姆回答说，用复利报复了他那一推。

“嘿，别来这一套，我的家伙；这样对我是不行的，”粗大衣

的所有者抬高了声音说，脸发了白。“来，斯毛奇！”

“什么毛病呀？”穿棕色大衣的人恶狠狠地说，他在交换那短短几句对话的时间里已经慢慢溜进胡同来了。

“不过是这个青年人无礼取闹罢了，”那个首脑说，又推了山姆一把。

“得啦，别胡闹了，”斯毛奇咆哮说，也推了山姆一把，推得比较猛。

这最后一推产生了那位老练的斯毛奇先生打算造成的效果；因为，急于回敬的山姆正把那人的身体往门框上挤的时候，那首脑溜进去到柜台那边去了：山姆和斯毛奇先生对骂了几句之后，也就跟了进去。

“早上好，我的亲爱的，”那首脑对柜台里的年轻女人说，带着澳洲湾的大方和新南威尔士的文雅；* “匹克威克先生的房间在哪里呀，我的亲爱的？”

“带他上去，”女子对一个茶房说，答话的时候竟不屑于对那装束华丽的男子再看一眼。

茶房应命领路上楼，穿粗大衣的人跟着他，山姆又跟着他，一面上楼一面尽情做了种种表示极其鄙夷的姿态：使仆役们和其他的旁观者们说不出地满意。害着哑了嗓子的咳嗽病的斯毛奇先生留在下面，在过道里吐痰。

来得未免太早的来客由山姆跟着走进房间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还熟睡在床上。他们进房的声响惊醒了他。

“刮脸水，山姆，”匹克威克先生从帷幕里面说。

* 澳洲湾和新南威尔士俱澳洲地名。此处意谓并不大方文雅。

“马上就把你刮光，匹克威克先生。”客人说，拉开床头的一片帷幕。“关于巴德尔的案子，我带来强制你执行的命令。——这是拘票。——民事高等裁判所的。——这是我的名片。我想你会光临舍间的吧。”那位执行官的属员——原来他是这样一位人物——在匹克威克先生肩膀上友善地拍了一下，把名片向被单上一丢，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根金牙签来。

“姓南比，”匹克威克先生从枕头下面摸出眼镜戴起来看名片的时候，那位执行官的代表说。“南比，贝尔胡同，科尔门街。”

这时，一直把眼睛盯着南比先生的油光发亮的海狸皮帽子的山姆，插嘴说：

“你是个教友会会员*吗？”山姆说。

“在我和你办完交涉之前，我会让你知道我是什么人的，”那位愤愤然的官吏回答说。“有那么一天，我会教训你懂点规矩的。”

“谢谢罗，”山姆说。“我也会同样地对付你呢。脱了帽子吧。”说着，维勒先生就用极其熟练的手法把南比先生的帽子敲到了房间的那一头，这一下子来得那么猛，而且几乎使他把金牙签吞了下去。

“你看呀，匹克威克先生，”惊慌失措的官吏说，喘着气。“我执行任务的时候在你的房间里被你的仆人殴打。我受肉体的威胁。我要你作见证呀。”

* 教友会系一种基督教宗派，自称为教友会，外人讥称为“颤抖教徒”。此宗派无特殊教条或主张，势力不大，现几消灭。称人为教友会会员有嘲讽之意。

“什么见证都不要作，先生，”山姆接上说。“你把眼睛闭紧了，先生。我要把他摔到窗户外去，可惜跌不了多远，因为外面有铅板。”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用发怒的声音说，那时他的随从正做出种种敌意的表示，“假使你再说一句话，或者对这个人加以一点干涉，我马上就辞退你。”

“但是，先生，”山姆说。

“闭嘴，”匹克威克先生打断他的话，说。“把那帽子拾起来。”

但是这件事山姆却毅然决然地拒绝执行；当他受了主人的严厉叱斥之后，那位迫不及待的官吏自己屈尊去拾起来了，同时对山姆发泄了一大堆种类繁多的威胁的话，但是那位绅士泰然由着他去骂：只是说，假使南比先生高兴把帽子再戴上的话，他就要再把它敲掉。南比先生呢，也许觉得这种办法可能会给他惹出麻烦，所以拒绝加以引诱，接着就喊斯毛奇上来。南比先生告诉他，逮捕已经完成，他只要等犯人穿好衣服，于是自己大摇大摆出去，乘着车子走了。斯毛奇用倨傲的态度要求匹克威克先生：“尽可能爽快些，因为正是忙的时候，”就拉了一张椅子在门口坐下，等他穿戴完毕。于是山姆被打发出去雇一辆出租马车，三个人坐上去向科尔门街出发。路程幸而不远；因为斯毛奇先生除了没有动人的谈话才能以外，而且，由于我们在别处提过的他那身体方面的缺陷，使他成为一个在狭小的空间之内决不讨人欢喜的同伴呢。

马车驶进一条又狭又黑的街上，在每只窗户都安着铁栏干的一座房子前面停了；门柱上写着名字和官衔：“南比，伦敦执行官的属员”；一位可能被看作斯毛奇先生被遗弃的孪生弟兄的

绅士开了内室的门，他有一把大钥匙随身带着，专为开门用的；于是匹克威克先生被引到“咖啡间”里。

这咖啡间是一间前房：它的主要特征是布满新鲜的沙土和腐臭的烟草烟味，匹克威克先生对他进去的时候已经坐在里面的三个人行了个礼，打发山姆去通知潘卡以后，就退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怀着几分好奇心从那里打量他的新同伴们。

其中之一是一个只有十九岁或者二十岁的孩子，那时候虽然还不到十点钟，他就在喝掺上水的杜松子酒，抽着雪茄：从他的红肿的脸色看来，这两种娱乐是他过去一两年之内经常热心从事的。在他对面，用右脚的靴尖在抖动炉火的，是一个粗卤的大约三十岁的青年人，有一张病容的脸孔和一条沙哑的嗓子：显然是深通世故的，并且有种迷人的放荡不羁的派头，那是从酒店里和低级的弹子台上得来的。这房里的第三位房客是一个中年男子，穿了一套很旧的黑色衣服，他的样子苍白而憔悴，不断在房里走来走去：时时停下来非常焦急地望望窗外，好像在等什么人，然后又重新走动。

“今天你最好还是借我的剃刀用一用吧，艾厄斯莱先生，”拨炉火的人说，一面对他的朋友那个孩子丢了个眼色。

“谢谢你，不啦，我用不着；我想个把钟头之内我就会出去了，”那一位匆匆回答说。随后走到窗口，又一次失望而回，深深叹一口气，就走出了房间；一看这情景，另外那两位发出一阵大笑。

“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趣的事情，”那位贡献出剃刀的绅士说，他的名字叫做普拉斯。“从来没有！”普拉斯先生咒骂了一声来证实他的断语，然后又大笑起来，那个孩子呢（他认为他

的同伴是世上最出色的人物之一)，当然也笑了。

“你简直想不到吧，”普拉斯对匹克威克先生说，“那家伙在这里到昨天就是一个星期，没有剃过一次胡子，因为他觉得他有把握半个钟头之内就出去，所以他以为不妨到了家里再剃。”

“可怜的人！”匹克威克先生说。“他脱离苦难的机会真的那么大大吗？”

“见鬼的机会，”普拉斯答；“他连半点影子的机会也没有。十年之后上街走走的机会还谈不上呢。”说着，普拉斯先生鄙夷地弹一弹手指，拉铃叫人。

“给我一张纸，克鲁基，”普拉斯先生对待者说，从那人的服装和一般的样子看来，像个介乎破产的畜牧家和破产的牛羊贩子之间的人；“还要一杯掺水白兰地，克鲁基，听见没有？我要给我的父亲写信，我一定要喝一点刺激的东西，否则就不能够有声有色对老家伙吹一通了。”那年轻的孩子听了这句滑稽话当然又捧腹大笑起来，几乎是无需乎说的罗。

“对的，”普拉斯先生说。“不要丧气。有趣儿啊，是吗？”

“妙！”年轻的绅士说。

“你总算有种，有种，”普拉斯说。“你倒是见识过点儿世面的。”

“我相信我是见识过点儿的！”孩子答。他透过酒吧间的污秽的玻璃窗见识过呵。

这段对话，以及谈这话的两个人的神情和态度，都使匹克威克先生觉得颇为讨厌，所以正打算探问一下，他能否弄到一个私人房间坐坐，这时进来了两三个上等人派头的陌生人；孩子一看见他们，就把雪茄向火里一丢，噓噓地告诉普拉斯先生他们是来

替他“解决问题”的，就跟他们坐到房间尽那头的一张桌上去了。

然而，事情似乎并不像青年绅士所预期的那么快就可以解决；随着来的是一场很长的谈话，匹克威克先生不可避免地里面听到些发怒的片断，说到放荡的行为和三番五次的饶恕。最后，其中一位最年长的绅士很清楚地说到到什么白十字街，那青年绅士一听这话，尽管他是“好样的”和“有种”，而且还见识过世面，却把头伏在桌上号陶大哭起来。

这青年人的勇气的突然垮台，和声调的大为低下，使匹克威克先生非常满意，于是他拉铃叫来了人，依他自己的要求，被领到一个私人房间里，那里有地毯、桌子、椅子、食器橱和沙发，还陈设了一面穿衣镜和几种古旧的版画。他在这里有机会听到南比太太在他的头上弹奏一只方形钢琴，同时他的早餐也在准备；后来早饭开来的时候，潘卡先生也来了。

“啊哈，我的好先生，”那矮小的人说，“到底被抓住了，呃？唉，唉，我倒不觉得难过呢，因为现在你会明白这种行为的荒唐了。我已经把法院开出来的讼费和赔偿金的总数记下来了，我们还是马上付掉不耽搁的好。我相信，南比这时候已经回家了。我的好先生，你说是我签支票还是你签？”矮小的人一面说一面装作愉快地搓着手，但是对匹克威克先生脸上一看，忍不住向山姆·维勒丢一种失望的眼光。

“潘卡，”匹克威克先生说，“我请你不要再让我听到这种话。我看留在这里没有好处。所以我打算今天夜里进监狱。”

“你不能上白十字街去呵，我的好先生，”潘卡说。“不可能！一间牢房里有六十张床；而且铁门在二十四小时之中有十六小时闭着。”

“假使能够，我愿意到别的牢里去，”匹克威克先生说。“假使不能够，我只好在那里尽量对付了。”

“假使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方去坐牢的话，我的好先生，你可以到弗利特去，”潘卡说。

“行呀，”匹克威克先生说。“我一吃过早饭就走。”

“且慢，且慢，我的好先生；一点也不需要这么狠命地赶进那大多数人只想出来的地方呵，”好脾气的矮小代理人说。“我们一定要有人身保护法* 的手续。不到下午四点钟，法官不会到公事房去。你得等到那个时候。”

“很好，”匹克威克先生说，抱着无动于衷的耐性。“那末我们两点钟的时候在这里吃一顿吧。去看看，山姆，关照他们准时弄好。”

尽管潘卡一个劲儿劝谏和争辩，匹克威克先生还是坚持不动；吃的东西出现了而又消失了；于是他被放进另外一辆出租马车，到法院胡同；动身之前等南比先生等了大约半个钟头，因为他有个午宴，决不能打扰。

在大律师院出庭的有两位法官——一个是高等法院的，一个是高等民事裁判所的——假使拿着一束束文件忙着进进出出的那些律师的办事员们的人数可以作证，那末摆在两位法官面前等待办理的公事似乎多得很呢。匹克威克先生他们到达大律师院

* 人身保护法源出“大宪章”，而于一六七九年颁布施行的法令。其要点为防止滥行拘押，由法官训令将被拘押者本人提到法庭审判，并由十二人组成的陪审官决定其有无犯罪，凡被捕者至迟须在二十日内送交法院正式审讯。

入口处的拱门之后，潘卡逗留了一会儿和马车夫争论车钱和找头；匹克威克先生呢，走到一边躲开那进进出出的人潮，抱着几分好奇心看着周围。

最吸引他的注意的是三四个摆穷架子的男子，他们对经过的许多代辩士们触帽致敬，似乎有正经事情的样子，匹克威克先生却猜不透是什么事。他们是些样子古怪的人。一个很瘦弱，腿有点跛，穿着变了色的黑衣服，围一条白领巾；另外一个又胖又粗蠢，穿着同样的衣服，颈子里围一大条黑里带红的布；第三个是样子矮小、枯萎、像喝醉了酒似的人，一张长满粉刺的脸。他们在那里徘徊着，手背在身体后面，时而带着焦急的脸色对匆匆走过的夹着文件的绅士们耳朵里捣几句鬼话。匹克威克先生记得他路过的时候时常看见他们在拱门下面徘徊；他的好奇心大发，想知道这些龌龊相的游荡者可能是属于怎样的职业部门。

南比紧站在匹克威克先生旁边，吮着小拇指上的一只大金戒指，匹克威克先生正打算向他提出这问题，这时潘卡匆匆赶来，说时间不能耽搁了，就领路进了院。匹克威克先生跟着走的时候，那跛腿的人走过来对他殷勤地触一触帽子，递上一张写好的卡片；匹克威克先生不愿意拒绝而伤害那人的感情，就有礼貌地接过来放在背心口袋里。

“喂，”潘卡说，要走进办公室之一，事先转过身来看看他的同伴们是否跟在后面。“进去吧，我的好先生。哈罗，你有什么事呀？”

这最后的问话是对跛子说的，他在匹克威克先生没有注意的时候已经插足于他们一群之中了。那个跛子听见这句问话，就用尽一切想像得出的礼貌又触一下帽子，并且对匹克威克先生指

点一下，作为回答。

“不，不，”潘卡带笑说。“我们不需要你，我的好朋友，我们不需要你。”

“请你原谅，先生，”跛子说。“那位绅士接了我的卡片。我希望你雇用我，先生。那位绅士对我点过头的。我要他自己决定。你对我点过头的呵，先生？”

“呸，呸，废话。你没有向任何人点头吧，匹克威克呵？误会，误会。”潘卡说。

“那位绅士把他的卡片递给我，”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从背心口袋里掏出卡片来。“我接下了，因为他似乎是愿意这样的——我的确是有点好奇，等我有工夫的时候，想看一看。我——”

矮小的代辩士大笑一声，把卡片还给了跛子，对他说那完全是误会；那人怒气冲冲地走开的时候，他凑近匹克威克先生的耳朵告诉他那人只是一个保人。

“一个什么！”匹克威克先生喊。

“一个保人，”潘卡答。

“一个保人？”

“是呀，我的好先生，这里有半打这样的人呢。无论多大的数目都保你，而且只要半克朗的费用。这一行生意很古怪吧？”潘卡说，款待自己一撮鼻烟。

“什么！竟有这样的事情，这些人谋生的办法就是在这里等着，到堂堂的法官面前罚伪誓，一个罪恶换半克朗！”匹克威克先生喊，听见透露这件事大为惊骇。

“嘿，关于伪誓这一层我确实是不知道的，我的好先生，”矮

小的绅士答。“难听的字眼呵，我的好先生，真是难听的字眼。那是法律上的假定呵，我的好先生，如此而已。”说着，代辩士耸耸肩，微微一笑，吸了第二撮鼻烟，领头走进法官的文书的办公室。

这是一间看上去特别肮脏的房间，天花板很低，嵌墙板很旧；而光线又是那么坏，虽然外面是大白天，桌子上却点着粗大的兽脂烛。房间一头有门通到法官的私室，门周围聚集着一群代辩士和办事员，他们按照约定的次序被叫进去。每次门开了，出来一组人，第二组就急急忙忙冲进去；而且，除了等着见法官的绅士们之间的无数交谈之外，还有那些见过法官的大部分人私人之间也在作种种的争吵，所以那里人声之嘈杂是达到那小小的房间里可能发生的限度了。

而冲耳而来的还不仅是这些绅士的谈话声。在房间的另外一头一排水栅栏后面的证人席上站着一位戴眼镜的文书，他在“办宣誓书”，这东西由另外一个文书一次又一次地大批送到法官那里去签字。要宣誓的代辩士的文书们是很多的，一下子让他们都宣好誓确实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些绅士为了接近戴眼镜的文书而起的挣扎，就像国王陛下光临戏院因而群众向正厅的门里拥挤的情形一样。另外一位公务员时时运用他的肺叶叫唤那些已经宣过誓的人的名字，为了把法官签过字的宣誓书交还他们：这又引起了一阵混战；这一切同时进行着，所发生的喧哗使最活动的和最易于兴奋的人也觉得尽够受的了。然而还有另外一批人——他们在等着他们的雇主拿出来的传票以便出席，而出席与否在对方的代辩士是随意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时时叫唤对方代辩士的名字：为了确定他没有不通知他们就出席了。

举例说，倚在墙上，紧靠着匹克威克先生的座位，是一个十四岁的公事房小厮，男高音的喉咙；靠近他有一个习惯法的文书，低音的喉咙。一个文书拿着一束文件匆匆走进来，四下张望。

“史聂格尔和布林克，”男高音喊。

“帕金和史诺伯，”低音吼。

“史登比和德肯，”新来的人说。

没有人答应；走进来第二个人，于是全体三个人都向他呼唤；而他又叫唤别人；随后又是什么人大声吼叫别人；等等。

在这全部时间里，戴眼镜的人辛苦工作着，叫文书们宣誓；誓词老是那一套，不加任何标点符号，大多是如下的字眼：

“把《圣经》拿在右手这是你的名字和亲笔你宣誓你的陈述书内容是真实的上帝帮助你一先令你应该有零钱找我没有。”

“喂，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想他们已经预备好了人身保护法公文吧。”

“是吧，”山姆说，“我希望他们把人生不二法门使出来。老叫我们在这儿等，真不舒服。要是我，这时候半打人生不二法门都准备好了，头头是道的。”

究竟山姆·维勒把人身保护法的公文当成了什么麻烦而难办的玩意，那可不知道，因为潘卡这时走过来，带着匹克威克先生走了。

通常的手续办过之后不久，塞缪尔·匹克威克的正身就被交给警吏看守，以便押送到弗利特监狱去坐牢，等到巴德尔控匹克威克案所判的赔偿金和讼费的总数完全付清才能出来。

“那会是很长的时期呢，”匹克威克先生笑着说。“山姆再叫一部马车。潘卡，我的好朋友，再会啦。”

“我要同你一道去，看你在那边平平安安住好，”潘卡说。

“真的，”匹克威克先生答，“我倒愿意除了山姆之外不带别人去。我安顿好了之后马上就写信通知你，希望你立刻来。那时候再会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了这话，就坐上刚刚到的马车；警吏也跟着坐了进去，山姆坐上驭者座，于是马车轰隆轰隆地走了。

“真是个古怪透了的人！”潘卡说，停下来戴上手套。

“他这样的破产者倒少见呢，先生，”站在旁边的劳顿先生说。“他使那些办公事的人窘死了！他们说要押他，他却根本看不起他们，先生。”

这位律师听了他的文书对匹克威克先生的性格所作的这种内行的批评，似乎并不十分高兴，因为他一言不发地走了。

那辆出租马车在弗利特街头簸着前进，是出租马车的老调门。它们前面有着什么的时候，据车夫说，马就“走得好些”（假使前面没有什么呢，它们就不得不用非常特别的步子走了），所以马车就跟在一辆大车后面；大车停，它也停；大车再走，它也照样。匹克威克先生坐在警吏对面；警吏坐在那里吹口哨，把帽子夹在两膝之间，看着马车窗外。

时间完成奇迹。在这位有力的老绅士*的帮助之下，连出租马车也走下半哩之遥了。他们终于停下，匹克威克先生在弗利特监狱的大门口下了车。

警吏扭过头来，看见他所引渡的犯人紧跟在他背后，就领头走进了监狱；他们进门之后向左一转，从一扇敞开的门走到一条

* 指时间老人。

走廊里；那里面有一扇沉重的铁门，正对着他们进来的门，并且有一个手里拿着钥匙的胖狱卒在看守着，这门就直达监狱的内部。

他们在这里停住，警吏递了他的公文；通知匹克威克先生说他要留在这里等懂这种窍门的人们所谓“坐着让人画像”的仪式完成。

“坐着让人画我的画像！”匹克威克先生说。

“把你的肖像画下来呵，先生。”胖狱卒说。“我们这里都是画像的能手。不一会儿就画好的，而且都很像。请进来吧，先生，不要拘束。”

匹克威克先生同意了这个邀请，坐下来；那时候站在椅子背后的山姆对他耳语说，所谓坐着画像，只不过是让各个看守把他察看一番，使他们能够把他和来宾们分别开来的另外一种说法。

“那末，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我希望这些画家就来吧。这里是个人来人往的地方呀。”

“他们就来的，先生，我相信，”山姆答。“有一只荷兰造的钟呢，先生。”

“我看见的，”匹克威克先生说。

“还有一只鸟笼，先生，”山姆说。“轮子里有轮子，监牢里有监牢。可不是吗，先生。”

维勒先生说了这句哲学味儿的话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发觉他的“坐着画像”已经开始。胖看守已经交了班走过来坐了，时而漫不经心地对他看看，一个接了他的班的瘦长的看守也走过来两手倒背在燕尾里，站在对面对他盯了好久。第三位有点儿好发脾气样子的绅士，显然是妨碍了他吃茶点，因为进来的时候还

在解决着面包皮和黄油的最后的残余，他紧靠匹克威克先生的旁边站着，把两手撑在腰眼里，精细地察看着他；另外还有两位夹杂在他们中间，带着极其专一而深思的脸色研究他的相貌。匹克威克先生在这行为之下退缩了好多次，似乎在椅子上坐得很不自在；不过在进行这桩事的时间里他没有对任何人说一句话，连山姆在内；山姆呢，俯身靠在椅子背上，想着心思，一则是想他的主人的处境，再则是想，假使把聚集在一起的看守们一个挨着一个狠狠地揍一顿是合法而稳当的话，就大为快意了。

最后，肖像画好了，匹克威克先生接到通知说现在他可以进监狱了。

“我今夜睡在哪里？”匹克威克先生问。

“今夜睡在哪里我可不大清楚哪，”胖看守答。“明天你会被派到什么人的房里去同住，那就舒舒服服的了。第一夜通常是不大定心的，但是明天你就会把一切都安排妥贴了。”

讨论了一会儿，发现看守们之一有一个铺位出租，匹克威克先生可以租了过夜，他很高兴地同意了。

“你跟我来，我可以马上让你看看，”那人说。“它并不大；不过那可是真正内行的人住的地方。这里走，先生。”

他们穿过了里面的门，下了一小段台阶。钥匙在他们背后一旋就锁上了，匹克威克先生这一辈子破天荒头一次发现自己已经置身于债务人监狱的围墙之内了。

第四十一章

进了弗利特之后，匹克威克先生遭遇了什么事；看见了些什么犯人；以及怎么度过了第一夜

汤姆·洛卡先生，陪着匹克威克先生进监狱的那位绅士，下了那短短的一段台阶之后突然向右一转，领路前进：穿过一扇正开着的铁门，跨上另外一层短短的台阶：就进了一条又狭又长的过道，那里既污秽又低，下面铺了石头，光线很坏，只有相隔颇远的两头各有一只窗户透进些微弱的光。

“这里，”那位绅士说，把两手向口袋里一插，掉过头来不以为意地看看匹克威克先生。“这里是敞厅组。”

“啊，”匹克威克先生答，低头看着一层黑暗而污秽的台阶下面，那里通到一排地下的潮湿阴暗的石头地牢，“那些呢，我想是犯人们贮藏他们的少量煤炭的小地窖吧。啊，那种地方走下去是不大愉快的；不过很方便，我相信。”

“是呀，要说很方便呢，那是并不奇怪的，”那位绅士回答说，“因为明明有几个人非常舒服地住在里面呢。那是市场，那里。”

“我的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说，“你不是真的说那些肮脏的地牢里有人生活着吧？”

“不吗？”洛卡先生答，带着一种愤愤然的惊讶表情；“我为什么不一呢？”

“生活！——生活在那下面！”匹克威克先生叫。

“生活在那下面！是嘛，还死在那下面呢，那是常事！”洛卡先生答；“那有什么呢？有谁讲过什么闲话吗？生活在那下面——那是一个过日子的好地方呢，不是吗？”

洛卡对匹克威克先生说这些的时候带着恶狠狠的神情，而且还用激昂的态度咕噜着说了一些咒诅自己的眼睛、四肢和血液循环的难听的话。因此，后面一位绅士觉得还是不要再谈下去为妙。随后洛卡先生走上另外一层楼梯——像通到刚才曾经成为讨论题目的那个地方的楼梯一样的污秽——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紧跟他爬了上去。

“瞧，”洛卡先生说，停下来喘气，那时候他们走到一条像下面的一样大小的过道里了，“这是咖啡间组：这上面是第三层，再上面是顶层；你今天晚上去睡的房间是看守室，从这里去的——来吧。”洛卡先生一口气说了这话，就爬上另外一层扶梯，匹克威克先生和山姆·维勒跟在他后面。

这些楼梯从一些靠近地板的各式各样的窗户得到光线，窗户外面是很高的一堵砖墙围住的一块铺石子的空地，墙头上有防贼铁钉。那块空地，从洛卡先生的话里看来，是网球场，又据这位绅士所说，似乎在靠近法林顿街的那一部分监狱，有一块小些的场地叫做“画场”，那是因为这样的事情而得名的：在很久以前，它的墙壁上曾经一度出现过类似扯着所有的帆而行驶的若干

战舰的绘画和一些别的艺术品，都是一位坐牢的画师在闲散无事的时候画的。

他说了这些消息，他的目的显然不仅为了开导匹克威克先生，而更多的是为了发泄一件要紧的心事。最后，他们到了另外一条过道里，于是这位向导领他们走进尽头的一条小过道，打开一扇门，露出一间样子一点不讨人欢喜的房间，里面有八九张铁架子的床铺。

“瞧，”洛卡先生说，用手扶住门让它开着，得意地回头看着匹克威克先生，“就是这房间！”

然而，匹克威克先生看见他的寓所时脸上所表现的满意神情那么轻微，洛卡先生只好盯住直到现在一直保持着威严的沉默的山姆·维勒的脸，寻求感情的共鸣了。

“就是这房间呵，青年人，”洛卡先生说。

“我看见了，”山姆答，平静地点一点头。

“你在法林顿旅社也不用想找着这样的房间，你想是吗？”洛卡先生说，喜洋洋地微笑一下。

听了这话，维勒先生把一只眼睛随便而自然地闭一下作为回答；这可以被认为表示他想是的，也可以被认为他想不是的，也可以说是他根本没有去想，随便观察者怎么想好了。他干了这一手之后，又把眼睛睁开，就问哪一张床是洛卡先生所吹捧的内行的人去睡的。

“那就是，”洛卡先生答，指着在角落里的一张生满铁锈的。“那张床呀，能使任何人睡觉，不管他们要不要睡。”

“我想是的吧，”山姆说，斜眼看了他的主人一眼，好像看看他的决心有没有被这种种所见所闻动摇了的任何征象，“我想睡

在此地的另外几位都是绅士们吧。”

“可不是么，”洛卡先生说，“他们中间有一位，一天喝十二品脱啤酒，哪怕在吃饭的时候，也是烟不离嘴。”

“他一定是个头等角色了，”山姆说。

“天字第一号，”洛卡先生答。

匹克威克先生甚至听了这种消息，也一点不丧气，微笑着宣布说他决定今天夜里尝一尝那张催眠性的床的滋味；洛卡先生告诉他，随便什么时候他要睡就睡，既不需要给任何通知也不需要办任何手续，说罢就走了，留下他和山姆立在过道里。

天黑下来了；那就是说，有几个煤气喷口在这从来不明亮的地方点着了，作为对于降临室外的夜晚的致意。因为天气有点儿热，过道两旁无数小房间里的一些房客就把房门半开着。匹克威克先生走过的时候带着好奇心和兴趣向里面张望。有一间里面有四五个粗大汉，透过一重烟草的云雾隐约可见；他们俯在半空的啤酒瓶之上闹嚷嚷地谈论着，或者用一副非常油污的牌玩着全福四*。在邻近的房间里可以看见一个孤独的人，借着兽脂烛的微弱光线注视着一束污垢而破碎的纸，由于灰尘而变成黄色，由于年代久远而脱落成一张张的了；他在上面第一百次地噜噜苏苏写着诉苦的话，预备给什么大人物看，虽然它永远不会达到他的眼前，或者永远也不会打动他的心。第三个房间里，可以看见一个带着妻子和一大群孩子的男人，在地上，或者在两三张椅子上搭成个不像样的床铺，给最小的孩子睡觉。还有第四个房间、第五个、第六个、第七个，又是喧哗、啤酒、烟草烟、纸牌，等等一

* 全福四：一种纸牌戏。

切，比先前的规模来得更大了。

就在过道里，尤其在楼梯口上，有一大堆人逗留著：他们来到这儿，有些是因为房间里又空洞又寂寞，有些是因为房间里又拥挤又闷热，而大部分是因为坐立不安和不舒服，并且不知道如何自处的秘诀。这里有许多阶级的人，从穿着粗布上衣的劳动者到穿着披巾样式的睡衣——当然是破得露出胳臂肘来了——的破产的浪子；但是他们全都有一种神气——一种没精打采的、囚犯派头的、满不在乎的大模大样神气；这种光棍派的天不怕地不怕的风度，完全不是言语所能形容的；但是任何人假使愿意的话，立刻就能够理解它，只要他抱着匹克威克先生那样的兴趣，踏进最近便的债务人监狱，看一看在里面看到的第一群人。

“我很吃惊，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倚在扶梯顶的铁栏干上，“我很吃惊，山姆，负债而受监禁简直不是什么处罚。”

“你以为不是吗，先生？”维勒先生问。

“你看这些人是怎样的又喝酒、又抽烟、又叫唤呀，”匹克威克先生答。“要说他们在乎的话，那简直是不可能的。”

“啊，问题正在这儿罗，先生，”山姆答复说，“他们并不在乎；对于他们，是一种例行的休假——只是喝黑啤酒和玩九柱戏。吃不消的倒是另外一些人；这些沮丧的家伙既不能直着嗓子灌啤酒，又不会玩九柱戏；他们只要出得起钱总是出了算了，被人关起来的话可就难过了。我告诉你是什么道理吧，先生；那些老在酒店里闲荡的人根本不吃亏，那些老是尽力工作的人倒受害不浅。‘不公平呵，’就像我的父亲看到酒精和水不是一半对一半掺起来的时候常说的罗——不公平，毛病就出在这里。”

“我想你说得不错，山姆，”匹克威克先生想了一会儿之后

说，“很对。”

“也许常常有些诚实的人是欢喜这种事情的，”维勒先生用深思的语调说，“不过我回想起来却是一个都没有听说过，除了那穿棕色上衣的脏脸孔的矮小的人；而那还是靠习惯的力量。”

“他是谁呀？”匹克威克先生问。

“嘿，问题就在这儿罗，什么人都不知道嘛，”山姆回答说。

“但是他做了些什么呢？”

“啊，他做了那时候许多比他有名的人都做过的事，先生，”山姆答，“他和警察赛跑赢了。”

“换句话说，”匹克威克先生说，“我想就是他负了债了。”

“正是，先生，”山姆答，“结果呢，到时候他上这里来了。数目并不大——强制偿付的是九镑，费用五倍；不过他还是坐了十七年牢。假使他的脸上有皱纹，也给污垢填平了，因为他那副脏脸和那件褐色上衣，从开头到末了，完全是‘原封不动’。他是个非常温和善良的矮小的人，老是忙着替人家做事，或者打打网球，却从来不得胜；到后来，看守们变得非常欢喜他了，他每天夜里都在看守室和他们闲谈，讲故事，等等。一天夜里，他照样又在那里，和他在一起的是他的一个很老的朋友，那时候他值班管着锁，忽然他说，‘毕尔，我好久没有看见外面的市场了，’他说（那时候弗利特市场就在那边）——‘我好久没有看见外面的市场了，毕尔，’他说，‘有七年了。’‘是呀，’那看守说，抽着烟斗。‘我很想看它一会儿呢，毕尔，’他说。‘很可能的，’看守说，使劲抽着烟斗，装作不知道那个矮子要的是什么。‘毕尔，’小矮子比先前更冒失地说，‘我想到一件事。让我在临死之前再看一次大街；除非中了风，否则五分钟之内我一定回来。’‘假如

你真中风了那我怎么办?’ 看守说。‘嘿,’ 那矮小的人说, ‘无论谁看见我都会把我弄回来的, 因为我口袋里有卡片呢,’ 他说, ‘第二十号, 咖啡间组。’ 那是真的, 的确的确, 每当他结识一个新来的人的时候, 总是掏出一张小小的硬卡片, 上面就是那几个字, 没有别的; 因为这个缘故, 他老被叫做二十号。看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最后用严正的态度说, ‘二十号,’ 他说, ‘我信任你; 你可不要叫你的老朋友为难呵。’ ‘不, 我的朋友; 我希望我这里面还有点好东西呢,’ * 那矮小的人说, 说着就在他的背心上用劲一拍, 于是每一只眼睛都流出一颗眼泪: 那是非常特别的事情, 因为大家认为水是永远不会碰到他的脸的。他和看守握握手, 就出去了——”

“就一去不复返了,” 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这回偏偏说错了, 先生,” 维勒先生答, “他回来的, 还提早了两分钟, 气得要命, 说几乎被一辆出租马车压死; 他不习惯了, 还说他要不写信报告市长他就不是人。他们终于使他平静下来; 而此后的五年, 他连向门岗的大门外面张一眼都没有过。”

“在那时期终了他就死了, 我想是吧,” 匹克威克先生说。

“他没有死, 先生,” 山姆答。“他起了一个念头, 到对街的一家新开的酒店去喝啤酒; 那间房子非常好, 所以他后来每夜都想去, 这样干了好久, 每次都有规律地在关大门之前一刻钟回来, 一切都是舒舒服服的。最后, 他开始惬意得太过份, 就常常忘掉时间, 或者根本不把时间放在心上, 越到后来回家越迟; 后来有一夜, 他的老朋友正在关门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把锁旋

* 意谓 “我相信我是有良心的”, 所以他把胸口一捶。

上了——他才回来。‘慢一点，毕尔，’他说。‘什么，你还没有回家，二十号？’看守说，‘我以为你早进来了。’‘没有呵，’小矮子说，微笑一下。‘那末，我要告诉你，我的朋友，’看守说，很慢地并且很不高兴地把大门打开，“我认为你最近交上坏朋友了，那是我很不赞成的。现在我不愿意干叫你下不去的事，’他说，‘不过，你假使不能把稳只和好人在一道，稳当得像你现在站着那样，按时候回家，我就要把你根本关在外面了！’小矮子吓得大大地抖了一阵，从此以后就再没有走出过监狱的围墙！”

山姆说完之后，匹克威克先生慢慢地折回身子走下楼梯。天黑了，画场上几乎闾无一人，他在那里若有所思地兜了几圈之后，他告诉维勒先生说，他认为这是他歇夜的时候了；他叫他在附近的酒店里找一张铺位，早上早一点来，准备到乔治和兀鹰去搬主人的衣服。塞繆尔·维勒先生对于这个要求尽量装出高兴的神情加以服从，然而又带着很强烈的勉强表情。他甚至试着作了种种无效的暗示，表示他躺在石子上过夜很便利；但是他看到匹克威克先生对于这种提议固执地不加理睬，最后只好退出了。

无可否认，匹克威克先生觉得很沮丧和不快乐——并不是因为没有人作伴，因为监牢里人多得很，而一杯葡萄酒就马上可以买到一些优秀分子的最高友谊，无需乎其他任何介绍的礼节；不过他是独自置身于粗俗的人群之中，因为想到自己被囚禁而没有释放的希望，当然感觉到精神上很沮丧和心情很消沉了。至于满足道孙和福格的毒辣心肠而解救自己，这个念头却一瞬都没有涌上他的心头。

他在这种心情之下重新走进咖啡间组的过道，慢慢地来回走着。这地方脏得令人不能容忍，烟草的烟味十分令人窒息。那

些房门不断地随着进进出出的人发出呼呼唠唠的响声；人们的说话声和脚步声的喧哗经常在过道里回荡而又回荡。一个青年妇女，手里抱着一个由于衰弱和贫困几乎还不会爬的婴孩，和她的丈夫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谈话，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接待她。他们从匹克威克先生身旁走过的时候，他可以听见那女子在辛酸地抽噎；有一次，她的悲伤突然发作起来，不得不倚在墙上以免跌倒，而男子就把小孩抱过来，并且就想安慰她。

匹克威克先生的心实在沉重得不能再忍受了，就上楼去睡觉。

那间看守的房间虽然很不好：装璜和设备的每一点都比一所州立监狱的普通病房要差几百倍，但是现在却有一个好处，就是除了匹克威克先生之外，里面没有一个人。所以他在他的铁床脚头坐下，开始设想看守每年会由这间污秽的房间弄多少钱。他用数字计算一下来满足了自己，知道那大约相当于有着伦敦郊外一条小街的产权的岁收，于是又想到是什么引诱力使那只在他裤子上爬着的肮脏的苍蝇在可以挑选外面空旷地方的时候，却钻进这狭小的牢房里来；他的思路引导他所达到的不可避免的结论是，那昆虫发了疯。解决了这一问题他开始发觉自己睡意朦胧了，所以就从口袋里拿出早上特地塞在里面的睡帽，从容地脱了衣服，进了被窝，睡着了。

“好啊！踮起脚尖来——快跑——干呀，西风，歌剧院要不是你的地盘算我该死。干下去。呜拉！”说这些话的声音非常响亮，并且随之而起的是几声雷鸣般的哄笑，把匹克威克先生从沉睡中惊醒了：他这一觉实际上只睡了半个钟头光景，但是睡的人却仿佛觉得已经延长了三四个星期似的。

声音刚静下来，房屋却摇得那么厉害，连窗子都在框子里震动起来，他的床架又发抖起来。匹克威克先生吃惊地坐起身，在默默惊恐之中望着眼前的景象楞了几分钟。

在地板上，有一个穿着宽边绿色上衣、条纹棉布短裤和灰色棉纱袜子的男子，正在表演最通俗的水手舞的步法，那种粗俗而滑稽化了的优雅和活泼，配上他的服装的非常别致的特色，荒唐得无从形容。另外一个男子，显然是大醉了，也许是被同伴们扔上床的吧，坐在被子里像鸟叫似的想背出一只滑稽歌，带着极其强烈的感伤表情。第三位呢，坐在一张床上，带着一位高明的鉴赏家的神气称赞着两位演员，用刚才已经惊醒匹克威克先生的那种洋溢奔放的感情在鼓励他们。

最后这位是某一阶层的一个可敬的标本，除了在这种地方，否则永远也不能够见到他们的充分的完整形态的；——在马厩的院子里和在酒店里，偶尔可以遇到处在不完整的状态中的他们；但是除非在这种温床里，他们决不能达到全盛的地步；这种温床几乎像是立法机关专为培植他们而苦心设计的。

他是一个高个儿，有一张橄榄形的脸，黑色的长头发，一副很浓的在下巴下面连成一片的络腮胡子。他没有打领带，因为打了一天的球，他的敞开的衬衫领子里露出茸茸的毛。头上戴着一顶普通的十八便士一顶的法兰西式便帽，上面垂下一大撮漂亮的缨络，和他的粗斜纹布上衣偏巧非常调和。他的腿很长，但苦于很衰弱，穿上一条紫蓝色的裤子，足以显出它们的匀称。不过因为系得马虎，而且掉了些钮子，所以两条裤管不甚雅观地垂在一双后跟塌得厉害的鞋上，露出一双纯白的袜子。他全身有一种放荡的、光棍派头的时髦和一种嚣张的流氓气，那是举世无双的无

价之宝。

第一个发现匹克威克先生在旁边看着的，就是这位；因此他对那位西风霎霎眼睛，用嘲弄的庄重态度请他不要惊醒那位绅士。

“喂呀，保佑这位绅士的诚实的心和灵魂！”西风说，转过身来做出极端惊讶的样子；“这位绅士已经醒了。喂，莎士比亚！你还好吗，先生？玛丽亚和撒拉怎么样，先生？还有家里那位亲爱的老太太呢，先生，——呃，先生？请你把我的问候附在你要寄去的第一个小包裹里好不好，先生，就说我早想致敬了，只是怕在货车里打破了呵，先生？”

“不要用平常的礼貌来麻烦这位绅士，你没看见他急于要喝点什么吗？”长着络腮胡子的绅士带着开玩笑的神情说。“你为什么不问问这位绅士要喝哪一样呢？”

“喂呀——我倒全忘了，”那一位答。“你要喝什么呢，先生？你要红葡萄酒还是白葡萄酒，先生？我可以推荐你喝啤酒，先生；或者，也许你高兴尝一尝黑啤酒吧，先生？允许我有这样的荣幸，替你把睡帽挂起来吧，先生。”

说着，发言者就一把从匹克威克先生头上抢去那件服饰用品，一霎眼之间就套上了那醉汉的头，醉汉呢，还是坚决相信他是在替一个人数很多的集会取乐，继续用无以复加的最忧郁的调子乱哼着滑稽歌。

用粗暴的手法从一个人的额头上夺走睡帽、并且戴到一个肮脏的不相识的人的头上，无论这事本身是多么美妙的诙谐勾当，却无疑是一种所谓的恶作剧。匹克威克先生的看法恰恰是如此，所以他丝毫不透露目的地，猛然跳下床来，给那西风当胸一

拳，打得猛烈，使他失掉很大一部分有时带上他这名字的商品；* 随后，夺回了睡帽，勇敢地把身体摆成一副防御姿态。

“喂，”匹克威克先生说，由于激昂，也同样由于耗费了太多的力气而喘息着，“来吧——你们两个——两个都上来！”说过这句大方的邀请话，这位可敬的绅士把他的捏紧的拳头抡了一圈，为的是显一显他的拳术来吓倒敌手们。

或许是匹克威克先生的非常出人意外的勇敢，或许是他跳下床来连头带脚扑向舞蹈家的那种微妙复杂的样子感动了他的敌手们吧。他们是感动了；因为，他们并没有照匹克威克先生暗中预料的当时当地就进行杀人的勾当，反倒停止了动作，互相凝视了一会儿，而终于哄然大笑起来。

“好；你有种，因此我更欢喜你了，”西风说。“还是跳上床去吧，否则你要害风湿病了。没有恶意吧，我希望？”那人说着伸出一只手来，像手套铺子的门上有时挂着的一丛黄色的手指那么大小。

“当然没有，”匹克威克先生很敏捷地说；激动已经过去，他开始觉得腿有点冷了。

“赏我一个光，先生？”那位长着络腮胡子的绅士说，伸出右手，他把“光”说成“公”。

“荣幸之至，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长久而庄严地握了一阵手之后，重新进了被窝。

“我的名字叫史门格尔，先生，”长着络腮胡子的人说。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

* 指空气；意谓一拳打得他胸口瘪了许多气。

“我是叫弥文斯，”穿长统袜子的人说。

“我很乐于知道，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哼，”史门格尔先生咳嗽一声。

“你说什么吗，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不，我没有说什么，先生，”史门格尔先生说。

“我以为你说了，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

这一切都是很文雅而愉快的；为了使得事情更加愉快，史门格尔先生多次向匹克威克先生保证他对于一位绅士的心情抱着很高的敬意；这个意见的确使他获得了无限的信誉，因为假使他不说不说，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设想他居然是懂得的。

“你在过庭吗，先生？”史门格尔先生问。

“在过什么？”匹克威克先生说。

“上法庭呵——葡萄牙街的——解决那个——你知道的。”*

“啊，不是，”匹克威克先生答。“不，不是。”

“要出去了吧，也许是？”弥文斯试探说。

“我恐怕还没有，”匹克威克先生答。“我拒绝付赔偿费，所以就到这里来了。”

“呵，”史门格尔先生说，“纸头毁了我。”

“做文具生意的吧，我猜是，先生？”匹克威克先生天真地说。

“文具生意！不，不；天打雷霹——不是那么低三下四的呢。不做什么生意。我所谓纸头，是说账单呵。”

“啊，你的话是这种意思。我懂了，”匹克威克先生说。

* 指葡萄牙街的破产法庭。后文详及。

“该死！一位绅士一定要走逆运的，”史门格尔说。“那又怎样呢？我现在进了弗利特监狱。唔；好呀。那末又怎样呢？我并没有因此搞得更坏呀，不是吗？”

“一点儿没有呵，”弥文斯先生答。他说得很对的；因为，史门格尔先生的情形非但一点没有坏，反倒好了些，为了使自己适应这地方，他毫无代价地弄到些珠宝饰物，那是在好久以前进了当铺的。

“得啦；但是，”史门格尔先生说，“这是枯燥的工作啊。让我们弄一点滚烫的白葡萄酒漱漱口吧；新来的人请客，弥文斯去搞，我帮忙喝。无论如何，那是公平而绅士派头的分工呵——见鬼！”

匹克威克先生不愿意冒着再争吵一次的风险，高高兴兴地赞同了这提议，把钱变给弥文斯先生；这位呢，因为已经快十一点了，就不再耽搁，立刻上咖啡间去，完成他的使命。

“我说呀，”史门格尔看见他的朋友一出房间就用嘘嘘的耳语声说：“你给他多少钱呀？”

“半镑，”匹克威克先生说。

“他是个邪气得有趣极了的上流家伙，”史门格尔先生说——“有趣得要命。我不知道还有谁赶得上他；不过——”史门格尔先生说到这里突然停止了，用暧昧不明的态度摇摇头。

“你不是说他可能把这笔钱擅自挪用吧？”匹克威克先生说。

“啊，不——注意，我不是那种意思；我老老实实说吧，他是个邪气的上流家伙，”史门格尔先生说。“不过我觉得，假如有个把人下去看看也好，免得他偶然之间把他的嘴巴伸进酒壶里，或者犯了什么该死的错误，上楼的时候把钱丢掉。喂，你老兄跑

下楼去一趟，照应照应那位绅士好不好？”

这要求是对一个矮小的、畏缩的、神经质的、样子显得非常穷苦的男子说的，他一直蹣缩着坐在他的床上，显然被自己所处的奇异环境搞得完全不知所措。

“咖啡间在哪里你知道的，”史门格尔说；“跑下去吧，告诉那位绅士你来帮他拿酒的。或者——等一下——我对你说吧——我要告诉你我们要叫他怎样办，”史门格尔说，露出狡猾的神色。

“怎样呢？”匹克威克先生说。

“告诉他叫他把找的零钱去买雪茄。好主意。跑去告诉他吧；听见没有？钱不能浪费，”史门格尔转过来对匹克威克先生说。“我要抽烟。”

这个手段玩得如此巧妙，而且又是以如此不动声色的安祥和冷静神情干出来的，使匹克威克先生简直不想加以干涉，纵使他有这样的权力。不久弥文斯先生拿着白葡萄酒壶回来了，史门格尔先生倒在两只裂了缝的小酒杯里，体贴入微地说，在那样环境之下一位绅士是不能太讲究的，就他自己而论吧，他可不是高傲得不能就着酒壶来喝的；为了表示他的诚意，他于是就着酒壶喝一大口取信于众人，这一口就把里面喝掉一半。

由于这种媒介，促成了相互间的出色的谅解，史门格尔先生于是叙述他过去不断发生的种种浪漫的奇遇来款待他的听众，那里面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是关于一匹纯种马和关于一位华贵的犹太妇女的，这两者都是美得举世无双的，也都是这些国度里的贵族和上流社会所垂涎欲滴的。

远在这些从一位绅士的传记里摘出的精华被叙述完毕之

前，弥文斯先生已经上了床，呼呼大睡了；留下那位畏缩的陌生人和匹克威克先生来充分享受史门格尔先生的经历。

就是最后提到的这两位绅士，也没有充分受到叙述出来的那些动人的情节所应有的教益。匹克威克先生打了一阵瞌睡，后来模模糊糊觉得那个醉汉又唱起滑稽歌来，所以史门格尔先生拿一把水壶作为媒介给了他一种温和的暗示，表示他的听众是不欢迎音乐的。随后他又睡着了，有一种混乱的感觉，觉得史门格尔先生仍旧在讲着一个冗长的故事，其中的要点仿佛是，他在他加以详细叙述的某场合，同时“对付了”一笔账目和一位绅士。

第四十二章

这里好像前一章，说明一句古话，
灾难使人结识陌生的共患难的人。
还包括匹克威克先生对塞繆尔·
维勒先生的出奇而惊人的宣告

匹克威克先生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头一眼看见的就是塞繆尔·维勒，他坐在一只小小的黑皮箱上，显然是在极其出神的状态中密切地注视着雄赳赳的史门格尔先生的魁梧的身体；而史门格尔先生呢，已经穿好了一部分衣服，坐在自己的床上，毫无希望地拼命想用眼光把维勒先生瞪得张惶失色起来。我们说毫无希望地拼命想要，是因为山姆继续目不转睛地用那种把史门格尔先生的帽子、脚、头、脸、腿和胡子一网打尽的一目了然的眼光看着他，带着极其满意的表示，不过对于史门格尔先生本人的感想如何都没有在意，正如他是在观察一具木头雕像或者一个肚子里塞着草的盖·浮克斯*一样。

* 意谓用草扎成的盖·浮克斯像。

“得啦；你将来还会认识我吗？”史门格尔先生说，皱一下眉头。

“我发誓走到天边我都认得你了，先生，”山姆答，兴冲冲地。

“不要对一位绅士无理，先生，”史门格尔先生说。

“一点也没有，”山姆答。“假如他醒了之后你对我这样说，我就会摆出至高无上的好礼貌了！”这话隐隐约约地暗示史门格尔先生并不是绅士，使他光起火来。

“弥文斯！”史门格尔先生说，带着激昂的神情。

“什么花样？”那位绅士从他的床上回答说。

“这鬼家伙是什么人？”

“嗨，”弥文斯懒懒地从被子下面往外看看说，“我得问你呀。他到这儿有什么事情吗？”

“没有，”史门格尔先生答。

“那末把他打下楼去。对他说，在我起来去踢他之前不要妄想爬上来，”弥文斯先生接过去说；作了这暗暗提醒人的忠告之后，那位高尚的绅士就又睡觉了。

这谈话透露出分明快要打架的征兆，匹克威克先生认为到了该插嘴的时候了。

“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先生，”那位绅士答应。

“昨天夜里以来出了什么新的事情没有？”

“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先生，”山姆答，瞥一眼史门格尔先生的胡子；“最近流行的闷腾腾的空气倒是有利于杂草的生长，长起来怕死人；不过除了那个例外的事情，一切都平静得很。”

“我要起来了，”匹克威克先生说；“给我些干净衣服。”

不管史门格尔先生可能抱着怎样的敌意，他的思想却由于皮箱的打开而很快转换了方向；那里面的东西好像使他立刻对匹克威克先生发生了最大的好感，不仅对匹克威克先生，对山姆也一样，所以他赶紧利用机会，用大得足以使那位怪人听见的声音宣称他是真正的彻头彻尾的奇人，因此正是中他的意的人。至于对匹克威克先生呢，他对他所怀着的挚爱更是无限了。

“现在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效劳吗，我的亲爱的先生？”史门格尔说。

“我想没有，多谢你了，”匹克威克先生答。

“没有衬衣要送给洗衣妇去吗？我知道外面有一个讨人欢喜的洗衣妇，一个星期来两次取我的衣服；而且，该死！——什么鬼运气呀！——今天正是她要来的日子。我把那些小东西和我的放在一起吧？不用客气了。混账王八旦！假使一个绅士倒了楣，却不肯稍为牺牲一点来帮助另外一位同样处境的绅士，那末还有什么人性呀？”

史门格尔先生这么说着，同时把身体尽可能往皮箱那里移动，做出极其热情而毫无私心的友爱表情。

“你没有什么东西要拿给仆人去刷吗，我的好人，有吗？”史门格尔先生继续说。

“什么都没有，我的好朋友，”山姆抢着回答说。“也许让我们中间的一个去干，不去麻烦仆人，那对于大家都好些呢，就像教员在那些小少爷反对挨厨司的鞭打的时候说的罗。”

“没有什么东西要放在我的小箱子里送给洗衣妇吗？”史门格尔撇开山姆对匹克威克先生说，态度有点狼狈。

“什么都没有，先生，”山姆反驳说；“恐怕事实上那小箱子

一定被你自己的东西塞满了吧。”

这话还附带着看看史门格尔先生的这一部分服装的意味深长的眼光——衬衣的外貌是洗衣妇的技巧的一般的考验呵——使他不得不转过身去，而转匹克威克先生的钱袋和衣箱的念头，无论如何在目前是只好放弃了。因此他怒冲冲地走出房间到网球场去，把昨夜买的雪茄抽了两支，算做一顿简便而补益的早餐。

弥文斯先生是不抽烟的人，而他的杂货铺零星物品的账也已经写到了石板底下，并且已经“转”到另外一面，就继续留在床上，照他自己的话来说，“用睡觉来贴补。”

匹克威克先生在毗连着咖啡间的一个小房间——那小房间被题了“雅座”这个堂皇动听名称，里面的暂时占据者因为付一小笔额外费用的原故，就可以享受一种说不出的利益，在里面听得到那个咖啡间里的一切谈话——用过早餐，并且派了维勒先生去办什么必要的差使以后，就走到“门房”去找洛卡先生商量他将来的住处。

“宿处吗，呃？”那位绅士说，参考着一本大簿子。“那有的是呵，匹克威克先生。你的同房票是在三楼二十七号。”

“呵，”匹克威克先生说。“我的什么，你说？”

“你的同房票呵，”洛卡先生答；“你懂不懂？”

“不大懂，”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微笑一下。

“噢，”洛卡先生说，“那是明明白白的呵。你在三楼二十七号有一张同房票，那房里的人们就是你的同房。”

“他俩人很多吗？”匹克威克先生问，犹疑不定地。

“三个，”洛卡先生答。

匹克威克先生咳嗽一声。

“他们中间有一个是牧师，”洛卡先生说，一面说一面在一小片纸头上填写什么；“另外一个屠夫。”

“哦？”匹克威克先生喊。

“一个屠夫，”洛卡先生重复一遍；把笔尖在写字桌上一敲，医治它书写不便的毛病。“他原来是个多么彻底的好汉呀！你记得汤姆·马丁吗，南迪？”洛卡先生对门房里另外一个男子说。那人正用一把二十五刃的小刀子削鞋子上的泥。

“我想是记得的，”被问的人回答说，在人称代名词上用了很强的重音。

“哎呀！”洛卡先生说，慢腾腾摇着头，茫然凝视着面前的铁栏窗户外面，好像沉溺地回忆着他青年时代的什么和平情景；“他在码头旁边的狐狸冈揍那运煤夫的事就像是昨天哪。我觉得我现在还能够看见他由两个守街的人扶着走在海滨路上，伤痕使他清醒了点儿，右眼皮上敷了醋，贴了褐色纸，还有那只后来咬了那小孩子的可爱的恶狗跟在他后面。时间真是多古怪的东西呵，是不是，南迪？”

听他说话的那位绅士，似乎是沉默寡言好深思的那一类人，仅仅应了一声；洛卡先生抖抖身子驱走了刚才不自觉中露出的诗意而忧郁的思绪，屈尊来搞生活上的平凡事务，重新拿起笔来。

“你知道第三位是什么人吗？”匹克威克先生问。关于他的未来伙伴们的这种描写并不十分使他满意。

“那个辛普孙是什么样的人，南迪？”洛卡先生对他的同伴说。

“哪个辛普孙？”南迪说。

“就是这位绅士要去和他同住的、三楼二十七号里面的那个

呵。”

“啊，他呀！”南迪回答说：“他什么也算不上。从前是个卖假药的：他现在是个一条腿。”

“啊，我想起来了，”洛卡先生答，阖上那本簿子，把那一小片纸头放在匹克威克先生手里。“那就是票子，先生。”

对于他的身体的这种简捷的处置，使匹克威克先生非常摸不着头脑，他走回监房，脑子里盘算怎样做才好。然而他相信，在采取任何措施之前，还是先去看看那些提出和他住在一道的三位绅士，并且和他们谈谈为是，所以他一直向三楼走去。

他在过道里摸索了一阵，并且试想在昏暗的光线里辨认各个房门上的号头，终于还是问了一个酒店杂役，他正好在从事早晨收拾酒具的工作。

“二十七号是哪一间呀，朋友？”匹克威克先生说。

“过去五个门，”酒店杂役答。“门上有粉笔画着一个人，绞死了。还抽着烟斗。”

匹克威克先生依照这个指示慢慢沿着过道前进，直到遇到上述样子的“一位绅士的肖像”之后，就用食指的关节在他的脸上敲起来——先是轻轻地，后来响些。这样重复了几次都毫无效果以后，他就冒昧推开门向里窥探。

房里只有一个人，他正倚在窗口，几乎失去平衡地探身窗外，非常坚持地拼命往下面运动场上他的一个知己朋友的帽顶上吐口水。无论说话、咳嗽、打喷嚏、敲门，或者任何其他的吸引注意的通常办法都不能使这人觉察来了客人，所以匹克威克先生迟疑了一会儿之后，就走到窗口跟前，轻轻拉拉他的上衣的燕尾。那人很迅速地缩回头和肩膀，对匹克威克先生从头到脚打量

着，用生气的声调问他有什么——这里是个骂人字眼——事。

“我想，”匹克威克先生说，看看他的票子，“我想这里是三楼二十七号吧。”

“怎么样？”那位绅士答。

“我因为接到这片纸头所以到这里来的，”匹克威克先生回答说。

“拿来瞧瞧，”那位绅士说。

匹克威克先生照办了。

“我觉得洛卡是应该叫你到别处去住的，”辛普孙先生（因为他正是一条腿）像是很不满意地停顿了一阵之后说。

匹克威克先生也觉得如此；但是，在那情形之下，他认为最安全的办法是保持沉默。

辛普孙先生随后默默想了一会儿，于是把头探到窗外，打了一个尖锐的唿哨，大声叫唤了几个什么字眼，重复了好几次。是什么字眼，匹克威克先生听不出；不过他推想那是马丁先生的别号，因为下面的场子上有许多绅士立刻开始大叫“屠夫”！并且模仿着社会上这种有用的阶级惯于每天用来使人知道他们出现在广场栅栏附近的那种声调。

随后的事情证实了匹克威克先生的印象的正确性；隔了几秒钟，一位照他年龄说来未免胖得过早的绅士，穿着作买卖人穿的蓝斜纹布上衣，圆头的高统靴子，几乎上气不接下气地进了房，后面紧跟着另外一位绅士，穿的是非常褴褛的黑衣服，戴一顶海豹皮便帽。后面这一位，上衣用钮子和别针交错着一直扣到下巴底下，有一张很粗的红脸孔，看上去像个喝醉了的牧师，而他的确是的。

这两位绅士轮流看了匹克威克先生的住宿券之后，有一位表示说那是“捣蛋”，另一位确信那是“一个麻烦”。

他们用这些非常清晰易解的字眼表示了感慨之后，就在难堪的沉默中对匹克威克先生看看，并且互相看看。

“真气人，我们三个人正睡得舒舒服服的，”牧师说，看看那三床各自用毯子卷起来的污秽的被褥：它们在白天占据着房间的一角，形成一条板子似的東西，上面放了用普通的带蓝花的黄色陶器制成的、裂了缝的旧脸盆、水罐和肥皂碟。“真气死人。”

马丁先生用更强硬一些的字眼表示了同样的意见；辛普孙先生呢，用许多没有任何实质名词作伴的咒骂言语“大放厥词”之后，就卷起衣袖来开始洗菜做饭了。

当这事在进行之际，匹克威克先生观察了污秽不堪和浊闷不堪的房间。那里丝毫没有地毯、帷幕或窗帘的痕迹。甚至一个壁橱也没有。毫无疑问，纵使有一个的话，也没有多少东西可放；不过，虽然东西的种类少，数量小，却还是有面包渣、干酪片子、湿手巾、肉屑、衣服、残缺不全的陶器、没有喷嘴的风箱和没有尖的烤叉之类散乱放在三个无所事事的男子共同起居和睡觉的小房间里，而呈现出叫人看来很不舒服的景象。

“我想这是有办法解决的，”沉默了很久之后，屠夫说。“你觉得罚一罚怎么样呢？”

“请你原谅，”匹克威克先生答。“你说的什么？我不大懂。”

“你觉得罚一点钱行吗？”屠夫说。“正规的同房费是两个半先令。你出三个先令吧？”

“——还加上一个六便士的银币，”做牧师的绅士说。

“得，那也没有关系；不过每人多两个便士罢了。”马丁先生

说。

“那你觉得怎么样？我们一星期罚你三先令六便士。来吧！”

“还要请一加仑啤酒，”辛普孙先生附和着说。“喂！”

“当场喝下去，”附属牧师说。“来吧！”

“我真的不懂这地方的规矩，”匹克威克先生回答，“所以你们的话我还是不明白呢。我能够住在别的地方吗？我想是不能的吧。”

听了这种问话，马丁先生带着极其惊奇的脸色对他的两个朋友看看，随后三位绅士各自用右手的大拇指朝左肩膀上面一挑。这个动作有一个不充分的语言的解释，就是那非常之不得力的成语“不显得吧”；它由若干位惯于一致行动的女士们或绅士们执行起来的时候，有非常优雅和活泼的效果；这说法带着一种轻松和打趣的讽刺意味。

“能够！”马丁先生重复匹克威克先生的话，带着一种怜悯的微笑。

“唉，假如我那样不懂人情世故，我就会吃了我的帽子，还会把扣子吞下去，”做牧师的绅士说。

“我也会这样，”好运动的那位，庄严地加上一句。

说了这种序言之后，三位同居者就一口气告诉了匹克威克先生，金钱在弗利特正和在外面一样；他需要什么，它几乎立刻就能使他得到；假使 he 有钱，并且不反对花钱，那末 he 只要表示愿意独自住一间房子，他半小时之内就可以占有一间，而且还有家具和装备。

随后，大家分手了，双方都很满意，匹克威克先生重新走向回门房，那三位同伴呢，走到咖啡间，去花掉那位牧师由于令人赞

美的精明和远见而特地向他借来的五先令。

“我知道嘛！”匹克威克先生把回去的目的说明之后，洛卡先生说，并且格格地笑了一声。“我不是说过吗，南迪？”

那把万能小刀的哲学气的主人咕噜着肯定地回答了一声。

“我知道你需要一间独自一个人住的房间嘛，好人！”洛卡先生说。“让我想想看。你需要些家具的。你要向我租吧，是吗？那才对呢。”

“非常高兴，”匹克威克先生答。

“在咖啡间楼上有一间呱呱叫的房间，那是属于一个高等法院的犯人的，”洛卡先生说。“一个星期要破费你一镑。我想你不在乎吧？”

“一点都不，”匹克威克先生说。

“那末就同我一起去吧，”洛卡先生说，很迅速地拿起帽子；“只要五分钟事情就可以解决。天哪！你为什么不早说你愿意大大方方地拿出钱来呢？”

正像看守所预言的，事情很快就办妥了。那高等法院的犯人住在那里住了很久，久得失了朋友、财产、家庭和幸福，获得了独自住一个房间的权利。然而，既然他处在常常缺乏面包的麻烦情况之下，吃尽苦头，所以他热心地倾听匹克威克先生租房子的提议了。为了每周二十先令的租费，他乐意立下契约让出那房间的单独占有权，让随便什么要住的人们去负担。

他们交易办妥之后，匹克威克先生带着痛心的关切观察他。他又高又瘦、面无人色，穿着一件旧大衣和一双拖鞋，两颊深陷，眼光闪烁不定，而且很锐利。他的嘴唇没有血色，骨骼又突出又瘦削。上帝保佑他！囚禁和贫困的铁齿已经慢慢地折磨了他二十

年。

“这么着你可住在哪里呢，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把预付的第一星期的租金放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上。

那人用战抖的手把钱收起来，回答说他还不知道；他得去看看他可以把他的床搬到什么地方。

“恐怕，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把手轻轻地和同情地放在他的手臂上；“恐怕你不得不在什么拥挤嘈杂的地方去住了。那末，在你需要安静的时候，或者你的朋友们来看你的时候，就请你把这房间当作自己的吧。”

“朋友们！”那人插嘴说，他的声音在喉咙里咯咯地响着。“假使我死了葬在世界上最深的地洞里，躺在我的棺材里牢牢地用螺丝钉钉住和焊起来，在那带着粘泥在这监狱的地基下的流下去的黑暗而污秽的沟里腐烂掉，我也不会比现在我在这里更被人遗忘和无人理睬了。我是一个死了的人——对于社会说是死了，甚至没有获得他们给予那些灵魂要去受审判的人的怜悯。朋友们来看我！我的上帝！我在这个地方从生命的盛年陷入了老境，当我死了在床上的时候，不会有一个举起身来说一句，‘他去了倒是天恩！’”

他说话时候很激动，使他脸上放射出一种不常有的光采，到他说完之后，那种激动神情也就消失了，他把枯萎的两手匆促而慌张地拱一拱，拖着步子走出房间。

“倒很倔强，”洛卡先生说，微笑一下。“啊！他们像那些象；它们随时会心血来潮，发起野性来！”

说了这种深表同情的话，洛卡先生开始布置房间；他办得如此迅速，不多一会儿房里就有了一张地毯、六把椅子、一张桌子、

一张沙发床、一把茶壶和各种小物件，这些都是租的，租金非常合理，每星期二十七先令六便士。

“那末，现在还有什么事我们可以替你办吗？”洛卡先生问，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四面看看，快快活活地把第一周的租钱握在手里，弄得叮当地响。

“啊，是呀，”匹克威克先生说，他沉思了一会儿。“这里有什么人可以使唤一下去做点什么吗？”

“打发到外面去吧，你的意思是？”洛卡先生问。

“是的；我是说能够到外面去的人。不是犯人们。”

“不错，有的，”洛卡先生说。“有个不幸的家伙，他有个朋友在穷人部，他情愿做任何这一类的事情。他当临时的零工，已经有两个月了。我要去叫他吗？”

“请吧，”匹克威克先生答。“且慢——不。穷人部吗，你说？我倒想去看看；——我亲自去找他吧。”

债务人监狱的穷人部，正如它的名称所说明的，里面关的是负债者中间最穷苦和最微贱的阶层。派到穷人部的犯人不用付租金或者同房费。他的费用照他坐牢的日期折减，他有权利得到一份少量的食物；那是因为时常有少数慈善人士在遗嘱里留下区区的遗产而得供给的。我们的大多数的读者都还记得，直到最近几年之前弗利特监狱的围墙里面还有一种铁笼子，那里面站了一个饥饿相的男子，时时摇着钱箱，用可怜的声音叫唤，“做做好事，记住穷苦的负责人；做做好事，记住穷苦的负责人。”这箱子假使有任何收入，就分给穷苦的犯人；而这下贱的工作是由穷人部的人互相轮着班做的。

虽然这种习惯已经废除了，铁笼子现在是用木板钉起来了，

而这些不幸的人的悲苦和贫穷的情形依然如故。我们不再让他们在监狱的大门口向过路的人们哀求布施和怜悯了；但是，为了让后代尊崇和称美，我们的法令却只字不改，公正而健全的法律规定了强壮的凶犯应该给吃给穿，而不名一文的负责人却只能听任他们饿死冻死。这并不是捏造的。要不是受到难友们救济的话，那各个债务人监狱里，将每星期都有人由于穷困的慢性痛苦而不可避免地死去。

匹克威克先生一面爬上洛卡先生把他带到它脚下就走了的楼梯，心里一面在想着这些事，逐渐兴奋到要命的程度；他想到这问题变得如此兴奋，以致他已经冲进了他要去的房间，自己却还不明白置身何处或者为何而来。

那房间的全貌使他马上醒悟了；但是他的眼光刚对一个俯在积满灰的火炉上面的男子看了一眼，就不觉地让手里的帽子掉在地板上，惊骇得呆呆地站住，动弹不得。

是的，衣服破烂，没有上装；普通的白洋布衬衫发了黄而且成了碎片；头发披在脸上；面色痛苦得变了样，饥饿得缩作一团，坐着的正是阿尔弗雷德·金格尔先生，他的头托在手上，他的眼光盯住火炉，他的整个形像表现着贫穷和落魄的神情！

附近，一个身材魁梧的乡下人没精打采地倚在墙上，用一根损坏的猎鞭在轻轻抽打着穿在右脚上的高统靴，他的左脚呢（因为是随随便便穿的），却伸在一只旧拖鞋里。马、狗和酒胡里胡涂地就把他弄到这里来了。那孤独的靴子上有根生锈的马刺，他时时把它向空中一踢，同时就把靴子痛快地抽一下，嘴里还咕噜着猎人催马的一种声音。这时候他想像他在骑着马作什么拼命的野外赛马。可怜的家伙！他骑着他的高价换来的马群里最快的牲

口去竞赛，从来也没有一次比得上他在以弗利特为终点的路上狂奔的速度的一半呵。

在房间的另一边有一个老年人坐在一只小木箱上，眼光盯在地板上，他的脸上呈现一副最深沉最绝望的灰心表情。一个小女孩子——他的小孙女——缠在他旁边：用千百种孩子气的计策努力想吸引他的注意；但是老年人既不看她也不听她。在他听来曾经像音乐一样的声音，在他看来好像光明一样的两只眼睛，现在却引不起他任何感觉。他的四肢由于疾病而颤抖着，麻木病控制了他的脑子。

房间里还有两三个人，集成一小团在喧哗地谈论着。还有一个瘦削憔悴的女人——一个犯人的妻子——她在很操心地把一棵枯萎的植物的残桩浇水，那棵东西显而易见是决不会再发出一片绿叶来的——那也许是她到这里来尽义务的一种非常明确的象征呢。

这些就是匹克威克先生骇然四顾的时候呈现在他眼睛里的东西。什么人急促地、跌跌撞撞地走进屋里来的声音惊动了他。他把目光转向房口，遇到一个新来的人；他透过这人的褴褛衣服、污垢和穷相，看出他所熟识的乔伯·特拉偷先生的相貌。

“匹克威克先生！”乔伯大声喊。

“喂？”金格尔说，从坐的地方跳起来。

“啊——正是的嘛——古怪的地方——稀奇的事——报应得好——非常好。”说了这话，金格尔先生把双手向他的裤袋原来所在的地方一插，把下巴垂到胸口，扑通又坐回椅子上了。

匹克威克先生被感动了；这两个人显得这样可怜。金格尔对乔伯带进来的一小片生的羊腰所投射的不由自主的锐利的眼光，

比两个钟头的解释更能够说明他们的落魄的处境。他温和地看着金格尔，说：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你出来一会儿好吗？”

“当然，”金格尔说，连忙站起来。“走不远——这里没有走累了危险——斯派克* 公园——场子呱呱叫——浪漫，就是不大——开放给大家参观的——家庭就在街上，家长小心得要命——非常小心。”

“你忘了上衣了，”把门随手带上走向楼梯口去的时候，匹克威克先生说。

“呃？”金格尔说。“当铺——好亲戚——汤姆大叔——没有办法——得吃呵，你知道。天生的欲望——等等。”

“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呀？”

“不在了，我的好先生——最后一件上衣——没有办法。靠一双靴子过活——整整十四天。绸伞——象牙柄——一星期——事实——不扯谎——问乔伯吧——知道的。”

“靠一双靴子和一把象牙柄的绸伞活三个星期！”匹克威克先生喊，他只听说过海船失事之后有这类事情，或者只从“康斯泰布尔丛书”** 里读过。

“真的，”金格尔说，点着头。“当铺——当票在这里——小小的数目——简直算不了什么——全是流氓。”

“啊，”匹克威克先生说，听了这番解释之后恍然大悟了：“我懂了。你当了衣服。”

* 俚语谓贫民收容所。

** 一种廉价万有文库。

“一切东西——连乔伯的——所有的衬衫都没有了——不要紧——省得洗。不久就完了——躺在床上——挨饿——死——验尸——小太平间——穷犯人——普通的必需品——不要声张——陪审席的绅士们——看守的手艺人——弄得妥当——自然的死——验尸官的命令——贫民收容所的葬仪——活该——一切都完蛋——闭幕。”

金格尔用他所习惯的滔滔不绝的口吻，并且抽搐好几次，脸上装出微笑，说完了他的人生前途的这种出奇的概括叙述。匹克威克先生不难看出他的淡漠是假装出来的，于是正视着——但并不是不和蔼地——他的脸，看见他的眼睛已经被泪所湿润了。

“好人，”金格尔说，握住他的手，扭过头去。“忘恩负义的东西——哭得无聊——没有办法——发高烧——衰弱——病——饿。都活该——可是苦得很——非常苦。”这个沮丧的江湖戏子，完全不能够再装模作样了，也许是因为拼命装模作样反而更糟了，向楼梯上一坐，用手掩住脸孔像小孩子一样抽噎起来。

“得啦，得啦，”匹克威克先生说，大为感动，“我们想想办法吧，等我把事情统统弄明白的时候。来呀，乔伯；那家伙在什么地方呀？”

“有，先生，”乔伯喊。

“过来，先生，”匹克威克先生说，努力做出严厉的样子，而四颗大眼泪滚下背心了。“接受了吧，先生。”

接受什么呢？这种说法照通常的情形听来，应该是接受一顿打的意思。照世俗的情形，那应该是结结实实的一拳；因为匹克威克先生曾经被这个穷光蛋欺骗和虐待过，而现在他却完全在他的掌握中。我们必须说真话吗？那是从匹克威克先生的背心口袋

里掏出来、交到乔伯手里的时候叮当作响的东西呵；而给予这东西，不知为了什么原故，使我们的卓越的老朋友匆匆走掉的时候眼睛里发出一种闪光，心头充满着一种得意的心情。

匹克威克先生走到自己房里的时候山姆已经回来。正在察看为他的舒适而作的布置；显出一种叫人看来很有趣的凶狠的满意神情。维勒先生因为根本坚决反对他的主人到牢里去，所以他似乎认为他有一个重要的道义的责任，对于所做、所说、所暗示、所提议的一切都不要显得太高兴。

“喂，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喂，先生，”维勒先生答。

“现在很舒服了，呃，山姆？”

“很好，先生，”山姆答，用轻蔑的态度四面看看。

“你见到特普曼先生和我的其他朋友们没有？”

“我见到他们了，先生，他们明天来，他们听说不要他们今天来，觉得非常惊讶，”山姆答。

“你把我想要的东西带来了吗？”

维勒先生回答的时候指指他已经尽可能很整齐地放在房间一个角落里的各种包裹。

“很好，山姆，”匹克威克先生稍为迟疑一下之后说；“听着，我要对你说几句话，山姆。”

“是罗，先生，”维勒先生答，“呃，先生。”

“我一开头就觉得，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很庄重地说，“这里不是带青年人来的地方。”

“也不是老年人来的地方呵，先生，”维勒先生发表意见。

“你说得很对，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但是老年人可能

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不当心和怀疑到这里来：青年人可能是由于他们所服侍的人的自私而被带到这里来。对于那些青年，从任何观点说，都是不留在这里的好。你懂得我的话吗，山姆？”

“不，先生，我不懂，”维勒先生答，很固执。

“想想看，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得啦，先生，”稍为停了一下之后山姆回答说，“我想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假使我了解得不错，我觉得你实在是太厉害了，就像邮差对他遇到的暴风雪说的罗。”

“我知道你懂得我的意思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除了我不愿意你将来在这种地方鬼混之外，我觉得在弗利特的债务人而有男仆侍候，也是一件荒谬绝伦的事。——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你必须离开我一个时期。”

“啊，一个时期吗，先生？”维勒先生有点讥讽地答。

“是的，就是我留在这里的一个时期，”匹克威克先生说。“你的工钱我继续照付。我的三个朋友中间任何一个都会乐意用你的，纵使单单为了尊敬我而论。如果我有一天离开这里的话，山姆，”匹克威克先生带着假装高兴的神情加上一句说；“假使我有这么一天，我保证你可以立刻回到我身边。”

“那末我对你说了吧，先生，”维勒先生说，声调又沉重又庄严，“这种事情根本不行，所以我们再也不要去看它了。”

“我是认真说的，而且是决定了的，山姆，”匹克威克先生说。

“你是这样的吗，你，先生？”维勒先生决然地问。“很好，先生。那末我就只好这样了。”

这么说着，维勒先生极其谨严地把帽子戴在头上，突然走出房间去了。

“山姆!” 匹克威克先生追着喊。“山姆! 来!”

但是，长长的过道里再听不见脚步的回声，山姆·维勒走了。